





狼烟文藝叢刊

第一陣烽火

# 古羊堡

李冰爐主編

狼烟出版社發行

狼 烟 文 藝 叢 刊

第一陣烽火

古 羊 堡 目 錄

寫在第一陣烽火之前.....	編者	一
暗影下的文藝(雜文).....	沙雁	二
論創造與模倣(論文).....	劉念渠	四
浪漫主義復活在蘇聯的劇場裏(報告).....	田禽	八
閑談吟風弄月.....	周白帆	二二
談民間故事電影.....	冰爐	二三
略論文人無「行」.....	公鼎	二四
創造的藝術與天才.....	冰爐	二五
古羊堡(小說).....	雲子	二七
彈琴者(散文).....	程心葉	二八
陰鬱的(散文).....	封風	二九
小毛子(散文).....	笛弟	三〇
年老的航海者之歌(長詩).....	李冰爐	三一
新中國創造的精神(論文).....	沈仁	三二
戲劇演出教程序.....	熊佛西	三三
誰的錢(獨幕劇).....	徐春霖	三六
狼煙.....	蒲勒哥	三七
寒鴉吟.....	溫丁一	三九
獻給邊塞上的將士.....	柳子	四〇
抄.....	沙小弓	四一
星光.....	林夢幻	四二
一個青年的幻夢(詩劇).....	田禽	四三
英國地方劇場鳥瞰(報告).....	李冰爐	四四
談蛇(紅葉散記之一).....	編者	四五
編後記.....	編者	四五

# 寫在第一陣烽火之前

編者

感情像靜止的小溪，平時誰也得驚訝，這流質會這麼淡恬，這麼沉默。可是假如偶然來一陣小風，甚至微弱得僅能搖動着小草，然而他也會自有琮琤漣漪，不自甘於平凡。——更好是有漫天的狂風，牠將會一變細吟，而為大吼。有風則不平；「不平則鳴」這些牠很合乎先哲的名語。

眼下正括風吹着這將朽的古國以至每一個極小的村莊，致於大小，大眾自會覺得。但這正是鳴的時候，不問細吟與大吼，不會等於無聲之聲可一定的。

「狼煙」這是一個含有殺氣的名詞，也許長者流的眼裏認為這很不祥，凶名豈可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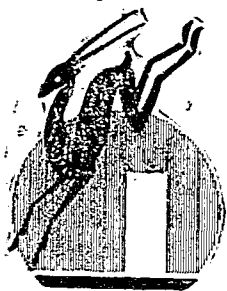
可是鐵蹄與畫角的交響樂，在邊塞上，在黃河，在長江南北，皆是旋蕩得够久了，在這四周並不有水的「孤島」上，在這殘堡遺壘上，放一些狼煙總應該的吧！我們自信同情的該不少，燒狼糞的伙伴會添多起來，設或四周都是卑猥的嗤笑和冷箭，我們也得儘力讓牠「大漠孤煙直」地燃燒。

M68  
I216.1  
57



1945





## 暗影下的文藝

沙雁

洋場的上空自從消逝了瀟灑的確煙，緊緊的就被某種勢力籠罩在一片血腥的暗影之下。

按照某種論客說：「在某種情勢下，產生某種文藝。」不必問今日超現實主義者的「世外文學」是自然有其理論上的根據的了。（？）

依此種道理（？）引出去，我們可以視職業化的作家，弄「純文藝」的作家為識時的英雄俊傑！因為風月花草既皆可成為文章，一樣換得法幣，那又何必偏偏執拗定要玩火燒身的去因寫點子烏文章罹無妄之災呢！

對於講這種真理（？）的人，我們站在他個人主義的立場說，他是完全對了的。不幸的是文藝遭殃，却做了善於屈膝的奴隸們的跪墊。

把話說回來，如果這跪墊真的祇是專給那般雅度名流去作為換算法幣的工具而已的話，似乎別人也不必來多事，可是這被用作跪墊的——文藝的本身，又偏偏有其驚人的「感染力」。近者，雖不盡然均受其感染，然而，多少的影響，是存在於無形間的。

基於這一點，僅僅基於這一點原故，對於暗影蔽天的上海流行的「世外文學」也似乎應該加以反攻。說反攻，是因為這

種暗影下的世外文藝，已逐漸的攻入那洋場千里之外的仍瀰漫着煙硝烽火的地域裏來了。

至於在暗影下的洋場上，它的無形的浸透力，就更加可怕，這是不消說的。

我這麼說，容或有人以為這是神經過敏，是一種不祥的杞憂，不過，不管是神經過敏也罷，是杞憂也罷，而今天的洋場，已有無數的血手，伸在「純文藝」這道盾牌之後行兇，總該不會因為我蹲在後方而就是有意造的謠言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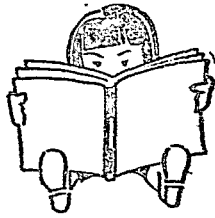
把話說到這裏，我以為有打住的必要，為的是後方的文藝，攻勢之不够，以致形成今天這局勢，那整個的「後方文壇」的領導者們，也是難辭其咎的。尤其至今仍對於困守在「孤島文壇」的少數死硬的朋友們的聯絡的不够，就更其令人引為遺憾了。

在現階段的情勢之下來說，這些話，並沒有絲毫的惡意，打算暗射誰，原因祇是一個：是如何使目前這暗影下的文藝改觀？使它仍新鮮，有生命，有熱情，有愛憎，有是非……

文藝的正義性，無論如何是不容分割的，文藝家之至少應得是一個人，這該是最低限的條件吧！雖然我們也都知道寫漸江紅的岳飛，作正氣歌的文天祥，為參加希圖獨立戰爭而殉生軍中的拜倫，都會為我們所瞻仰，至今更使我們肅然起敬，然而這畢竟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時期了。因而我們也不必苛求有今日的岳飛，文天祥，拜倫，在目前祇要大家不忘记自己應得是一個人，尤其是中國人。我想某些人的跪墊——文藝，立刻就會仍變成它戰鬥的形態的。

祇要我們有拿起這戰鬥武器的勇氣，即使祇有一孤島的孤軍，「我敢武斷的說，現狀是不改自變的。假定再退一步說，即使目前感於客觀環境過度的惡化，不易動搖，然而我們祇要堅定了自己不阿的正義立場，達到目的，那就祇是時間的問題了。」

八月一日重慶



## 論創造與模倣

劉念渠

演員的表演必須視為一種有創造性的藝術；一個演員應該努力使自己成爲一個表演藝術家。

關於這一點，過去以及現在，都會有人持着否定的見解。否定論者的論據，以爲演員不過是在舞台上以自身爲工具的人生的模倣者。他（或她）受命於導演，依照劇本所安排與所需要的，將一個人物與一種生活，如實的表現出來。祇要演員巧於模倣，模倣得像真或逼真，就完成了他的任務。這裏無所謂創造，無所謂藝術，祇是一種模倣技術。一個演員的優劣，也將以這種模倣技術的高低巧拙爲標準。

如果這種說法是正確的，我以爲，一個演員與一隻曾經受過訓練的猴子之間將沒有什麼區別；即使有區別，也不過是高低巧拙之分而已。因爲猴子正是巧於模倣而且止於模倣的動物，人們則利用了這一點使牠模倣了人的動作來取悅於人。

如果這種說法是正確的，我以爲，哥登克雷的理論將百分之百的正確了。他的理論不強調着在舞台上人的演員可以用傀儡的演員來代替嗎？止於模倣的表演與傀儡的完全波動的表現之間也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即使有區別，也不過是人的演員比傀儡的演員更靈活一些罷了。

如果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那麼，在舞台上，演員的地位不過等於景片、道具、燈光設備等等而已。當後者由舞台裝置家支配而發揮其效能的時候，演員就完全成爲導演所支配的工具。這就是說，在整個的演劇藝術的完成上，演員不能像導演或舞台

裝置家一樣的是演劇藝術的共同創造者之一了。

因為我們不承認一個演員與一隻猴子之間祇有高低巧拙的區別，因為我們並不贊同哥登克雷的理論（傀儡劇是另一種形式的戲劇藝術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因為我們要求演員與導演與舞台裝置家共同創造演劇藝術，所以不承認這種否定論有着無毫存在的理由。恰恰和否定論者相反，我們要肯定表演是一種有創造性的藝術，演員可能成爲一個表演藝術家，如果他的造詣達到了某一水準的話。

我們不難看到一些這樣的演員：他們不會澈底的也不要澈底的理解演劇藝術是怎樣的東西，僅憑藉了自己的聰明（這是他們唯一的財產）獲得了一星半點的皮毛的認識或者對他有一個模糊糊糊的概念。他們活躍在舞台上，不過依靠了高度的模倣本能，以『碧龍像龍，裝虎像虎』爲最高的成就。他們扮演一個詩人，一個農民或一個軍官，可以博得觀眾的一聲『演得真像』的讚許，却永遠不能以自己的才力創造出一個活生生的人物來。——這樣的演員並不是我們所理想的演員。

演員的基本任務不是向觀眾述說一個故事，正如劇作家的任務不是在劇本中寫出一個故事一樣。演劇藝術要求演員在舞台上創造出一個活生生的，有血肉又有靈魂有生命的人物；而且，通過這一個人物，表現出演員自己的血肉與靈魂生命來。這就是說，當甲演員與乙演員同樣扮演一個脚色，譬如『一年間』裏的劉愛盧吧，他們不僅要同樣的表現出這一個國奮的，前一代的智識份子或士大夫階級的典型人物，表現出他的生活，行爲，思想，感情以至全人格，恰如劇本所安排與所需要的那樣式，活生生的存在於舞台上，存在於全劇的發展中，存在於觀眾的心目中；同時，他們還是該各自保持着並顯現着自己的獨創的作風，使觀眾辨得出這一個劉愛盧是甲扮演的而非乙扮演的，另一個劉愛盧則是乙扮演的而非甲扮演的。演劇藝術要求演員基於一個共同的基本認識，認識一個劇中人物是怎樣的人物，而充分的發揮，在不妨礙演劇藝術的完整的範圍內充分的發揮演員應該具有的創造性，所謂表演是一種藝術者，就在這種創造性的發揮中顯現出來。他是真實存在過的並且繼續存在着的東西，而不是架空的或幻想的東西。



戲劇中的人物是現實的人物，歷史劇中的人物縱然是屬於過去某一時代的人物，也還是現實的，希臘戲劇中的「神」，仍是根據一定的現實產生的，不是憑空降下的東西，因此，人物的生活，行爲，思想，感情以至全人格都是現實的東西，都是人間的東西。一個演員要表演他，必須不斷的向現實學習，從現實生活汲取必要的東西，這已經是一種常識了。準備扮演一個士兵的演員，要整理整理自己對於士兵所有的種種經驗，記憶，印象，從書本與實生活得來的種種認識，選擇其最適切的應用在這一個人物的表演裏，使觀眾知道這是一個士兵而不是一個在受訓中的壯丁。在這意義上看，現實生活是給與演員最大幫助的源泉。離開了現實生活，將自己囿禁於人間以外的演員是沒有的，倘輕視了現實生活，不向他學習，不去發掘這一寶藏，單顧一己的想像，而表現的演員，怕也是永遠不會有真實成就的演員。

問題就在這裏：演員向現實生活學習，是不是說模倣現實生活呢？例如要扮演一個土豪，就認真的仔細的觀察一個或幾個土豪，記得了他或他們的若干特徵，模倣的表演出來等等。回答是：並不是這麼單純的事情。

對於一個初入門徑的演員，模倣——模倣現實生活乃是一個起始的階段，是創造的準備階段。他放大了視野，展開了自我的模倣本能，吸收一切應該吸收的東西，具體的說，由於模倣，他可以表演出一個老人的蹣跚步態，一個農民的憨直樸訥，一個奸商的圓滑奸詐，一個士兵的單純勇敢等等。模倣所得到的最大效果，不過是外形的相似或逼真。這樣的演員還不是一個成熟的演員。正如僅能描摹羅馬教皇宮的壁畫或趙孟頫的「八駿圖」的繪畫者還不是一個畫家一樣，一個有前途的演員不能長久的將自己絆留在這起始的階段裏，他得跨過牠去。

演劇藝術向演員（已入門徑不斷進步以至成熟的演員）所要求的是跨過了模倣的創造。創造，這是最重要的，必須創造，表演才能成爲一種藝術。一個演員，應該如一個小說家在小說中創造一種典型，如一個劇作家在劇本中刻劃一個人物一樣，在舞台上創造一個角色，爲了這目的，他得從現實生活觀察種種樣樣的同一典型的人家，從他們的各別的生活，行爲，思想，感情以至全人格中，抽掉他們的共同點，並能代表這一種人物的特徵，加以強調，而遮去了繁瑣的不重要的成份，用以構成

一個人物的基本形像。然後，再如劇本所安排的與所需要的，賦與這個人物以劇本所供給的或自己認為應該加上的性格特徵，使這個人物在舞台上血肉又有靈魂有生命的活躍起來。是張三一定就是張三，而不是與張三差不多的李四。因為每一個演員有着他自己的觀察，分析，綜合與表現的方法（所謂演員的基本訓練不過是提供了使用這些方法時候的若干必要的智識與工具而已），不能相同，也不必相同。通過同一人物的創造，演員表現出自己的血肉與靈魂生命，表現出自己的獨創的作風遂成爲可能的事了。這樣，演員與現實生活的關係，不能止是模倣他，模倣這兩個字會限制住了一個演員可能的發展。對於現實生活，演員要觀察他，分析他，綜合他，然後，以適當的技巧去表現他。將這一系列的工作與對於一個劇中人物的研究活潑的聯繫起來，即完成了一個演員的創造過程。這也就是表演藝術的具體的表現。

僅僅模倣現實生活是導引演員走上歧途的方法；模倣西洋電影演員也是導引演員走上歧途的方法。模倣電影演員的傾向正存在於今日的舞台上，是我們應該警惕而且要去克服的。西洋電影，西洋電影裏優秀演員的演技，可能是演員的一種參考。從那裏可以學習到的，應該學習到的，乃是西洋演員怎樣表演一個人物的生活，行爲，思想與感情，他們怎樣獲得了調協與一致。這正如一個學習寫作的人向世界文學遺產中學習一樣。如果單爲了模倣他們，即使『成功』，在根本上却是一種難以補救的失敗。不要以爲西洋電影中的漂亮的動作可以應用到中國舞台上來，即使是表演一個歐化的中國人，也還有着差別。歐化的中國人在根本上還是中國人，不是西洋人。而一個人的生活，行爲，思想與感情，乃是他的民族傳統習慣所影響着的。陳白露是陳白露，不是馬格里脫，是誰也明白的事實。

根據到今日爲止的中國話劇舞台上的演出來看，不可否認的：不僅多數的演員還沒有做到創造一個人物，更有一些演員帶着深厚的模倣西洋電影的傾向。這一點頗值得我們注意。要糾正他，不僅要求理論與批評多在這方面加以研究，更需要演員從根本上理解表演藝術的本質，以最大持久的努力，一點一滴的去實現他，去完成他。當每一個演員都能够在舞台上創造出有血肉又有生命有靈魂的人物的時候，即是中國話劇放出他的萬丈光芒的時候。二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士主場。



## 浪漫主義復活在蘇聯的劇場裏

蘇聯 Mark Levin 著  
田 禽 譯

浪漫主義，新的蘇聯浪漫主義，在過去的戲劇節裏，曾造

成了一個新的紀錄，就是說，劇場把『單純的心』(Simple

Heart) 作了一次革命的演出，這個戲是蘇聯名小說家斯陶羅維斯基(Konstantin Prustovsky) 的處女劇作。雖

然算不上什麼了不起的傑作，然而它確是使蘇聯劇場受到

熱烈歡迎的先鋒。

在斯陶羅維斯基的劇作中的人物，是普通的男人與女

人，但是作者的的確確藉着這些普通的人物，嘗試着表現了

偉大的情緒和輝煌的戲劇的懷抱。

這個故事是以兩個人之間的衝突，或者說是兩個具體

的靈魂的衝突為根據的。作者企圖着找到明確的超越性，來

證明有活力的浪漫——即是說通過了人類的進步和幸福。

能引導前進的浪漫——超過抽象的浪漫。

### 『單純的心』

這個戲的場面是位於海濱的一個城市。老袁治(Old

Yunge) 看燈塔者，扮演美麗的納塔沙(Natasha) 的主人，

她是一位著名的演歌劇者，她來是為在“Traviata”演出

中歌唱的，表演就在停於港口的巡洋艦上舉行。

老袁治在甲板上工作着，因為可怕的狂風襲擊着海岸，

使他受到很大的傷害，以致於，去掉了生命。他的意志并不僅

僅是浪漫的，而且是實際的。他想征服自然，約束它，使它服從

人的意志。納塔沙的前夫，是一位作家，名叫哈提(Hait)，他

也是浪漫的，但是他傾全力於想像的書物裏，由於天性的障

礙，所以造成狂暴的原素，必然的使人類體驗到這種滋味兒。拋棄了這種障礙，一定會使得生活乏味和單調，哈提是這樣主張着，如果少數的人爲了與風暴鬪爭而毀滅，當很好的天氣忽然發生強烈的暴風雨的時候，生存是比勇敢要來得好些，哈提對於這位看燈塔的老者想征服風暴的意念，認爲是失敗的浪漫。

關於浪漫有兩個觀念——反動的觀念引導我們離開了真實，革命的觀念，不僅是夢想光榮的將來，而且促成這種夢想變爲真實的。

劇作家企圖顯示出哈提的錯誤。他想使他們看到細微處，普通的人爲了平常的理由堅持的繼續的工作着。袁治并不英雄，或者他渴望着英雄主義，但是他的浪漫的夢想的實現，可以證明英雄的偉業。

納塔沙和其他的演員們，爲了從城市作長途旅行給兩個水手表演，非常尊重名譽。喬治和賽杜爾是兩個水手。他們坐了一整夜爲了在甲板上表演這樣好的戲。哈提說，他們弟兄倆爲什麼幹這種事呢。技師馬克司莫夫爲了設計的關係，來到這個沿海岸的小城市改建燈塔，因了狂風的挫折使他

上了台架就死亡了。在這一剎那間哈提企圖證明袁治咒詛暴風雨是應當的。

這個戲具有不可諱言的價值。人物的描畫充滿了抒情的溫柔 and 浪漫的熱情。但是這個戲主要的弱點最少與現在這個時代相差十五年。因爲當前蘇聯根本沒有像哈提那樣的作家。現在沒有一個觀眾在當時看不出哈提是錯誤的。袁治是正確的。

的確地，要在一張晨報上說有無數的蘇聯英雄；就是說有一百個人補充一個死亡的，懷疑那個時代他是浪漫的一個，那是很不容易的。

爲什麼這個戲裏的英雄，和并列的兩個浪漫的世界似乎非真實的，而壓制着今日的蘇聯觀眾，雖然如此，讓我重復的說一句，『單純的心』的評價若從純粹的 *Genre* 的立場來看，那確是指導蘇聯劇場的一個值得注意的指標。

### 演劇主義 (Theatricalism)

俄羅斯劇場——永遠是生活和人類情緒的輝煌的心理學家和分析者——一貫的爲詩和幻想鬪爭，所以演劇主

義這個字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名詞。過去蘇聯劇場無論如何在西班牙戲劇『披肩與寶劍』或者法蘭西古典主義影響之下沒有成型，感情學校的精神來自西歐，因而影響了俄羅斯寫實的文學，并且使俄羅斯劇場接近描畫現實人生和心理，而比浪漫戲劇的圖畫體式更受稱讚。但驚人的事件激動着俄羅斯，於是英雄的時代以偉大的情緒和日常生活的神祕必然的反射在劇場裏。

不久以後革命的演劇的幻術來到我們面前。由於瓦科哈談高夫（Vakhtangov）的才能探求到熱情的色調，即是說提高想像的奔放與新生活的一致。

最初瓦科哈談高夫劇場演出了可愛的迷人景象的高齊的『特安豆提公主』。蘇聯劇場演過這個浪漫的悲劇英雄，因為他個性偉大，所以引導着人前進，死於鬪爭中，如高尼其科的『騎兵中隊的犧牲』，羅史尼爲司基的『樂觀的悲劇』以及最近浦斯塔維司基描畫普通形式的普通人物的英雄主義的戲劇。

當然演劇主義并不僅限於單獨的演浪漫的戲劇，那不過是劇場的詩。

毫無疑問的，無論如何，現代蘇聯的劇場和觀衆的趨勢都傾向於英雄的，美麗的，夢，褒揚的和感應的概念，擁護平民英雄主義的權利，每個人對於他個我的權利，規定他不能侵佔他的夥伴的個我，這即是引導劇場走向浪漫主義居於首位的原因。

## 浪漫的戲劇

爲什麼浪漫的戲劇在過去的戲劇節當中佔着超越的數字呢？蘇聯劇場企圖表演世界上古典的戲劇越多越好；藉着世界戲劇的有益的經驗，想創造一種新的戲劇。

由於表演莎士比亞的作品，曾獲得豐富的實際經驗，現在着手進行席勒、雨果和 Gutzkow 的悲劇。在這演劇季節演出的劇作中，尚有莫斯科列蘇維爾劇場的“Mary Stuart”；馬列劇場 Ostuzhev 的“Triel Acosta”；所有扮演者都是著名的演員，提比立史劇場演出俄羅斯的戲劇“Hernani”。

最近這幾年的演出，無疑的在演劇史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是哲學與倫理古典的浪漫戲劇的高尙的演出。這樣的演

出對於觀眾和劇場是兩有益的，因為他們的演技的藝術在發展着。

在另一方面，戲劇表演當聯邦的人民在莫斯科都市的劇場舉行了民族藝術節的時候，顯示出他們自己熱望的門徑。以喬治安劇場舉例吧，它從來不曉得歐洲感情主義的影響，但是他扮演的完全是民族的原始文化，而且在精神和形式上都是英雄的。

當民族戲劇節在莫斯科舉行時，我們看到了真正的浪漫主義，東方的演劇氣質是壯麗的和神祕的。內在的高貴，深入的情感，熱情的而且易於感人的姿態，使得夢想和鬪爭來實現這些夢想。

這些表演在莫斯科戲劇界是最有益的效果。Dostoi演喬治安歌劇“Absalom and efort”，這是真正浪漫的畫面，同時也是提比立史歌劇場在莫斯科珍貴的演出。俄羅斯蘇維埃劇場如果很好的利用，可以叫其他蘇維埃民族的戲劇和世界的文字作品享受的劇場。

這種影響使蘇維埃的戲劇本身也有了感覺，好的蘇維埃浪漫的戲劇到來了，在這樣的戲劇里完全是蘇維埃的日

常生活，而且是關於蘇維埃人民的。『單純的心』就是這種作品的第一個作品，如果有缺點的話，那我們就停止向這方面進行。

四十年代八、二四。脫稿於北碚。

狼烟戲劇叢書

李冰爐主編

## 劇場藝術講座

田禽譯述在印刷中

狼烟出版社印行

短

論

### 閑談「吟花弄月」

周白帆

一個人會吟花弄月，我看頗爲幸福，其幸福並非中國文人所稱道的「閒適」。而在善於美化生活，或竟說是善於掩飾生活的灰暗；這種本領，對於一個神經失常的人有時頗顯得緊要，但有時也變成傷感，我每每羨慕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豪放，把一股怨氣自丹田裏嘔出來，寄在月白風清的午夜，或如美人般地愛花憐草，這樣，我想他滿腔的委屈總比較平復些了，其實打心理上的錯覺考證下來，這種「私心嚮往」不一定便對，或許更錯，然而人從世界的數萬萬年的傳統習性中，過了極少數的日子，向宇宙所學習到的，拿出來應用到人與人的大結合裏，其結果未必便圓滿，各人有各人的悲劇，各人有各人應付這悲劇的方法，那末談到這個，我說「吟花弄月」便也是方法，因爲它能美化生活的悲劇——也可說「防止」

#### 悲劇的發生

過去的古人不談，他們的登山臨水，豪飲大嚼，哭天呼地，悲花哀月，那是在相當時期裏所形成的方法，現在，人還是人，但人們的集團中的問題顯得加多了，生活得更複雜與更醜惡了，於是不得不形成新的方法來排遣，我都不想把這個問題當着論文來探討，我以為只需一句話便概括在裏面：——把「吟花弄月」普及到心裏去，這便是說「到心裏去」，不在現在嘴上的意思。

生活的表面儘管嚴肅，而內層則儘管鬆懈，這才是幸福，幸福是從寬放裏來的，換言之是從精神上生長，而非借物質滲染，這句話很明白。

精神病患者的豪放便極合條件的要求；人們常常追求光明，追求現實的醜惡，而偏又畏懼光明，怕它將要揭出他的醜態，躲避現實，怕受它之害，於是人們便徘徊在一條煩悶之路上；惟前面提到的一種人，是最可親近的，它才是真正的要求光明者，因爲他自己無意中懂得了人生的真諦。

所以一個人會吟花弄月是幸福的。他正如精神病患者一樣能鬆懈，能追求現實的醜惡而加以掩飾，他沒有硬莊嚴

着險子，帶些污穢勾當，這便證明了他的純潔真誠，能够如此，便有奇蹟，又何必說他是「閑適」？

## 談民間故事電影

冰 爐

電影根本是一種綜合的藝術，含着有絕對的普遍性，而絲毫沒有階級的分野，它能用視覺和聽覺二者的力量直接打動觀眾，大眾的心理，進而支配大眾的生活意識。電影不但是人生的縮影，而且是社會的片段，在人生與社會上有着極大的而含有直接化的感效力和改變性格的力量，可以改革過去的事實，也可以推動未來現實的一切，這是電影負有的重要的責任。

上海自從淪為孤島之後，因環境的情形特殊，不能以現實的題材來攝製影片，我們也無法予以非難。

於是「民間故事電影」便瘋狂一時了。

以「民間故事」這一形式來暴露環境的黑暗也是有的。因此立人先生在「大改小改不改」一文中談到了「民間故事電影」改編的問題，立人先生舉出「落難公子」中狀

元」這一結構，在「民間故事」裏總算是普遍地用着，它們的解釋往往是「命裏注定」或是因為「星宿下凡」所以在吃了一些苦頭之後就必定要「高官厚祿」的了。現在應該改寫為「落難公子」因為受了許多客觀環境上的種種侮辱和刺激，就鼓舞了他用功於自己的事業，刻苦的努力奮鬥，當然可以得到「狀元」這就從「宿命論」拖到合理的領域中了。這種改法，我極同意。在此處我還得補充的是關於「民間故事」中，不僅常常運用着「公子落難」、「女扮男裝」、「欽賜狀元」、「洞房花燭」這些結構，便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和「禮義廉恥」也是隨時作為「民間故事電影」寫作的意旨，後者之有益於「移風易俗」、「教化人心」，那是當然的，至於比較以「落難公子」等為題材而還要下焉者的惡「民間故事」而攝製的「色情狂影片」，便不屑一談了。

如果我們把全民族的思想都「四維八德」地關在舊道德裏面，那也不是根本的辦法。我們應該在「民間故事電影」中象徵着時代的背景，時代的對象，那總比較死死地圍繞着或被包圍在環境腐舊的圈套裏好的多。



我們改革舊道德，並不是完全反對舊道德，因為中國的舊道德造成了家族觀念的缺陷，使他們接受了一種自私的觀念，這固然是家族觀念的可貴，可是却使他們忘記了自己的祖國，自己的民族，所以一般××者流，大多數是被家族觀念自私人所朦蔽了的人們，不過，他們中間也有道德高深，知識充實，却藉自己的勢力戴上一副道德和知識色彩的假面具，以為毒害人民和國家民族的，如果要使他們反省，必須在他們精神上加上一種刺激，使他們在良心上得到一個修養，這修養就得賴電影或者是戲劇方面來陶冶了。

在「民間故事電影」瘋狂一時的今日，我們提出在編劇方面對於改革舊道德舊禮教的問題，這總該不至於認為是「空談」吧。

### 略論文人無「行」 公鼎

中國以「文人無行」這四個字來咒罵文人，其意若曰：文人沒有品行。如洪承疇、曾國藩、阮大鍼、汪朝宗之流，都是文人，然而他們有的是甘心醜類事仇，有的是自己做了奴才，出

賣了民族不算，還栩栩然誇耀自己對於異族主人所盡的一番忠誠；有的却為女人而失了名節。古今以來，文人的欺騙的不少，但忠勇為國堅貞不拔之士，也全都是文人。因此，我們不能單獨地咀咒文人，其實做官的，商賈的，無行的恐怕也不在少數，至於「官人無行」、「商人無行」，卻從來不會聽說過。

目前，我們把文人無行的「行」字，不當作「品行」的行字講，而當作「行動」或「實行」的行字講，這是不錯的。中國的文人祇會說不能「行」。太會說話，不會行動，在現在是落伍的文人，是社會的寄生蟲。中國的文人應該自己把自己「空談」的毛病治好，努力地「行動」起來。

「批評別人的時候，頭頭是道，輪到自己的時候，便說：我幹不來。」說別人的文章這樣不好，那樣不好，然而自己提起筆來，卻焦頭爛額，連屁也放不出一個。這算不得是文人。

新中國的文人應該是「行動的人」，要說得到做得到，要像恩特萊、馬洛、魯迅那樣的奮勇苦幹的人，才是新文人的典型！

× × ×

## 創作的藝術與天才 冰 爐

藝術創作底實際過程，是由更加具體地確認而被認識的映象，一般人以為一篇文章的成功底創作者，總是具有他底天才，因此說這人的文章好，就說他有天才；說那人的文章不好，就說他沒有天才，這樣一褒一貶，似乎一篇文章完全要根據作家底個人的天才，而定其好壞。然而，什麼是天才？這問題，我想大家都不會說得出來。

魯迅先生在「未有天才之前」裏說：「許多人對於託爾斯泰，屠格涅甫，陀思妥夫斯基的名字，已經厭聽了，然而他們的著作，有什麼譯到中國來？眼光因在一國裏，聽談彼得和約翰就生厭，定須張三李四才行，於是創作家出來了，從實說，好的也難不了刺取點外國作品的技術和神情，文筆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趕不上翻譯品，甚者還要加上些傳統思想，使他適合於中國人的老脾氣，而讀者卻已爲他所牢籠了，於是眼界便漸漸的狹小，幾乎要縮進舊圍套裏去。作者和讀者，互相因果，排斥異流，拾上國粹，那裏會有天才產生？即使產生了，也

是活不下去的。」這些話真够沉痛。又說：「其實即使是天才，生不來的時候的第一聲啼哭，也和平常的兒童一樣，決不會就是一首好詩。」

其實天才就是藝術，說一篇文章做得好，就是作家的藝術優美，反之，沒有高明的藝術，就是天才也無法產生出好的作品來的。

依此，一個作家，生來就具有超乎平常的人的卓越和優秀，這是根本錯誤的，假使沒有藝術，即使天才也無從表現，不但這樣，藝術的手法不高超，即使天才偉大，也創作不出好的作品來。因此，說來說去都要藝術，唯有藝術和創作才是絲毫不可分離的一對。

在創作藝術理論中，有人基於一定的社會的所需，以爲藝術的創作問題，似乎單是藝術家底個人的「手法」底問題。又有人以爲是一定時代的社會階級底必要所驅使，藝術的創作底問題，認爲不單是藝術家底個人的手法底問題，還有藝術家底階級的世界觀底問題存在着。前者是誤認的是思想狹隘的；後者是絲毫不亂的正確的見地，使之發展，以直於現在。

藝術的特殊的創作問題，就是藝術家要理解，把自然、歷史和人們底思想，怎樣的用藝術底真實性來表現，和把那些對象，怎樣的認識，是有相互的關係，不能分析的問題。

爲要明白這種理解的正確，不妨舉例證明，譬如高爾基在細奴裏的描寫埃夫賽，對於埃夫賽那樣的孩子，如果他沒有認識，是不能寫的。爲高爾基所認識了的埃夫賽，高爾基才決定對於埃夫賽的描寫。但，同時，如果沒有高爾基的描寫技巧，那麼埃夫賽便不能誕生於那樣的藝術創作的形象上的。所以表現技法——技術、手法、描寫法等——規定了爲高爾基所認識的埃夫賽底藝術的再現。這樣，那些生來就具有超乎平常人的卓越和優秀的天才作家的理論，足證是錯誤的。一篇作品的成功，大體上，在創作方法的方面是自有其藝術——認識、觀察、表現技法等存在着，作家應該具有他創作的修養的藝術。



李 冰 爐 主 編

狼 烟 文 藝 叢 書

逃 走 (長詩)

吳天緞著 不日出版

文 藝 短 論 (論文)

梅 英著 在印刷中

我 的 祖 國 (詩歌)

李冰爐著 不日出版

古 羊 堡 (小說)

雲子等著 不日出版

狼 烟 出 版 社 印 行



## 古羊堡

雲子

貝加爾湖澄澈的淡水流過了西伯利亞，流過了蒙古西北的城堡，它給廣漠的原野平添了說不出的瑰麗與莊嚴；這偉大的自然的河流的澎湃，似成吉思汗的巨靈的怒吼，這怒吼，震顛了無數蒙古騎士的心弦，為保持祖光的榮譽而努力！為爭取黃種人的自由平等而抗戰呵！為征服曾經稱臣的異族而奮起呵！

於是，無數的騎士常跨了高大的無鞍馬在平原上奔馳。直到金黃的太陽給漫天的細沙掩蔽了的時候，悠揚的號角又與潮汐合奏起壯烈的凱旋之歌。

二  
上拉河畔的原野是蒙古中部最肥沃的牧場，古羊堡更是土拉河沿岸最富饒的堡壘。這兒的四週有無數高大的樹

木，有永遠蔥綠的草地；在茂林荒草中，更有說不盡的野獸——羚羊，猿猴，栗鼠，鹿，狸，貓……

尼里列酋長是古羊堡裏最驍勇的英雄，他在少年時刺死了他們殘酷而無能的阿爾達首領，征服了時常爭奪他們牧場的鄰居，並且，並極力使古羊堡成爲土拉河沿岸最堅強的堡壘。於是，他在全堡一致的熱烈擁護之下，就代替了阿爾達首領的地位。

二十多年過去了，他有了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十八歲的庫貝多長得非常的美麗而壯健，除了在牧羊的時候，她時常帶着三個弟弟到森林中去打獵。她是尼里列酋長唯一的安慰者，因爲她和三個弟弟已沒了母親。

古羊堡有了這樣一個女英雄，當每逢祭神的時節，誰個青年男子的心裏都罩上一層綺麗的希望。

然而，不幸的，誰也沒有能做成他們理想中的美夢。

### 三

當太陽的金光降臨到古堡的東壁時，庫貝多早已跨上高大的白馬，把羊羣趕過近村的叢林，開始了她日常的工作。

原野的陽光是非常溫和的——特別在無風的日子，沒有戈壁飛來的流沙。——在空曠而晴和的平原上，驢馬飛馳，這該是多有興趣的事！

羊羣圍着了一個天然的小池，牠們習慣地一齊走到水濱去，爭取食物與飲料；池水的邊緣於是映出了無數蠢動的白羊。

庫貝多把雙腿夾緊了馬腹，舉起藤鞭在他的身後一拍，高大的白馬如飛的向前馳去，似一個巨浪向着海岸猛襲。

她唱歌了，唱出了她祖先遺下的悲壯而綺麗的軍歌：

「美人送壯士，

手把黃金卮，

朔風凜以烈，

凜凜傾城姿。

美人語壯士，

生當立功名，

死當隨鼓旂，

無爲作降虜，

令我無容儀。

.....

.....

她揚起了雙身，打馬圍着羊羣奔跑。

「躍馬一揚鞭，

去去不復歸；

白馬灑赤血，

少女施胭脂；

壯士赴戰場，

還以新婚。」

.....

.....

終於，在一所樺林之側，她停了下來，熟練坐地到一片草地上去，按了按微斜的包頭，高大的白馬也自由地徜徉在她的身側。

遠望羊羣似一簇閃爍的繁星——那麼靜寂而燦爛的。

#### 四

她的知覺發現了樺林裏有人在走動，立刻，她站了起來。

在一株古老的大樹之後，她看見一個人機警地閃過。

攀起了藤鞭，她威武地趕了過去。

那是一個年青而並不魁梧的男人，他穿着她不見的白人的服裝，頭上戴着一頂深灰色的呢帽。

他看見了她，迅快地直立着，放下了帽，揚起雙手：

「Are」

「你，作什麼的？」

「庫貝多操着布萊雅人的土語問。」

「我是遊歷者。」他的頭髮刷成一種水浪式，眼裏盪漾

着耀人的光輝，他說話的聲音又是那麼富有誘惑的，於是他的

面部更加美化了。

「遊歷者？」她表示着懷疑的神色。

「是的，姑娘。」

「不，你一定是個壞人，是個騙子……」

「不，不……」

「你是個偵探……」

「不，我是迷了路的遊歷者。」

「走！」她揚起了鞭子，似命令她的駿馬一般。「走，給我

走！」

年青的男子看了她幾眼，馴伏地低下了頭。

庫貝多在後面押着走出了樺林——她似獲着了一個俘虜。當她跨上了馬的時候，他們同時離開了那裏。

走過了空曠的原野，走過了擁簇的羊羣……

青年人時常回過頭來，在馬上的庫貝多，除去了嚴厲地說一聲「走」以外，和她的俘虜一樣，一句話也沒有說出。

## 五

這走進來的陌生人，給予古羊堡的居民無上的驚奇。迅速地，這一消息傳遍了全村。

她押着他走，無敵的人跟在後面，一直到了她的家——尼里列酋長的家。

尼里列已經得到了報告，他馬上拉開了門上的幕，走了出來；於是全堡的男女圍成了一個大圈，把他們環在中間。

經過尼里列的訊問，青年人說出了他的名字和住處——格利略，察哈爾的哈畢爾圖。在日本留過學的學生，喜歡長途旅行。

然而這些話是不夠取得尼里列以及古羊堡的人們相

信的。尼里列得着了四圍觀眾的同意，把青年人——格利略送到他們的監房裏去。

庫貝多仍去照管她的羊羣。

## 六

古羊堡的監房祇是一座普通的土屋，這唯一的「特種犯人」並不會失去他的自由，他可以隨意地在全村裏走動，他可以隨意地跟人談話，不過是不能跑進任何一個人家的門吧！

這是古羊堡的常例，他們可以從此察看犯人的言行，如果他說了假話，或者存心危害他們時，馬上就把他在廣場上殺了。

格利略起來得很早，每天庫貝多趕着羊羣從那兒走過的時候，他一定要招呼幾句話，雖然最初庫貝多連看也不看他一眼，但後來，他們是說起來了。

她是難得看見這樣秀麗的男人的。而且，古羊堡的舊例，對於這種在偵查中的「特種犯人」，誰都可以隨意的去接近，並沒有什麼人來干涉。

格利喀非常順她的心意，在不少的日子過去後，她真的和他相愛起來了。

## 七

當太陽斜到堡西松林中的時候，全堡的人都聽見一種悠揚的聲音，這是他們從來所未聽過的；像號角，然而沒有那麼打動人的心；像松濤，但是又沒有那麼幽嫻。

在第二天晚上，大家都知道了是那個格利喀的「遊戲」。他身畔帶着一個小小的銅管，這聲音就是從這裏面發出來的。

堡中沒有一個人去干預他，因為這是他們的「特種犯人」。

庫貝多很喜愛這種聲音，她常常跑到監房去，跟他要過來吹着玩。

格利喀的說話，她也是非常喜愛的。他們於是更加親密起來，她簡直不願意離開他，再也不願去打獵了。

## 八

厄里列已經五十歲了，他很希望那麼一天裏，庫貝多能找得一個勇士，他將因此面非常歡悅。

祭神節到了，一個個青年男女都興奮了起來。

夜半，古羊堡裏到處都是嘈亂的人聲與雪亮的火光；天帝廟前的空場上，排滿了大鑼大鼓，只等着青年的男女來了以後，就開始行禮。

格利喀擠在人們的前面——只要是不出古羊堡的土城，他差可以隨意行走的。

排成行列的男女們終於從人叢中出現了，空場周圍同時發出了歡呼的掌聲。

於是，門前大鑼大鼓一齊喧鬧了起來。

排成行列的男女們都進了廟——已經結過婚的人是不能進去的。很快的，他們都拜了神走出來。

一幕喜劇在空場上展開了。

男子隊裏跳出了一個人，舞着他身畔所掛的大刀，他跳過了女子的行列，又退到場子的中間去；迅速地，女子隊裏也跳出了一個來，他的頭髮披散在背上，戴了副很粗大的耳環，一塊綠色的布裹着她的身子，她靈捷而靈敏地向場中跳去，



男人立時張開了手臂，他們舞了起來。在鑼鼓的喧鬧中，掌聲像火山爆發一般的發耳。

一會，他們停住了跳，猛烈地擁抱起來，接了個深吻，於是手拉手地跳到一個角上去。

第二個男子跳了出來……

一直到天亮，庫貝多看着一對對地走了，她仍和往年一樣，孤獨地走了回去。

——她沒有找到心愛的男子。

## 九

有一天，古羊堡的另一監房中又多了一個俘虜。他也和格利喀一般的遭遇，他的名字是青水，在他身畔搜出了一面白色的小旗，那上面有一個印就的鮮紅的旭日，並且，在一本小冊子裏還記著古羊堡鄰近的酋長的名字與簡單的地圖，還有些認不出的符號。

古羊堡的人馬上都得到了消息，男子們一個個拿了刀鎗，齊集在尼里列的門前。

庫貝多與格利喀格外要好起來，現在，他們從監房裏走

出來看這一回熱鬧，他們尚不知道是怎麼一個故事。

尼里列會長站在門外的小土堆上，那上面祇有八個掛刀的勇士護衛；他先向下面的男子們宣佈了犯人的罪狀：他是異族人的偵探，他想佔領我們的土地，他想使我們降服……

男子們一個個都把他們的武器舉了起來，並且揮着拳頭。

於是，尼里列命令把他們的犯人帶上。

## 十

俘虜的臉上蒙了一塊黑布，四個人擁簇着走進場來。

當快要走進庫貝多的時候，格利喀突然地打了一個寒

慄。

他奔了上去，揭起了他臉上的黑布。他看見了格利喀也「呀」的一聲喊了出來。

四面的人立刻圍攏上來，格利喀的手來不及伸到衣袋裏，早就給兩個人緊緊地捉住。

這是一個意外的變局，庫貝多掩面哭了起來。——她已知道了他將要受怎樣的遭遇。

犯人擁到了尼里列的面前，就有兩個護衛去搜查格利略的身體。在靠胸的外衣裏面，拿出了一把小鎗，和一本有旭日徽的黃色冊子；那冊子裏夾着一封信和六張極小的地圖。信的名字是豬尻春三。

尼里列立即宣佈了出來。武器與拳頭碰動得更是厲害——但是——一點聲音也沒有。

兩個俘虜的臉上都給蒙上了黑布，一個個帶了刀鎗的，男人都拼成行列地擁了他們走向行刑的廣場去。庫貝多慘厲地叫了起來，她奔到尼里列的後面，跪下來吻了吻他的膝蓋，迅速地，拈出了尼里列身畔的佩刀。尼里列和他的護衛飛快的上前攔阻時，她已經倒了下來，上半個身子都給鮮血染紅了。

## 黑海慈航

強	輕	一	毫	黑
華	則	星	無	籍
發	三	期	痛	同
明	日	後	苦	跑
槍	老	飲	工	趁
上	癮	食	作	早
戒	五	倍	不	爲
煙	天	添	聞	先
照	見	容	因	同
常	煙	光	病	登
吸	生	煥	成	壽
食	厭	發	癮	域
癮	保	精	醫	切
後	證	神	藥	莫
服	安	復	兼	觀
丸	全	原	全	瞻

強華專科戒烟社謹啓  
 上海法租界大自鳴鐘麥底  
 安路西首匯成里益記內

# 彈琴者

程心葉

——你得聽我說：先生……！——

一條畫廊，電光由毛玻璃裏射溢到外面，一串一串的紫色花跟滿架底白薔薇，照耀得比白天更豔麗了。任何都是格外富麗的，堂皇的。

破衣的彈琴者倚在朱紅的欄杆上，姿實太不成樣，所以這位先生似覺也嫌不順眼吧！但他又不忍走開，祇在廊下慢慢地踱，他是在等候窗裏的音樂的。聽到他說出這話時，便停了腳，兩眼看着他。

彈琴者再指指琴，說：

——我也曾跑向沙漠一帶去過，那裏是舒闊，雄壯的，所以我彈的琴更悅耳更響亮了。那些美麗的牧女，都把羊趕到我左右，那遙遠的牧馬者，也帶着馬羣奔馳到我前面，靜靜地聽我的琴音。

——我這時像坐在山巔，我的琴音像濃霧般遮罩着他，連馬嘶聲角都不敢來騷擾的。

——先生，你得想，我的琴音多末偉大呀！不，音樂多末偉大呀！能感動那些愚庸的牧人，能誘惑許多野暴的獸類……！

——你聽啦！這是多悅耳呀！這歌喉多嬌銳呀！——

先生用手搖斷彈琴者的話，肅立着聽。

果然，窗裏歌聲又起了。還有許多樂器伴奏，鬧成一片，尤其是女子的音，尖銳得像根針刺到人耳裏，連心也難過得緊縮起來了。

還有男子的狂笑和器的互觸的聲音。

——你聽！先生：這算什麼？真比野獸吼嗥更濁耳！——彈琴者閉起眼，掩其雙耳。

二十分鐘吧，窗內靜下了。像瘋子狂暴後的疲萎。彈琴者如躲過餓虎似的歡喜，他又想起了一件事。對這位先生說了。

——我也曾帶着琴到過海濱，海天都是淡藍的，白色的長翅鳥明滅地在海面掠魚，如圖畫般的美麗，所以我的琴音在這兒是更柔和的了。

——海邊有拾海葵，花殼蛤蜊，海螺底裸體的孩子和穿紅紗髮的少女，他們的溫柔是跟海一樣的可愛。他們祇聽過海濤同鷗啼，間或也聽到海燕呢喃，海鷹嘹唳，可是，琴的音大概還是初次吧？他們那驚喜之態如拾到一枝珊瑚似的，他們都來圍緊着我。

——我四週有天真的小天使，如自己在波提折利畫的幅「凡奈斯的誕生」中一樣。這時應當彈我的琴，琴音在這時才能表現偉大，才能有真的韻律。

我由午彈到月亮上昇，景緻是更幽靜了，琴音也更清越。他們看見一陣夜潮退了，有許多的東西遺留下給他們拾，海星呀，大蛤蜊呀，銀色的魚，塔形的螺子，好看的海草，可是他們不去拾，不去帶給他們的母親，不送給他們的姊妹，老圍着我們。——你想，我彈的琴多偉大呀，竟使他們忘記了慈善的母親，親愛的姊妹，這都是我的引誘，我的魔力呀！——

彈琴者得意地舞起來了，高聲狂呼着。

——誰在叫呀？——窗內的醉者問。

——是個瘋子，是個騙子——這位先生回答。

彈琴者苦笑地走了。

## 上海雜誌公司發行

### 戲劇演出教程

田禽譯述 每册一元二角

作者M·史密士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戲劇系教授，他根據從事劇運與乎講授戲劇課程的寶貴經驗，寫成了這本有系統的，能够實際運用的「戲劇演出教程」，全書共十二萬餘言，分十五章，與戲劇有關之各部門，皆各別的地從理論上實踐上詳細論述，並附插圖數十幅，舉凡舞台裝置、佈景製作、服裝裁剪、導具製造、燈光設備等方面之圖表，無不應有盡有，故本書不僅有系統地提供了基本的理論知識，也替從事劇運的人，解決了許多實際上的困難，我們敢說中國從沒有過這樣的著作或譯本。

# 陰鬱的

## 封風

陰鬱的天，陰鬱的地，陰鬱的。

鄉村，在無聊裏陰鬱地過活着。

偶然，一陣旋風，打起了驚天動地的風車過，滑起一座尖尖的活動金字塔。落葉，草頭……給滾起了一堆沙灰，迷過了頂，捲做一團，飄着，飄着，飄過了原野，荒村……金字塔失去了形影，輕輕地，一陣烟灰。

偶然，偶然的，發源於屋角，河邊……。

河邊草，也失去了血色，像患了肺癆病的架子，頸子也扭不穩了。一陣風，飄不動腰枝，體態，僵化啦……低微的，吐着哮喘地苦叫。

是哀悼失去的青春吧？

昔日會有那麼個時光，風，輕輕的帶來了花香，氳氳過它底周身，抱着，顫動地吻過河水的面龐，那麼輕輕的，天地也不知道。而今，時光走了，青春失了，風婆也那麼悻悻，偶而，陰鬱裏，敬宜趕過來一羣豬，羊，踐踏過它底僵化的軀體，帶團嘴扭着

它翻動斗，拆啞斷啦……遭劫運，只落得一羣破碎身子的姊妹，一陣風，飄過殘傷的腰枝，吐着哮喘的苦叫，合奏一疊暮年曲。

天地，是那麼陰鬱的，佈着暮年曲的景幕。

景幕，是那麼廣漠的張着，無邊無際地。暮年曲唱過了原野，大地，村角裏，雲縫裏……顫動着，每根麥苗的舌尖，樹枝，牆角灰，瓦簷裏，音調，是那麼悽厲的，陰鬱的……。

每天，每天……日子在陰鬱裏硬拉着，捱過去。

天，死灰的；地，死灰的，單調地，風，嚷着哮喘，拖了落葉沙沙地離別了母枝，做了天涯的飄泊者。永遠的，永遠的……。

永遠的，永遠的……。

偶然，天際裏飛過隻失羣的孤鴻，落下幾滴淚。

無聊裏過活的荒村，無聊的，更蒙了一層陰鬱，度着那麼灰黯的生涯。也隱沒了人影，足跡，一切，靜悄悄的埋在陰鬱，憂鬱裏。偶而，拾着的小姑娘掃着零亂的落葉，陰鬱的，在樹叢裏

深往著。

偶而，一羣拾屎的小孩子滾來一陣喧嘩：

「咳，嗽，咳，嗽……」

咳，嗽，咳，嗽……」

偶然，偶然的，滾來了一陣子，顫動下沉寂，陰鬱。

不過，顫動下吧！依然陰鬱的天，陰鬱的地，原野，荒村，河

邊草，牆角裏……一切，籠罩在陰鬱裏。

永遠，永遠的……。

版出新最：編主湮舒

# 話講術藝劇演

作著體集家專位十二

本書提供了舞台藝術的基本學識，凡戲劇的源流、本質、編劇、導演、演員、舞台裝置、照明、化妝、服裝以及劇團之組織經營與舞台管理等項均有專著。執筆者如：

顧仲彝	章	混	沈	西	苓
胡春冰	張	庚	阿	英	
許幸之	李	健	吾	歐	陽
周貽白	吳	似	之	吳	天
舒楊	陳	歌	辛	張	大
洪諤	藍	蘭	易	喬	
莫言	舒	湮			

等，都為一時碩彥。文章出之名手，復經編者計劃精勘，誠中國劇壇不朽偉構之一也。全書十六萬言，凡三百頁，每冊定價一元二角。

版出局書明光海上



## 小毛子

笛弟

整個的村子裏靜悄悄地到處沒有一絲兒聲音，東方還沒有白，汽笛的叫聲已從颯風裏透進了易老底耳朵。

他委實有點煩恨了，索性把殘餘的烟葉灌到烟斗裏燃着……兩片乾唇咬着根煙管，凝望着窗外的天，看一個圓圓的烟氣，往不甯眼裏鑽。

「今天該發錢了吧！」皺紋的額上更加一條條的凹皮。

……在笑着，捻着鬍子，剛吃了番芋的手，着實有點黏性了。

風又從破洞裏探進來，刮着鬍子。

「媽的！天老是擺個哭喪臉，昨天上河的潮水湧破了翁

家壩，今天又開船了。我的小毛子啊！他有點氣。

灰暗的天空，差不多將要沉沒的樣子，風碰到門前光禿的梧桐上沙沙地發響，很像下雨。

蹲在門外的獺皮狗衝了進來。

他有些沒好氣。

「狗獺的，看老子的腿！」

鷄子在窠裏叫，因為今天開窠門太晏了，他可沒管，只是眼巴巴地瞪着門外，看看小毛子有沒有來？

禮拜堂裏又敲過了鐘。每一個鐘鏗刺着心。

「怎麼……唔！他可以向尹伯伯多領幾個錢吧？」他實在

在餓得慌，常常立起身來，探到門口去望望。

「長班瘦子家烟筒裏在冒烟，是在煮……」終於哽咽住了。

一大羣的人，擠擠地從門口踏過去，他們臉上都罩着一層愁雲似的，他發現了小毛子也在那堆人裏面，背着槍。

他昏了，倒在地。

小毛子從隊伍裏溜了來。

「爸爸！你怎麼啦？我是義勇軍啊！」

「……………」

「翁家端被鬼子圍住，村長叫我去打他們。」

「喔！」屋子裏仍恢復了寧寂，易老讓小毛子，慢慢訴說着義勇軍的故事。

長班瘦子揹着笨重的行李，很累的挽着兩個孩子在人堆裏擠。

一聲炮聲，從河岸上捲過來，槍聲更密了，村外開始起了很大的騷動，遠處的槍聲，砰的一下，很生疎的一響一響……

「村長被鬼子捉去了，狗操的，你還不去嗎？」

「小毛子那個傢伙老想跑。」

……許多人在門外咒罵着。

一排流彈橫撲過來，接着一聲慘叫，什麼都完了。小毛子的頭飛去了一半。白的……

「啊？」他從地上爬起來。

「小毛子呢？什麼還……？」

太陽從窗上透過來，汽笛聲又響了，大概船起棧了。

田 禽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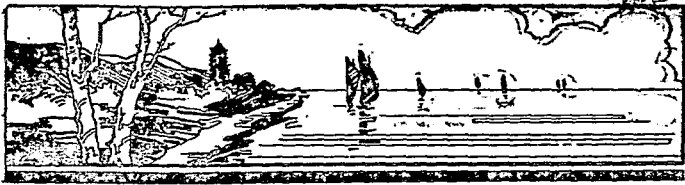
史 枚 修 訂

## 怎樣寫劇

每冊陸角

生活書店印行





## 年老的航海者之歌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著 李冰爐譯

### 第一節

他是一個年老的航海者，  
他阻住了這三個人中的一個，

「你那悠長而灰白的鬚髮，  
閃灼的眼睛，  
到如今你爲何阻止於我？」

新郎家的門已經大大地推開，  
我是這同族的第二代人了，  
賓客齊集，嘉宴已安排妥善，  
可曾聽着這愉快的歡聲。」

他抓着他，用他那枯瘦的手掌，

「有一隻船來啦！」他說，

「走開去！放了手吧！灰白鬚髮的老漢！」  
他隨着放下了他舉起的手。

他望着他，用他那閃灼的眼睛——

嘉賓們全都肅靜了，

細看來却似一個個三歲的小孩；  
這航海者曾經有過這樣的希望。

新郎坐在一片岩石之上，  
他什麼都不願，他祇高興聽，  
他在岩石上同那老年人的談話，  
這眼睛光銳的航海者。

「船快不安了，船長可得到了自由，  
我們快樂地離開了船，  
來在這教堂下邊，山丘下邊，  
這燈塔尖端的下邊。」

「紅日已從左邊升起，  
它呈現於海洋的上邊！  
他發出明朗的光輝，  
在右邊，它又沉入了海。」

「高啦，每天都漸漸地上昇，  
直到中午才跨過了桅杆——」  
新郎急得挺起了他底胸膛，  
因為他聽見了一陣狂噪的笛聲。  
新娘步行進了大廳，  
她好似一朵鮮紅色的玫瑰，

他們行過她的面前都點首躬身，  
還有這一行行快樂的歌唱隊。

新郎挺起了他底胸膛，  
他仍然什麼都不願，可是他不能不聽，  
那年老的有灰白色鬚鬚的，目光閃灼的航海者，  
敘述他當年航海的故事。

「狂風暴雨興起了，  
它是這樣的專橫，這樣的猛烈，  
它伸出它那突如其來的翅膀，  
把我們趕在這孤零的南方。」

「浪水的桅杆和汲水的船頭，  
有吶喊和疾風在趕着前走，  
至相踏着他那敵人的黑影，  
在前面，俯屈着他底頭頸，  
船已推動得老遠了，狂風却在怒吼，

我們已逃遁了來到南方

「霧和雪已齊降到這裏來了，  
氣候變來冷得可有點怕人，

高聳的桅杆在冰裏浮泛，

綠得來好似翡翠一片。

「穿過這滿積白雪的山岩，

便顯示出一片慘淡可怕的光彩：

氣候在變炸，在變換，在哀吼，在哀號，

好似在槍林彈雨中吶喊。

「最後有一隻名叫亞爾多斯的海鳥，

它飛來在這濃霧之中，

它曾有過那基督教徒的信仰，

我們便以上帝之名相稱於它。

海鷗咬下了它從來不曾食過的食物，

它不住地展翅翱翔。

冰塊已被瓦解於雷鳴霹靂，

船手努力地為我們駛向前行！

「和暖的南方的風在我們後方吹起了，

海鷗追隨在我們的後邊，

它每天有得食也有得玩

自從它獲得了航海者的憐愛！

在霧和雲中，在船桅和護桅索之上，

它棲息了會有九天的時辰，

慘白的月放出微光照耀着，

整晚上地上滿佈了白色煙霧。」

「上帝救了你，年老的航海者喲！

爲了仇深怨厚，他才這樣陷害於你！

你爲何這樣注意？「我用我的弩，

我射下了這隻海鷗。」

## 第二幕

「太陽此時打從右邊昇起了，  
由無邊無際地海洋那面出現於世，  
直到它沉入於霧中，從左邊  
它又悄悄地墮下了海。」

「和暖的南方的風又在我們後方吹起，  
然而那可愛的海鷗已不再向我們追隨了，  
它會失去了航海者的憐愛，任何時  
也沒有食物可食，也沒有什麼可玩！

「我會斷送了一個可惡的生物之性命，  
這使我工作得更加苦難。  
依了多數人的話，說我錯殺了這隻海鷗，  
呵！你這惡漢！他們說，這海鷗死了，  
是海鷗作祟揚起暴風。」

「沒有蒙蔽，沒有黑暗，正像上帝自己的頭頸，  
明朗的太陽向上昇起了。」

多數人的話，說我錯殺了這隻海鷗。  
這海鷗帶來了烟霧與濃雲，  
對了，他們說，這海鷗死了，  
帶來了烟霧與濃雲的海鷗死了。

「可愛的和風吹着，白色的水泡翻飛，  
船尾似一條繼續不斷的犁溝，  
我們是第一次航行的人，  
在這沉寂的海洋上。」

「風停了，我們的帆篷也掉下了，  
那是多麼的令人愁苦心痛呵！  
於是我們祇有說，我們的船破了，  
在那沉寂的海洋上破了！」

「在整個灼熱的紫銅色的天空裏，

下午時份，祇有一粒血紅的太陽，

我們的船桅筆立地浮上了海面，

看那浮起的船桅還不及初昇起的月亮般大小。

「一天天地，時光一天天地溜走了，

我們徬徨着，沒有聲息也沒有希望；

好似一隻盡圖中的無用的航船，

在那沉寂的海洋上飄浮。

「水呀，水呀，四面都是水，

所有的水手們都畏縮起來了，

水呀，水呀，四面都是水，

可是我們許久都不會飲過一滴。

「呵！上帝呀！船在最深處破裂了！

這個，我們也曾預料得知！

是的，有個泥濘的東西用它的腿子

在這泥濘的海上爬行。

「在周圍，在周圍，在狂舞酣飲之中，

這死亡的火光在晚上開始舞蹈了；

水呀，好似一個巫婆掙起的火油

成青色，藍色，雪白色。

「許多人在夢中證實了，

就是那可惡的妖魔鬼，在如此陷害我們，

只隔九尋的深淺，它就追上了我們，

從那佈着烟霧和白雲的島上。

「每個人的嘴，快要噤死了，

當一句話說到最後一字的時候，

我們不能說話了，

我們沒有更多的力氣，來加強我們的聲音。

「呵！一切都完了，那是多麼不幸的一瞥呀！

我會從老年人和少年人那裏看來，痛苦代替了整個的一切，他們把射死海鷗的罪孽加諸我身。

### 第三部

「在這裏混過了一些難受的日子，每個人的喉嚨乾燥了，每個人的眼蒙上了一層厚膜。

這令人難受的日子呵！這令人厭棄的日子呵！怎樣使得每個人蒙蔽的眼睛光明，

當我們看見那西方，我看見一個什麼東西在那天上。

「開初，它好像是極微細的一個黑點，

不多時，却變成烟霧一片；它轉變又轉變，我認識

在後來它形成了某一種生物。

「一個黑點，一片烟霧，一種生物，我認識，直到它漸漸地向我接近，它好似水族的妖精一樣的躲避，它浸入了水，掉了方面，不住地旋轉。

「用我們沙啞了的喉管，燒焦了的黑色的嘴唇，我們不敢嘻笑也不敢放出一聲哀嘆，

乾燥的瘡腫的喉頭業已恢復，我們立起身來了！

我咬破了我底臂腕，我嚙了一口熱血，我叫苦着：「一隻帆船！一隻帆船！」

「用我們沙啞了的喉管，燒焦了的黑色的嘴唇，他們瞳目口呆地聽出我們的叫喊：

他們高興得狂笑而露出了牙齒，

同時他們急急地完全收束了呼吸，正好似他們圓囿地吞下了一件東西。

「看呀！看呀！（我叫喊）「船不能再轉舵囉！」

「此處用力吧！我們才得安寧，在這裏沒有風波，也沒有潮汐，那垂直的船底快陷穩不動啦！」

「西邊的巨浪像火焰般飛騰燃燒，白晝快要完全的消滅啦！」

差不多是在西邊的巨浪之上，

祇殘剩了一片浩大光芒的太陽，

當那奇怪的生物突然轉動，

在我們和那太陽的兩者之中，

「太陽立刻在沙灘之上留下了一個斑點，

（上帝的母親賜給了我們一片恩惠！）

這好似穿過了地獄之門，他偷窺着

用他那優容而炙熱的風姿，

「呵哨！我想，我底心受了一次重大的打擊，

她向着我多迅速地飛來！

那是超勝閃耀在太陽的光輝中，好像無數條飄蕩着彩色的游絲？

「那就是船底腰骨穿過了太陽，

好像穿過了一面窗格？

這就是那婦人的伙伴嗎？

那就是死神？這兒有兩個嗎？

那婦人就是死神的伙伴嗎？

「她底唇紅似血染，她底容貌似快樂非常的，

她底鎖鍊鵝黃色好似黃金，

她底皮膚白得好似疥癬遮身，

她就是死神的生命之惡魔，

人們遇見他便一陣寒慄而全身僵硬。

「帆船漸漸地靠近，

有二人正在呼盧喝雉，

「賭完了！我勝利了，我勝利了！」

蝨說著同時狂叫三聲。

「日輪的殘線……了。」

星子急忙地……  
用遼遠的……  
直向着這小船的影子長射

「我們注意着那海吧！」

我底心害怕，好像撞碎了一只酒杯，  
我的生命所需之血，似乎減少了一些！

星子全都陰暗了夜深了，

船手的臉給他面前的燈光照得慘白，

露水從船篷上滴下來了——

漸漸地來在這東方的沙灘之上

一鉤殘月，一顆孤星，

却遙掛在不越人世的天津。

「在那月亮的灰黃之光下

他們十分感傷地呻吟。

有個人可怕的愁苦的面孔轉動了，  
他用他那悲悽的目光咀咒於我。

「二百個無一生存，

（從此我聽不着感傷，聽不着呻吟。）

屍體沉重下墜之聲，碰着船板發出連響，

他們都一個個溺死於海洋。

「他們底靈魂已從他們底軀體飛去——

他們拋棄了幸福，也逃避了痛苦！

同時每一個的靈魂打我身邊離去，

好像放射的箭飛在空中發出的嗒嗒之聲！

#### 第四部

「我怕你呀！年老的航海者！

我怕你的枯瘦如柴的焦黃的手腕！



你是這樣的抑鬱，憔悴，憂慮，  
好像是這綉起紋紋的海灘上的黃沙。

「我怕你，怕你那異光閃閃的眼睛，  
同你那枯瘦得焦黃的手掌。」——  
莫怕，莫怕，你這位貴新郎呀！  
我這軀體並不會沉陷於波濤，  
你身邊坐的還是生人。

「孤零零的，一切都覺沉靜，  
孤零零的在這無邊無際的海上！  
從來沒有一個神靈  
可憐我這痛苦的靈魂予以拯救。

「大批的人羣，多够快活呀！  
他們全都死了，得到了安息，  
祇留下幾千萬的魚類仍還活着，  
我亦幸未遭殃。

「我在視着這荒蕪的海上，  
把我的雙眼望得更遠；  
我看見，在那腐爛的船板之上  
有許多屍體在那裏躺著。

「我仰視天空，我誠虔地禱告，  
吐出了無數的祈求之詞，  
一陣怪惡的低聲襲來了，  
使我底心儘量地燃燒，儘量地粉碎！

「我閉上了我底眼睛，不看他們，  
眼球好像被毆打後的脈搏不住跳躍；  
天空與海洋，海洋與天空都貯藏在  
我疲憊的眼上，似一包沉重的載積，  
而這一些死者又都似懸掛在我底腳上。  
「冷汗從他們的四肢融化

他們不會腐朽也沒聲息：  
他們祇以面孔朝向着我  
儼然如生前一般的模樣。

「一個孤兒的咒咒將不利於

一位高高在上的神靈，

呵這是多麼令人可怕喇！

爲何叫我去看死者的一雙眼睛。

我看見那種苦難的模樣已有七天七夜，

我仍然平安地活着，要想死却又不能。

「旋轉的明月爬上高空，

沒有一個角落不曾普照：

她溫柔而緩步地行動着，

在一顆星或兩顆星的旁邊——

「她的光耀在嘲笑這酷熱的海洋，  
好像是四月裏廣佈的晨霜。

何處是這航船的黑影安息的地方，  
有蹣跚的海洋上，不時在  
燃燒着一種寂靜而嚴肅的紅光。

「在航船的陰影的外邊，

我看見水中的長蛇：

它們的足跡鼓動着白色的光芒，

當它們躍起的時候，這神怪的光芒

便打從這灰白的鱗魚架邊墮下。

「在航船的陰影的裏邊，

我看見長蛇的美麗的身段，

藍色，淺綠色，天鵝絨樣的，黑色的，

它們盤繞着，它們洶着水，

處處都發射出金黃色的閃光。

「呵！你這生活快樂的東西！

我沒有什麼話足以表白它們的歡愉，

我底心肝逃出了變的泉源，

我無意間竟替它們禱祝：

受天福呀！無憂之物！

不錯，慈善的神靈可憐於我，

我無意間替它們禱祝上蒼。

「同一個時間我在祈禱，

祈禱我底身體自由，

祈禱海鷗並未遭人的暗算，

似一塊鉛片沉入海中。」

## 第五部

「睡眠真是上蒼予我的厚賜，

它爲每一個人所愛寵，

是馬麗皇后的特許賜予啲，

她從天上賜予了可愛的睡眠，

睡眠令我閉上了雙眼。

「無知識的盜死在甲板之上，

這是留下來很久遠的屍體，

我夢見他們泛溢在霧裏，

當我醒來時，天已下過微雨。

「我底嘴唇發潤了，我底喉管潮濕了，

我以飲過神賜的甘露，心中頗覺爽快清涼，

我底衣服浸濕了，

是的，我在夢中飲過了，

到如今，我底精神倍加。

「我轉動着，覺得我已沒有了四肢，

我是如此的輕浮——差不多

我想，我已死在夢中死去了，

我是一個幸福的幽靈。

「我即刻聽見一種怒吼的風聲：

它却没有吹近我底身邊，  
然而它底聲浪震動了

我們的單薄而乾燥的篷帆。

「上面的氣窗給風扯夜了！  
一百隻救火旗閃着光彩，

他們一上一下地急促招展！  
一上一下，一前一後地

灰色的星子也舞蹈其間。

「狂風越加怒吼得利害，

篷帆正似那風中的麥稈，  
雨從黑色的雲頭滔滔而下

月亮逗留在它固有的一端，

「稠密而污黑的雲散開了，

月亮仍逗留在他固有的一端，  
好像塵埃間流下的一片瀑布，

那射下的月光之間沒有絲毫斷續，  
一條筆直，一條廣闊的河流。

「狂風不會波及我們的船，

船身却仍然浮泛於巨浪之間，  
月光照耀着狼藉的屍體，

給死去的人們交換了一聲歎息。

「他們歎息，他們爭辯，他們全都立起，

他們楞着眼一些也不會轉動，  
這是一個奇蹟，正似在夢中

會看見這些死去的人們都一一起身。

「舵手駕駛着船前進了，

連一絲微風也不會揚起，  
水手們全在弄着繩索。

他們在那兒依舊俗地工作，

他們舉起黑色的雙手，像是無生氣般的傀儡，

他們工作着，他們狂舞，  
他們是魔鬼般的一羣。

「我的姪兒的身體，  
在我旁邊，膝靠着膝：

他同我都在拖着—根繩索，  
然而，他說他無助於我。」

「我怕你，年老的航海者喲！」

「不要怕吧！赴宴的諸位嘉賓！

這些痛苦的靈魂還不會逃出地獄，

並不是怨鬼們進入了軀殼，

是仙人借他們的屍體在此顯靈。

「黎明時——他們才放下臂膀，

狂風吹動着我們底檣桅；

一種和諧的仙樂打從他們底口中揚起，

又打從他們底身體邊飛去。

「這悅耳的聲音傳播到四處，

於是乎又向太陽那裏播送，

這樂聲可又慢慢地吹了轉來，

才一聲聲地混合於天籟。

「天空似有什麼在飛過，

我聽見一隻天鷲在唱歌；

有時一切的小鳥都在歌唱，

它們那悅耳的聲調，

似乎充滿了空間，充滿了整個的海面！

「這些鳥，似乎是許多的樂器，

又正如一支美妙的簫笛，

恰若一團仙人奏出的歌，

使這遼闊的天空都悄然靜聽。

「一種欣歡的歌聲奏到日中

方才停息，船仍在向前行駛，  
這聲音好似一灣神秘的小溪，流水潺潺，  
正如萬物繁茂的季夏之月裏，  
整夜地，那些幽靜的叢林，  
低吟地演奏出一種深遠的音調。

「日已西沉，我們仍舊泰然地航着，  
沒有一絲兒微風飄動，  
船身慢慢地順利地前行，  
在那低凹之處向上鼓動。

「船底之下只有九呎深淺，  
從那些翹霧積雪之島上，  
這幽靈在活動：就是它  
推動着我們的船前進吧！  
在午夜船篷不會發出過聲響，  
我們纔鎮靜地拋下了鐵錨。

「紅日從東方探出頭來，從那檣桅之上，  
它那有熱力的光芒充滿了無邊無際的海洋，  
然而，霎那間它又移動了，  
用它那遲鈍而蠢重的脚步——  
緩慢與迅速平分了它底力量。

「於是乎好像飛奔過一匹快馬，  
它給造成了一個奇突的疆界，  
它在我底腦中投以性急，  
我在忙亂中向港口駛去。

「在同樣的歌聲中我暈去了不知幾多時辰，  
我還不會仔細瞭明，  
在我的神智清醒之前，我聽見，  
天空中有二位仙人  
在將我底罪孽爭論。

「是他嗎？」一位仙人說：「就是這個人？」

是他就是他無故傷生？  
用他那鋒利的箭，他射下了，  
那無辜的海鷗。

「南極之神，他自己含辛茹苦，  
在這烟霧積雪之島上，

他應愛這隻海鷗。

他既不要憐生物，想必是殘忍成性，  
懲殘暴事屬應該，  
又何必企神人予以寬赦？

「另有一種柔和悅耳的聲音，  
說起來倒還令人得聽，  
他說：「此人已會懺悔過了，  
他還能再懺悔一些什麼？」

## 第六部

### 第一唱詞

「然而請你告訴我，告訴我，你多說一句吧！  
爲着你和霽的言詞喚起了我底再生——  
是何物使這船行得如此遼遠？  
又幹了什麼在那無邊無際的海洋之上？」

### 第二唱詞

「沒有狂風巨浪之前，  
海洋上便是一片沉靜，  
他寬大而閃灼的眼珠看見那沉沒的亮月——  
他知道又將有狂風巨浪之興起。

「要是他知道了他自己的去處，  
月亮將以柔和的態度引導於他，  
看呀！弟兄們！看呀！多麼仁慈啊！  
月亮在高空引導着他。」

### 第一唱詞

「爲什麼那隻船行得如此遼遠，  
既沒有巨大浪頭，又沒有暴雨狂風？」

第二唱詞

「歌聲停止了，

我們的後方忽又奏起，

「快呀！弟兄們！快呀！加緊努力吧！  
我們也許來不及了，

當這航海者甦醒的時候

我們的船總是進行得非常緩慢。」

「我醒來，我們底船正在前行，  
好像走到了一個優美的境地。

這是晚上寂靜的晚上，亮月已昇得很高了，  
那些骷髏，繼續不斷地立了起來。

「他們全都立在甲板之上，

正如那積骨塚裏的屍骸，

他們都用恐怖的眼光注視於我，

他們底眼睛好像亮月的光芒四射。

「他們死去了，他們不會經過  
這苦痛、災難的歧途；

我不能將我底眼睛打他們那裏收回，  
我不能鎮定地念着禱告之詞。

「這時值班的工作破裂了，

我又窺視了一次綠色的海洋，

離開遼遠的所在，似乎還有個  
什麼東西，可隱約地望見——

「看見一個人，在一條無人跡的路上  
恐怖而且戰慄的走，

有一次他打着旋轉的步子，

可是他底頭腦從不會回轉過來；

因為他知道，有個可怕的仇敵

緊緊地跟隨在他底後邊。



「即刻有一陣風向我吹來，  
沒有聲音也沒有傾向，  
它不是取道於海洋上，  
微浪上或是幽靈之境界。」

「怪風吹動了我底頭髮，拂着我底面頰，  
好像是在春天的牧場上吹來的和風，  
我一面覺得奇離的恐怖，  
一面覺得是一種稀有的愉快。」

「迅速地，迅速地，船在猛進，  
船體却在低聲地航行，  
迅速地，迅速地像柔風在吹——  
吹着這寂無聊賴的我。」

「呵！快樂的夢幻！是需要的，  
我看見燈塔的尖頂？  
這是土牆？這是教堂？」

還是屬於我們所有的鄉土呢？

「我們飄浮過了海口，  
我會啞鳴地祈禱——」

「呵！讓我復活吧！我的上帝！  
不然還是讓我永恆地安息吧！」

「海灣的天氣明朗如銀，  
光彩蕩漾於四野。」

月光在海口邊沉下了，  
祇剩下一片灰黑色的月影。

「岩石發射出了光影，教堂在  
岩石上却不會滲出一點微光，  
月光沉溺於寂靜之中，  
固定了這隨風而動的风信旗幟。」

「同時海灣顯出了沉靜的白光，

在那同一個方向浮現，  
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形狀，都是人影  
打那紫紅色的中間來臨。

「在船頭不遠的距離，  
便是那紫紅色的陰影。」

「我把我底眼睛轉向了甲板——  
呵！呵！我在這裏望見了什麼！」

「每副屍體都輪着陰森森地，沒有一點活氣，  
如像至神至聖的耶穌被釘於十字架上。  
一個人，是的，一個天神顯露了，  
站立在這些屍體的旁邊。」

「天神揮動着他底手，  
散發出美盪的光芒，  
他們似以暗號示知彼岸，  
每個人都敬愛這紅光。」

「天神揮動着他底手，  
他揮着手却靜默無聲，  
呵！靜默，這靜默如無言之音樂  
竟歡愉了我底心靈。」

「但，我即刻聽見搖槳手的款乃之聲，  
我又聽見舵手的歡呼叫喊，  
我轉過身來仔細瞧着，  
我看見一隻船現露在我的身邊。」

「舵手和他底孩子，  
都急急地向我身邊駛來，  
我的主呵！這是多麼快活呀！  
這全靠那些死去的人們不會作弄颼風  
我看見還有一人，我聽見他的聲音，  
他是個隱居者，他高聲的唱着。」

他在山林裏寫就的談虔的聖詩，  
他將使我之靈魂聽受懺悔，  
而洗滌我所射死的那海鷗的血跡。

## 第七部

這隱士一向住在海濱的山林裏，  
他筆立着，高聲的唱那和諧的聖詩，  
他獨高與同那些遠方來的航海者，  
問他們在海洋中經過的情形。

他有一只柔軟的墊子，  
清晨，中午，晚上，他跪在上面祈禱三次，  
那是一株古老的樺樹的殘椿，  
椿上已滿生着鵝絨般的綠苔。

小舟駛近時，我聽見他的聲音：  
「真不信這事情如此希奇！

我們剛才看見那紅光，  
但現在已不知那紅光竟在那方？」

「奇怪，奇怪！」隱士說——

他們回答了嗎？怎麼聽不見他們的回聲？  
船板破裂了！那些帆篷  
單薄得似經不起微風的吹動。

「似棕色樹葉懸掛的骷髏架上  
長春藤籠罩着雪光，  
貓頭鷹在上面聲聲叫喊，  
狼在下面吞食小狼。」

「看情形這船很覺不妙，  
船手回答說：「划向前！划向前！」  
我雖怕仍往前划，  
隱士却說出了許多安慰的話。」

「小船慢慢地向我走近，  
我不言亦不動身。」

小船划到了我的船下，  
忽然間水中發出巨大的響聲。

「這響聲轟轟似雷鳴，  
愈近時愈覺高聲。」

撞上船時一聲爆炸，  
小船如鉛片一般沉入波瀾。

「這爆炸聲真是驚天動地，  
我飄浮在水面，  
好似在海洋中溺斃了七天，  
但是當我悠悠然清醒了，  
我發覺我已身已在小船之中。」

「這小船在漩渦中  
似螺旋般沉入了海洋。」

俟波紋漸漸地消滅了，  
四周圍祇剩下空山的迴響。

「舵手看見我開口欲言，  
他便一聲叫喊倒在船頭，

這心清意潔的隱士也睜開了他底眼睛，  
低着頭向天祈求。

「我看見搖槳手，這舵手底兒子，  
他發瘋了，只顧狂笑，

他高舉雙目四處端詳，  
「我明白了，哈哈！他笑，  
「鬼也知道怎樣划船。」

「我底腳已經踏上實地，  
我已經回到了我的家鄉！  
隱士從小船中踏上了岸，  
他昏迷迷地難以立定。」

「呵！救我，救我，慈善的人呀！」

隱士却因此愁眉不展。

「快說，我叫你說。」他說：

「到底你是鬼還是生人？」

「聞此語使我徒喚枉然，

似千萬枝毒箭刺我心肝，

使我心靈更是不覺安然，

如不將往事詳細敘述一翻。

從此，我的心靈中

時時覺得萬分難受，

如不容許我將可怕的遭遇重述一遍，

內心中永遠也不會泰然。

「我的談鋒因此健利，

我如夜間四處飄零，

任何人要聽我的故事，

我一望見他的臉色便知端詳。

「從那邊傳來了一陣喧鬧，

是堂上賓客的歡樂之聲，

新婦却試清歌於園內，

但我獨喜聞祈禱的晚鐘。

「呵！嘉賓們！

當我飄流於無邊無際的海洋上，

我的四週從不曾看見一個人影，

望見的只是那水光連天的波濤。

「我不歡喜作樂於熱鬧場中，

我只願偕同教徒

走向神座之前

祈禱靈許我懺悔罪孽——！

「偕同教徒一齊走，  
走向神座之前禱告，

這許是每個人的祖先之志願，

願老年人，嬰兒，朋友，

願年青的士女們

你們永遠的歡樂吧！

「別了！別了！席上的嘉賓們！  
請大家且聽我臨別囑言：

「愛同類要並及禽獸，

祈禱時上帝纔能垂憐；

「愛萬物應不分大小，

祈禱時上帝纔能許你以恩惠，

因為上帝造成了萬物，

無論大小他都愛憐。」

年暮鬚鬢已蒼老灰白的

這目光閃灼的航海者

他去了。嘉賓們如有所失，

他離開新人的房門

爲的是躲避那喧嚷之聲。

新郎覺得臨頭灑下一瓢冷水，

使興頭逃去得無影無痕。

從今起他看透了世間的悲樂，

將年老的航海者常憶心中。

——一九四〇·六·三日於上海——

狼烟戲劇叢書  
李冰爐主編

誰的錢（獨劇幕集）

徐春霖譯 不日出版  
狼烟出版社印行

## 新中國創造的精神

美國賽珍珠夫人著  
沈 仁 譯

在現代，我們不得不用分析的眼光去考察這個使人迷戀的中國，因為在這樣一個有趣的世界，却沒有一國比了現時的中國還要有趣。它表現出一幅各種人類歷史的圖畫，他們生活在同一時期，並且就在我們的眼前呈露着。在這個國家裏，一點鐘之內，可以找到古代的和中世紀的人民、文化、風俗，而同時又可找到那最前進的最時式的生活。但中國在現代却一樣的無遮無蔽，一樣的無援無助好似一個女子正在產生小孩。它不但須看到新民族主義的產生，並且還須看到新國際主義的產生，因為它是免不了要被全世界的新潮流所混亂了。

中國新生之後，它的進步還是遲緩，其原因就在這現代的性質裏——缺乏任何創造的精神，缺乏任何建設的想像，有了這些，才可以察覺過去的意義，過去的價值，或將來的潛能。我們覺得在中國青年的身上，他們還沒有一種內在的需要，去懂得去實現他們所經驗的所學習的東西，並且用了這些去為國家創造出新生命來。

但是中國人是一種特別賦有天才和各種生活條件的民族。我在中國處得愈久，就覺得中國人的體格之美愈為可愛。他們這種美麗不但是因為有平滑的組織很好的黃金色的皮膚，黑的頭髮，黑的眼，和不很堅實的肉，並且因為他們有健全的基礎和精緻的骨骼。大半的中國人，無論男女，都有美麗的骨格，強壯，鬆動，活潑，轉側輕靈。骨骼上這樣美麗的人民應該是充滿着創造的靈感。

然而他們的體格雖是極頂的美麗，他們却缺乏這一種精神，就是我在別處也找不出的精神。這不是說，我忽略了他們的智慧，他們有很敏捷的智慧，並且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一種種族表示着更好的平均智力，像中國人那樣。他們能够學習任何東西，學習怎樣做任何東西，除了一件，他們一個也不能學習，就是怎樣創造。

我上面說過中國人那樣體格的美麗，應該有着創造的靈感，不但如此，就是中國它自己，也是一個國家有着特殊的美麗，各式各樣的美麗。世界上的人沒有知道它，中國人自己也沒有知道它。不過我說的美麗是指中國實在的美麗。那明代荒涼寂寞的古墓，在蒼穹之下漸漸化為灰塵；那北方多沙的山岡，沒有樹木圍繞着的古城。在沙漠中成方形的矗立着，被大風掃蕩的平原，那邊人民好似灰色的微塵，在廣漠的荒土上動着；那中原漸行漸近的綠色，深的池沼，闊的河流，沒有樹木的小山，在春天露着玉色的光彩，反映在藍清的天上，一到秋天，又煊染着一種紅褐色的景色，這種美麗，你想，對於能够鑒賞自然的人們，它的生命與彩色是怎樣的豐富！

在物質方面，這種美麗也並不缺少。普通總說中國貧窮，這是不對的。它人民是不必貧窮而貧窮。大都的土地沒有開發，就是農業方面，也不發達。中國農夫在地上並不工作得足夠，只求生存罷了。並且他們對於不充足的產品也很滿足。至於怎樣的顯露它地下埋藏着，沒有人能够確切知道。因為在工業方面，中國還沒有發達它自己。

有了這種堅定的基礎，它的美麗，它的肥饒，它的富源，應該可以產生創造的天才了，但是中國創造的精神在那裏？我在各處各方都找過。我勤勤懇懇地讀着中國所寫的書，所印的報章，雜誌。因為在現代，年青的中國人是能够發言的一羣，大眾還是文盲。你看，無窮的小說是寫了，無窮的雜誌，報章是印了，詩呢，可也不少。但是一個人可以天天的讀，月月的讀，而所發生的印像，只是普遍的無聊，至少他要得到這樣的結論，就是作者只是為寫稿而寫稿，給大眾，作品好似完全商業化的藝術，所以也不再成為藝術。在中國我現在還沒有看到任何明證，表示着在藝術界工作者有真實的創造精神。小說的技藝幾乎完全取諸西歐，或蘇俄，那兒沒有創造的精神。在其餘的作家中，我也找不出那些似乎有創造精神或可以有創造精神的人，當然那些作家有智慧，有才能，但是他們沒有大無畏的，激烈的，同情的，義憤不平的精神，這種精神，可以使他們定要說出真理來，雖然是死。

講到旁的藝術，也是同樣的不幸。年青的中國藝術家大半在國外訓練過，已經產生了許多極精緻的和炫耀的作品，但是精緻和炫耀是藝術的最大敵人，它使人對於真實盲目。中國畫家摹倣法國某某的畫派，或摹倣某某特別畫家的風格，但是沒



有一個西方的畫家能够指示給中國，好像它應當指示的。中國的偉大藝術必須從中國自己的血和骨中產生出來。

講到科學方面也是如此。中國現今對於研究的科學家有富足的儲藏；在醫學上，歷史上，經濟學上，考古學上，還有各種旁的科目上，對於好問的，有好奇心的，有想像力的人，都貢獻着特殊的機會。但是一個真實的科學家必須有創造的想像力，他必須把死的，分類的材料細細考察，什麼是它的含義，什麼是它的提示，那末從這些材料上他可以從新建造或創造出真實的或可能的真理來。

至於在各項職業上，好如教書方面，也是如此。在許多教員中，那邊也缺少創造的精神，在接近學生的時候，在吸收和採用材料的時候，都是如此。他們缺少這種認識，就是計劃，方法，甚至材料，都是僅可用作工具，當必須改革的時候，是一定要改革的。這樣一件一件追究下去，是很發光陰的。總之我們不得不有這樣的結論，就是現今中國最嚴重的缺點是缺少創造的精神。假如要進步的話，它人民必須抱着這種精神去工作，無論在那項國家的或個人的生活上。

因為這種創造的精神，中國人現在雖是缺少，然而不是完全能有的。在過去的時代中，沒有一種民族比了中國人更能創造。一個人常常可以聽到，每件東西是最先發現於中國。它的古代藝術是沒有正敵的；它的文學，它的哲學，在古代已經是這樣的高超，活動，照耀着創造的天才。——但是現代却沒有了。那末，我們要問為甚麼。在現今的中國，再沒有更多的創造天才呢？

這回答是多方面的，並且像其餘的回答一樣，是依靠着這答復者的意向和觀點而定的。現代的中國青年，社會學者，經濟學者，醫生，商人，或別種職業的人，各人會給出各種不同的解釋和回復。當然在他們的理由中存着真理，因為沒有人類的情狀是異常的簡單，並且這樣複雜的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是不用任何單獨的理由去解釋的。

但是對於抑制創造衝動的這一層，我們很可以看出適當的理由來。舊時哲學上的，教育上的形式主義，底勢力，還存留在現今中國人的意識中。在舊時，一個人只要把他的作品或人品依照着一個固定的標準做去，而他的報酬是決乎可以獲得，假如他聽到人們講：「他是已經像古時的某人人了。」所以到了現時，仍然有一種「和人不同」的恐懼心，任何創作力，任何

個性本來是中國青年的救星，他們却化了許多的苦功去克制，假如他們以為這種力量要使他們離開同類的話，這種恐懼心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在舊時教員和父母都熱心地把青年途進一種固定的，大家熟悉的模型中。第二，因為經濟的機構迫迫着兒子，媳婦，孫子，都依靠他們的長輩，普通一直要等到少年時期的反抗性和個性減退了以後，那時個人的惟一保護者是他的家屬，離開了家屬他就不能獨立。

無論那種解釋都可以貢獻，並且這是很明顯的，把以上所說的各種理由和他種附加的理由聯合起來，對於新中國創造精神的遏止總可以供給出適當的根據來。

所謂他種附加的理由，譬如年青的中國已經被捲入政治的紛亂和革命的騷動，並且那邊還有人相信這幾百年來根深蒂固的佛教勢力，否定了個人的生活價值或個人的努力奮鬥，以致使人們的意志消極，冷淡，這樣就消滅了創造的毅力。

到底以上的一段話是否正確，那是難說，但這是正確的，中國人幾乎有一致的傾向，要從生活的活動中愈早，愈妙地，退將出來，去找尋快樂，喫，交友，鑒賞自然和文藝。通常中國人智慧的成熟時期是二十歲至四十五歲。他達到他的成熟時期早，所以他個性的衝動力也消失得早，在四十五歲以後，這一時期大半的西洋人在智力上精神上正達到了他們最富足的發達時期，而中國人已經老了。他們有種種的熱忱，但是這些熱忱消滅得很快。他們容易墮入一種夢景，在內中他們的日子過得很樂，在內中他們享受春天的桃花，夏天的蓮花，秋天的菊花，冬天的蒼竹上的輕雪。那邊還沒有一件東西，這聰明的人以為是值得為之而生活的，並且也值得為之而受苦的。

所以一種實在的意義，必需的意義，生活價值的意義，務必回復到中國人精神之內，在那種精神能夠開始創造以前。這些意義所以能夠回復的緣故，或是由於愛國心，或是由於民族主義，或是由於新信仰，或是由於其它。但是它一定要能夠迫使中國青年去犧牲，因為直等到他們找出這東西有價值去犧牲他們自己，去犧牲他們平安，去犧牲他們舒服，那時他們的精神才會從過去的灰燼裏升將起來，一直趨向未來。

這問題現在所留存的是：我們是否有理由去想，這創造的天才將從中國人那裏發生？我相信這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現在的中國人是舊時中國人的後代，而舊時的中國人有特殊的創造天才。現在的中國人體格強壯，知識發達，他們的確不是在衰落。在現今的中國，最先激發起創造精神的普遍現象，是好奇心的發動。這種好奇心的表示，是渴求新智識。中國的人民開始對於任何東西起了疑問，所以在好奇心和探求心中，創造精神又甦醒了，這種精神甦醒了，中國開始認識了它真正的自己，並且從它自己的生命中新創造出真的本國的藝術來。

劇場藝術講座（譯論）

田禽譯述 在印刷中

誰的錢（獨幕劇集）

徐春霖譯 不日出版

戲劇筆談

劉念渠著 不日出版

李冰爐主編  
 狼烟戲劇叢書

狼烟出版社印行

## 戲劇演出教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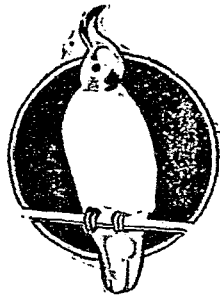
熊佛西

中國的新興戲劇運動自發生以來，無須否認，是不斷的受着西洋戲劇理論的影響，雖說其興起也另有它

理論，準乎此，則西洋的戲劇理論尤其是技術的介紹，還不失為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個別的社會背景。近年來，基於若干同志的努力，我們的戲劇已逐漸的擺脫了西洋的影響，而走入自主的建設之途。這當然是一個值得慶幸的現象。不過在事實的表彭上，所成就的一切却很貧弱，這也是我們不該諱言的事。因而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覺得理論的研究與實踐的活動，仍是十分需要的工作。因為這兩者本就有互相因果的關係：理論可以指導實踐，反之實踐也可以產生

田鶯先生的戲劇學識與經驗，是十分豐富的，他不但研究戲劇理論多年，而且在保定府領導戲劇運動的成績更令人欽佩。現在由他來譯述 M. Smith 的這本 "The Book of Play Production"，我認為是再適當不過的事。這本書的印行，我更相信，對中國新興戲劇運動的將來，是一個很重要的參攷，尤其對於學生戲劇運動，是一個具體有力的指南。



## 誰的錢

美國 迪克森 合著  
希克森 徐春霖 改編

人物

杜博珪

杜妻——淑貞

賊

地點

上海

佈景

杜家的起坐間。台後一門通過道。右窗戶；左壁爐。壁爐旁，一大桌，桌後一沙發。桌上置電話機一具。外有桌椅數件。牆之下部裝有板壁。

幕啓，台空。少頃，杜博珪上，蹣手蹣足走至台中。稍立，昂首望天花板，若注聽樓上聲音者。隨退至後門口，向過道探視，注聽。放心後，脫下衣帽，走至後牆右方，溜下一塊板壁，壁後露一保險箱，乃開始轉動箱柄。

杜

三次向左三十度；四次向右四十五度；再兩次向左十五度……（漫聲讀完，然後轉動箱柄，用力一拉。箱蓋安然不動。）它媽的（再來，更放心。）三次向左三十度；四次向右四十……

淑貞自後上，手持一大紙盒，見博珪，一驚，然後看清楚他。

淑

（怒形於色）博珪！

杜

（從保險箱旁一躍而過）淑貞！

淑

（嚴厲地望着他）你在這幹什麼？

杜

哦……哦……我在練習練習保險箱。

淑

甯麻煩了吧！自從我上回捉住你之後，我已經把開法給

改了。

杜 哦，給改了！

淑 對了！要臉不要臉！自己偷自己的保險箱……

杜 那總比偷人家的好一點吧！（靈怒地）並且，你要是給我錢化，我也不必幹這種……不高尚的事！

淑 （把紙盒放在桌上）博珪！你要還債，你知道不知道還有別的方法弄錢？

杜 （熱烈地）什麼方法？

淑 出去找個事做做！

杜 （失望而怒）阿貞！你哪兒學來的這一套？

淑 有許多人做事不也一樣的樂嗎？

杜 唉！有的人做事樂，有的人不做事才樂哩！何況，我幹嗎要做事呢？我有我的進項！自從跟你結了婚，我的錢就給你弄去了！

淑 對了！那總比給你那班賭友弄去好一點吧？

杜 好吧！就算是我的錯！我要承認自己不會花錢，把錢都交給你！（不高興地）但是我絕沒想到你會把人當小孩子看！（誠懇地）我也不過祇要一百塊錢呀！阿貞！並且

我馬上就得要！

淑 馬上就得要！得了吧！你已經說了一個禮拜了。好吧，博珪，祇要你肯我幹什麼用，我馬上就給你。

杜 早告你了，是還一筆債呀！

淑 （怒聲地）還賭博債！

杜 不，不是賭博債！

淑 還說不是！

杜 唉，你聽我說，阿貞！

淑 不許再叫什麼阿真阿假的！

杜 那末，淑貞……（電話鈴響。杜恐懼地望了望話機，）天哪！

淑 （看杜站着不動）怎麼啦？聽電話呀！

杜 阿貞！你聽聽吧！

淑 博珪！聽電話！

杜 你聽我說，親愛的……

淑 （嚴厲地）聽電話！博珪！你是一家之主啊！

杜 （痛苦地）噢！別逗了吧，淑貞！（憤然拿起電話聽筒，大聲嘶叫。）喂……什麼？是不是平安里？不是的！這兒是吵！

架裏對了！打錯了號頭了！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什麼平安不安！安我結了婚三年了，就不懂什麼叫做平安！（把電筒一照，顯出不耐煩的樣子。）它媽的總是打錯了號頭了！（淑貞已經把紙盒打開，從裏面拿出一頂珍珠冠和其它極美麗的首飾。杜博濤看見，眼睛一轉。）喂！你把永安公司全部買來啦？

淑 別傻了！這些個全是玻璃的，你不知道賑災游藝會演戲，我要去楊貴妃嗎？

杜 楊貴妃！哼！那他們一定給排錯了角兒。你應該去武則天哩！

淑 （不睬他，把紙盒拿到保險箱邊。）我還是把它擱這個裏頭，要不然，叫用人們看見，又要莫名其妙了。

杜 （從他肩上看過去。）什麼？向左三十五度？

淑 （怒視杜。）博濤！給我滾開！

杜 好吧！它媽的我自己的保險箱，自己該知道怎麼開呀！

淑 這是咱們大夥兒的！

杜 不是你的，是我的！（看淑貞把首飾放進去。）喂！你裏頭擱不少錢嗎？（淑貞崩地一聲把箱蓋推上。）阿貞，怎

麼就給關上啦？我的一百塊錢還沒拿出來哩！

淑 你甭想的一百塊錢了吧！我告訴你多少回我不再給你還賭博債嗎？

杜 不過，不是賭博呀！

淑 那末是什麼呢？

杜 （電話鈴又響，杜驚惶失措。）喂！（假裝着高興的語調。）哦！是老張！我正在等着你打電話過來哩！（面露極痛苦的表情。）什麼？（聽了一會兒，不用說，是聽了些不中聽的話，接着發聲嘶喊。）喂！等一會兒！別那麼着急呀！當然啦！我知道我答應今兒下午給你的。不過，我沒法上總會來！不是的是……（對淑貞很不自在地望了望。）是我老婆病了！對了！不，沒什麼，不過我可抽不開身不能把她一個人扔家裏。（重重地點了幾下頭。）沒錯兒！沒錯兒！一百塊錢就在兜兒裏！當然啦！你還信不過我嗎，老朋友！我哪回沒還牌賬來着？（銳視淑貞一眼，知道自己說漏了，很張惶。）什麼？一準的！明兒一早起就上總會來找你。準來！那末咱們早點兒吧！就說今晚吧！九點好，九點吧！當然！一準來！我能不能起的那麼早？那倒很難說。

我就沒起過早。好吧，老婆，帶着急了！一百塊錢這會兒就在兜兒裏。對了，對了，回見！（把聽筒放下，很徬促地望着淑貞。）

淑貞）  
淑貞！你要錢不是這賭博債，啊！博莊！你怎麼好意思老那麼撒謊？

杜淑貞，這回我告你實話吧……

淑貞）對！已經給戳穿了嗎！這就像個做丈夫的！

杜我……我備（音力一丫）禮拜前輸給老婆一百塊錢。淑貞，你剛聽見我在電話上怎麼說的。我明天一定得給他。

淑貞（堅決地）那你可別想開我要！

杜不過……淑貞，不過我告老婆錢已經在兜兒裏。我明兒要是不帶去給他，那他該怎麼說呢？

淑貞）他要說你沒信用——那一點兒也沒錯兒！

杜得了吧，淑貞，別開玩笑！這不是鬧着玩兒的。糟糕！我已經推托了一個禮拜了。老婆這會兒急的像熱鍋上爬蟻蟻似的。

淑貞）你幹嗎不問你那班賭友去借一百塊錢呢？

杜誰肯借一百塊錢給我！誰都知道你每禮拜發二十五塊錢給我零花。（懇求地）真哪！給我一百塊錢吧！以後再不打牌了！

淑貞）再不打牌了！你告我多少回不打牌了！

杜（不顧一切地）這回我賭咒……

淑貞）得了罷！得了罷！別想我給你一個錫子，甯願煩了博莊！我今兒既然有點兒不痛快。

杜不痛快？

淑貞）對！你不是說你老媽病了嗎？

杜噢，淑貞，別逗了，好吧？（懇求地）你聽着，親愛的……

淑貞（向後門走去）誰愛聽你那一套！

杜（不顧一切地）你也得顧我一點面子呀！我的朋友們該怎麼說呢？我完全全答應了他了呀！

淑貞（嘲弄地）你的朋友！

杜（一轉念，異常恐懼。）老婆該怎麼說呢！天哪！我再也沒臉去總會去了！

淑貞（在門口）那倒是求之不得的哩！（下）

杜（淑貞既下，咬牙切齒地）它媽，幹了！沉悶地走來走



去。一定得想法兒弄到手！視線又回到保險箱上去。一步跨過去，再扭柄柄。三次向左三十五度；四次向右四十度；再兩次向左十五度……（向外一拉，依然不動。）它媽的（電話鈴又響，杜一蹙，抑鬱地望了望話機，怒聲地）喂！（聲音裏充滿了焦燥。）哦，老斐！什麼？什麼？今兒晚上會裏又有大牌，你馬上就要不過……不過，老斐，我告你我老婆病了，我不能上會裏來呀！（恐怖的聲音）什麼？你上這兒來？什麼時候？馬上就來？天哪！你可來不得！喂！喂！（亂打電話機。）喂！電話局，喂，怎麼斷了線？喂！喂！（聲音發抖。）是大同總會嗎？我……我要找斐先生聽電話。勞駕再叫他來聽對了，快點兒！快點兒！（不耐煩地等着。）喂！什麼？（面露恐怖之色）什麼？你……你說斐先生剛出去？（連喘帶噎地）他說……他說上哪兒來着沒有？哦，我就是杜先生。他……他上我這兒來啦！我……我知道了，勞駕。（把聽筒放話機上。）哦，天哪！（在台上走來走去，亂抓頭髮。）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忽然站住，兩眼釘着保險箱，臉上現出最大決心。）

杜 賊

喂！你倒正是我要找的人哩！（面覆地毯上）什麼？

總而言之。無論如何得把那玩兒弄開！杜匆匆自後門下。杜甫出，右邊窗戶豁然而開。一面目粗魯之人，頭戴鴨舌帽，帽沿覆眼，向內窺探，隨登窗一躍而入。賊衣服襤褸，攜一大布袋，見牆後保險箱外露一驚。正欲向箱邊走去，忽然站住，向後門張望，急趨出。向過道窺探。然後急急走至左邊沙發後藏躲。杜手持斧及鑿上，因心有所注，未注意窗戶。面露最大決心，走至保險箱前，置鑿其上，舉斧一擊。斧不中，擊手。痛擲斧鑿亂跳。急伸指口中吮吸。忽一抬頭，見戶啓，面現驚惶之色，目瞪口呆，已忘指痛，面示莫名其妙之色。走至窗前，探頭外視。賊見狀，乃取出一鐵錘，躡躡行至杜後。杜一轉身，見賊舉錘欲擊，急閃開，與賊扭打。二人翻滾地上。旋杜按賊於地，舉斧向賊頭一擊。不中，斧擊地板。賊掙起，由衣袋取出手槍，賊未及瞄準，杜伸手奪之。又經一度肉搏，杜卒得手槍，勝利坐賊身上，頻頻喘息。杜忽得一良計，喜形於色。

杜 (持手槍一躍而起) 起來! (賊踉蹌站起。杜走至後門，

向過道中急急張望，然後回至賊前。) 我問你保險箱的

開法不知道，你能不能把它撬開?

賊 (很不高興地) 喂! 你侮辱我嗎?

杜 對了! 你吃的哪行飯啊! 好極了! 好極了! (然後舉槍向賊

威嚇) 好! 你要不要我送你上警察局去?

賊 勞您駕了! 可憐可憐我吧! 我家裏還有老母親。做賊這碗

飯，就是不被案，也就不易吃的了。

杜 別駭怕! 我決不把你白白地送給警察局，可是有一件事，

我得要你做一做! (指着保險箱) 瞧見那個保險箱了

沒有?

賊 怎麼沒瞧見! 我眼睛又沒瞎!

杜 (震驚後) 那末好! 我要你把它撬開，拿一百塊錢出來

給我! 完了就——就放你走!

賊 什麼! 你跟我開玩笑嗎?

杜 (不耐煩地) 誰跟你開玩笑! 我比誰都認真!

賊 (如墮五里霧中) 這……這是什麼意思?

杜 (厲聲地) 你甭管! 你還是給我吧! 保險箱撬開，拿一百

塊錢出來給我! 你還是要我打電話叫巡警?

賊 好吧，好吧。(急急檢起袋布) 我就給開! 我就給開!

走到保險箱旁，把布袋向地上一慣。杜癱瘓地一驚。

杜 別那麼大聲兒! 叫我老婆聽見了。

急走至後門，向過道探視。

賊 (對杜做鬼臉) 哦! 我明白了! 我也娶過老婆的。

杜 (轉身不耐煩地對賊) 甭言語，好不好! 快點兒給開!

賊 得! 您安甯點兒!

杜 賊開始開箱; 杜急燥地望着。

你開……開的開嗎?

賊 (蔑視地) 這麼個洋鐵皮兒箱子嗎? 我拿根牙籤兒也

給開啦!

杜 對了! 我早知道這麼個小玩藝兒沒什麼用! 這是她買的。

(大驚) 好傢伙! 什麼! (走到門口，向過道望了，然後放

心，走至賊前。) 沒什麼! 我以為是我老婆。

賊 哈! 她把您管教的真好，先生!

杜 (厲聲地) 得甭管我的家事! 快把保險箱給撬開!

賊 好吧! 靜一點兒吧，您一會兒就得。

賊舉起傢伙一敲，保險箱轟然作聲。

杜

（慌張地亂走）喂！喂！別那麼大聲兒！（一脚踏在釘錘上，一交跌在桌子邊。正掙扎欲起時，樓上發出一聲沉重的呻吟聲。賊亦一驚站起。

賊  
這是什麼？

杜

（驚異地注視一會，面上忽露喜色。）是我老婆！在洗澡哩！

賊又走至箱邊，舉錘一擊，伸手拉開。

賊

得了！（箱門開處，贗品首飾全露。）好傢伙，這麼些個！

杜

啐（音く）全是假的假充楊貴妃的首飾，給拿一百塊錢快點兒！

賊

那末她該有真的了！喂！你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

杜

楊貴妃嗎？早死了。那末她的子孫呢？

賊

喂！給拿一百塊錢，好吧？甯願煩了！

杜

（用手摩娑）好傢伙，全是一百塊一張的（警告地）對了！祇要拿一張！

賊

好！先生祇拿一張。（面上忽露貪色，向後門邊一望，低聲驚呼）這是什麼？

杜

（大驚）哪兒啦？（急趨至過道探望。賊乃乘間將鈔票全數取出，塞諸袋中，僅留一張在外。然後一推保險箱門，蹣跚闖上。杜怒轉向賊）喂！什麼玩藝兒！什麼人也沒有！

賊

（抱歉似地笑）我彷彿聽見有人來了。（把鈔票遞給他）這兒是您的——一百塊錢，先生！

杜

謝謝你，好極了！（裝入袋中，以手輕拍之，用極得意的眼光望着賊）你今兒晚來的真好！

賊

哦！沒什麼！這點小事還不易如反掌！

杜

對了，先生，要不是你來，我可簡直沒法兒辦！為表示我的謝意……（拿起一個酒瓶）喝點兒酒吧！

賊

（舉手表示拒絕）謝謝，工作時間，概不喝酒。對了，一點也不錯。工作時間，不能喝酒。要不然準輸錢。

賊

（倒一杯，一飲而盡，把瓶放下。）好！你現在可以走了。你不致於想見了我的太太吧？

賊

那不必，先生。（對杜天真地笑）你能把我的傢伙給我嗎？

杜 手槍嗎？我想還是我留着吧！

賊 你還是給我的好。你知道私藏軍火犯法的嗎？

杜 哈哈！難道你還有執照？

賊 當然有的！從我們公會會長那兒領來的。

杜 （感覺好笑）你真的有那末好吧，給你。

賊 把槍遞給賊。

賊 謝謝，你還忘了點什麼了吧？

杜 忘了點什麼？

賊 對了！剛才我給你的那一百塊錢！（舉手槍對準杜之腹部）拿來，小子！

杜 （責備地）那不是太不講道理了嗎？那不是太不講道理了嗎？

賊 哼！我幹的就是不講道理的行業！剛才你拿手槍對着我，這會兒就想我放過你啦？

杜 （指着手槍）我告你！你可別以為我怕那麼個小玩藝兒！

賊 你剛才怎麼怕的？

杜 剛才裝了子彈了。

賊 （把手槍從杜的腹部縮回，舉起看看）啊？

杜 你太注意我的保險箱了！就沒看見我把子彈取下來了。

賊 （把手槍裝進衣袋）好吧，你這小子倒挺滑頭的，啊？

杜 （神氣地）你想唬弄我？那你還得多活幾年！

賊 （狡滑地）你也得讓你太太多管教幾年。哈哈，（舉起手臂，看看表）好還有幾處得去走了，不能叫人家久等。

杜 （走近窗口）回見！

賊 回見！得空常來走走，我還許要你幫忙哩！

杜 一準來，先生！您甭着急！

賊 賊爬出。走遠後，杜趨至窗前呼喚。喂！傻瓜！你再瞧瞧手槍看！子彈還在裏頭哩！（把窗戶關起，不禁啞然失笑。然後走走至台中。臉上忽現憂色。站了一會，好像深思下一步的辦法。結果，匆匆走至過道，取出繩子，然後坐椅上。由衣袋中掏出一條手卷，塞住自己的嘴，再用麻繩繫緊把自己捆在椅上。然後亂蹬地板，含着手卷，大聲亂嚷）淑貞！淑貞！

稍頃，淑貞着睡衣匆匆上。見杜，不禁失聲喊出，急急走至杜前。

淑 天哪！博珪怎麼回事兒（爲杜解縛）

杜 （假裝着緊張）哦，淑！剛才來了個賊！

淑 來了個賊！

杜 對了他……他拿手槍對着我，不許嚷嚷，把我綁起來，就

來偷保險箱。

淑 （急至保險箱前）哦，天哪！偷保險箱！

杜 （淑正開箱時）不過……不過他祇偷了一張鈔票，親

愛的是……是我蹬脚把他嚇跑了的。

淑 （向箱裏看看）祇拿一張嗎？

杜 （很快地）對了你來不及多拿了！

淑 （不耐煩地向杜瞥了一眼）他都給拿去了。

杜 （跳了起來）什麼？

淑 （再向箱裏看看）一張也沒有啦！

杜 （袋裏地）天哪！那個賊一定是個滑頭！（憤然對淑）

我怎麼沒看見他拿呢？淑！我真的沒看見……一共

裏頭有多少？

淑 差不多有一百張……

杜 （恐怖地）一百張那末一萬塊錢！天哪！那我可得去找

事兒做了（一下跌在椅子裏）

淑 （心反放下）謝天謝地！他倒沒把那些首飾拿去。還是

費了好些事定做的……（又最後向保險箱裏看了一眼）我的

些個契據也都還在……（把保險箱關起，急

走至左邊桌子旁，抽開一個抽屜，心爲之大定。

把抽屜關上，向杜）他還拿了什麼別的了沒有？

杜 （又一跳而起）拿了什麼別的還嫌不夠是不是？（憤

然走來走去）好！淑！我真丟了錢你彷彿漠不關心！

淑 我是不關心。真好玩兒，你知道……

杜 （驚異地對她望了一望）好玩兒？

淑 對了！告訴你吧，博珪！那些都是些個假鈔票，預備賑災游

藝會演戲用的。

杜 （莫名其妙）什麼？

淑 誰騙你，你在家的時候，誰還放心把真票兒摺保險箱裏！

杜 淑！裏頭壓根兒就沒有真票兒嗎？

淑 一張也沒有（杜嚕嚕不能成聲）怎麼着啦，博珪！你不

舒服嗎？

杜 （又跌入椅內）我是不舒服。

淑 (不耐煩) 什麼賊來了一下,就把你嚇的這個樣子!他  
也沒拿去什麼呀!

杜 說的是呀!我……我……

淑 他偷了你的什麼了沒有?

杜 偷我的什麼!別取笑人了吧!

淑 那末他拿的不過是些個假鈔票。(笑) 哈,倒開他一個  
大玩笑哩!

杜 哦,對了!是開賊的一個大玩笑。哈哈……

淑 他要是知道上了當,該怎麼着吧?

杜 那他一定很難受吧!我不知道他該怎麼辦!

淑 如果他有點小聰明,那他一定分開在各處給換了。

杜 啊,什麼換的掉嗎?

淑 也許換的掉。那些個票子也就跟真的差不多。

杜 (忽然站起) 貞!你等一會兒,我上門口兒那個小藥舖  
兒走一趟去。

淑 幹嗎呀?

杜 我去換張票子。一張……一張一百塊的。

淑 (吃一驚) 博珪!你哪兒來的一百塊的票子?

杜 是……是我省下來的。

淑 你還會省錢!告我怎麼來的!

杜 (忽然計上心來) 貞!你猜的着嗎?

淑 (亦驚亦喜) 博珪!不是……

杜 對了!親愛的是留着給你過生日的。

淑 (雙手置杜肩上,吻他) 哦,好孩子!(伴噴地) 博珪!你  
也不應該留一張整的呀!

杜 是呀,親愛的!(取出鈔票) 所以我要馬上拿去換一換。

淑 博珪!

杜 (把票子塞入衣袋,匆匆忙忙拿起大衣和帽子) 我馬  
上就來!有誰找,告他等一會兒!

淑 哦,好吧!

杜 杜急走至門前,忽又站住,轉身對淑。

淑 哦,阿貞!你知道,那個賊使用假鈔票給逮住了,該坐幾年  
牢?

淑 唔——那倒不知道……總得十幾二十年吧!

杜 (黯然把衣帽擲椅上) 十幾二十年?

淑 那末你想他該坐幾年呢?

杜 唔——要說六個月，那還可以冒一冒險。

淑 六個月？我的好孩子！使用偽幣祇判六個月徒刑嗎？（看

着杜）不安地走來走去。）你不說是上藥舖子換錢去嗎？

杜 （不高興）不，我不去了。

淑 （不耐煩地看他一眼）那末我要換衣服去了。

走到左邊的桌子旁，開了抽屜，拿出一個大錢包。杜驚異地望着。

杜 喂！你那個錢包兒就一直就擱在那個裏頭嗎？我怎麼……

我說那個賊怎麼……

淑 （微笑）對了！所幸他沒開這個。

杜 裏頭有……有許多錢嗎？

淑 有好幾百塊。

杜 （大驚）好傢伙！……

走來走去，腦袋亂搖。

淑 （向後門走去）我今兒下午出去，特意把它藏起來。我知道你絕不會上那個裏頭找我的。你這個傻瓜！

杜 （憤然走來走去）好吧！就算傻吧！（淑下。剛走出門，杜忽站住。眼睛一轉，又得妙計。忽趨至門前，叫住淑貞。）哦，

淑貞等一會兒！

淑 （回來）幹什麼？

杜 （從衣袋裏掏出鈔票）嚶，淑貞！我……我這張票子擱兜兒裏總不大舒服。所以我……一定得把它換了。嚶，我也不願上那個藥舖子換去……大夥兒都是熟人，我說，我不願讓他們換這麼一張大票子，不是嗎？（高興地）

所以，我剛才想啊，親愛的你錢包兒裏頭既然有那麼些錢，你幹嗎不換給我呢？

淑 我……

杜 （疑慮地望着她）對啦！你可以換給我，不是嗎？哈哈！

淑 （略停）當然可以的那末，我換給你吧，博珪！我瞧……

杜 （勝利地，但表面上裝着若無其事）你換給我嗎，淑貞？哈！那好極啦！

淑 淑打開錢包，取出一捲鈔票，數了一數。杜躡來躡去，望着她，眼睛閃爍有光。

淑 好，我換給你，親愛的，有的是哩！把你的票子給我！

杜 （把票子遞給她，天真地笑了）你拿去，親愛的！

淑 （把一捲票子遞給杜）這是一百塊……（杜正伸手

接時，淑又把手縮回，懷疑地望他一望。）你可不能把這  
個拿去給老斐啊！

杜（誠懇地）當然不，親愛的，絕對不！

淑 你答應我嗎？

杜 對哪！我哪天撒過謊來着？

淑（把鈔票遞給他）那末好吧，拿去！

杜 謝謝你，淑，謝謝你（很高興地數着鈔票）阿彌陀佛！

你真做了一件好事！

淑（親熱地望他一眼）博珪！你既然還沒忘了我的生日，

……這回我也給你錢把老斐的賬還了吧！

杜（高興地，一轉身望着她）哦！真的嗎，淑？

淑 真的（把他原來的票子還他）你還把你的一百塊的

票子留着吧！

杜（接過票子，又很失望）不過親愛的，也……也給我零

的不好嗎？（把票子遞還她）因為，我想啊，老斐也不肯

要（這麼）一張大票子。

淑（又數了一疊鈔票給他）好吧，拿去吧！

杜（很高興地接着）謝謝你，淑，謝謝你！

淑（把錢包蓋上）不過，博珪！你可不能再把它拿去給老  
啦！

杜 哦，絕不會的！弄幾個錢也很不易的！

淑 記着！你答應我的，以後不再打牌了！

杜（舉起左手）再也不打了！

淑（高興地）那才是好孩子！（溫存地吻他）你真有心

眼兒，還記得我的生日！

杜（搖搖頭）可不嗎！（淑向杜愉快地笑了一笑，自後門

走出，淑既下，杜把錢塞入袋中，高興地走來走去，吹着唢

哨。電話又響，杜爲之一驚，走過去拿起聽筒）喂誰呀？

我以爲你上我這兒來了哩！什麼？你想了想又不來了？那

末你幹嗎要……哦，沒什麼！沒什麼！沒關係！那末明天見

吧！什麼？三缺一，三缺一！我不來？我來馬上就來！馬上就

來！

把聽筒放下，拿起衣箱，匆匆下。

幕



## 抄詩

### 狼 煙

蒲勒哥

會看不到一面行列的旗，  
便失去了我們的

吉林遼寧黑龍江，

那是一個靜靜的晚上；

從此每一個黃昏裏，

長掛着血紅的太陽，

——太陽，

它燒焦了中國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地方。

讓它橫跨過熱河的森林，

我們曾沒有注意過百靈廟；

有千萬成羣的牛羊，

順着牧笛響處在草原上；

有打聽得怪熟的

那地中無量的寶藏；

黃河背着的南部，

年年生着吃不盡的大麥高粱；

除了治病的甘草大黃，

還更有爲人類消災的

哲斯人塑成的佛像。

然而今天它舉起了烽火千丈，

燒得比太陽更亮。

自古來沒有第二個褒姒，

再不會有買笑的幽王，

當不會叫諸侯的兵馬失望，

但聽慣了胡笳，更幾聲槍響，

邊塞上的馬嘶正雄壯，然而

光芒萬丈的，還得算那中原鎧甲的輝光；

聖朝決不接受那和親的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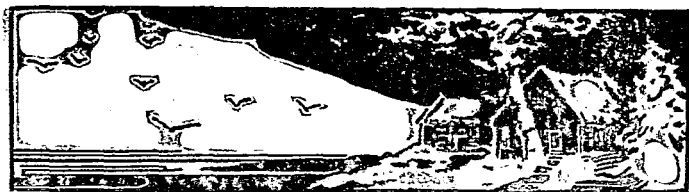
「土匪得大家來防，」

於是牧羣的糞土，

再給燃起狼烟，

太陽又燒紅了陰山頂，

煮沸了河套流水的混黃。



## 寒鴉吟

溫丁一

我明白你已飛過萬水千山，  
旅途裏沒有歡愉只有慨嘆！  
你有翅的流民！你有翅的流民！  
淋過半夜的冷雨——溼透着毛衣，  
漫天的巨風給你望路的眼睛昏迷。  
你飛呀飛，爲生存你想找一片乾淨土地，  
在苦難裏將不惜到地的邊緣天的盡頭！

北中國幾年前可不是樂土——  
黃河快馬般奔下龍門，  
戈壁的風捲立着黃沙，  
更有長白山的積雪，  
有黑龍江的浪花。  
這些這些是多麼瑰麗？多麼偉大？  
宇宙間的畫師，  
將不能將他們描寫。  
大豆多甘肥！  
燕麥高粱多麼的清香！  
處處是鳥兒的天國——你安樂的家鄉！

（今天你再不敢息足了）還有  
古北平城有曠世的巨宮，  
夕陽裏排列着  
萬點金輝的琉璃瓦；  
牠年年會做過你南來的行驛，  
今天正喘息着太陽旗下！

今秋北地並不早寒，  
來得這麼早，這麼早？  
當是胡騎的砲聲，  
把你的好夢震顛，  
橫空的彈雨  
給毀掉你的家園！  
這慘劇多少人同樣的憤恨噬怨，  
毀滅了數不清的村莊，  
青草明春將在瓦礫堆上爬滿！

我明白你已飛過萬水千山，  
旅途裏沒有歡愉只有慨嘆！  
也許你心頭還嚮往於昭陽的日影，  
但我却更唸起失去的河山！



## 獻給邊塞上的將士

柳子

青塚是中國歷史的遺蹟，

一個美人和緩了成羣胡騎的南下，

今天的狄人可不這麼傻，

他什麼都不愛，

他單愛「支那人」幾千年的遺產，

——錦繡的天下。

也許他們心裏早沒有飛將的影子，

「平沙列萬幕」被驅策着的兄弟們佈滿

了陰山前的原野；

這裏頭有甘做奴才的×奸，

也有被脅迫的莊稼漢，

更有佩着恥辱符號的民族英雄，

他們靜待着機會，

再把狄人的鎗彈轉向狄人開放。

終於守土的將軍們與兵民大衆起來了，

狄人大砲在他們眼裏是腐朽的桿棒，

飛機的印象也不過是幾隻烏鴉；

他們每個都預備了全身的熱血，

爲了中國。

他們不惜把生命的液體在邊塞草原上迸

灑，

於是省主席立下了遺囑。

一個老木匠連手榴彈也放在土砲裏攪射。

不但在陶林興和同紅格爾圖替野心家養

一盆冷水，

當風雪的早晨，

更把××廟攻下；

那地方是狄人好徒久聚的巢穴，

那兒有數不清的殺人的鎗彈，

又有難吃盡的麵粉千車；

進廚時一個××人大胆說聲：「這是租界，」

一個巴宰早把他打了滾開，

這光榮的戰蹟，

不單歸功於我們的將軍×長勝×蘭峯，  
還應當致敬我們許多死去的無名英雄。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牽上的壯士也不呆，

把鎗向天上放，

他們不忍叫衛國的兄弟受他們的鎗彈，

他們預備回整一下狄人，

中國人誰也不受利用，

不久×北的草原上，反正了×憲章×玉山，

爲了反對時，

一個小兵，

把他額上的血，

加強了他們祖國的熱念，

不久×子修又樹起了義旗在南壕壟。

這些可歌的壯舉，

已使狄人的凶饑震顫，

但這不過是中華民族解放的第一次浪潮。

我們舉手等待着未來，

這浪潮馬上會瀰漫於那些失去的土上。

## 星 光

沙小奇

每晚上有一千隻眼睛，

到今朝沒有一顆星，

燦爛世界的光輝消失了，

同着那幻滅的太陽。

心神有一千隻眼睛，

到今朝沒有一顆星，

整個的生命的光輝消失了，

當心神的愛幻滅的時辰。

威廉波的頓

## 小 頃

你爲何歌頌着青春與墮落？  
珍貴的詩篇，打心頭上，腦子裏  
泛起來，却又消散了？  
美麗的詩呵！讓我盡情地寫吧！

告訴我，春天的園亭里，

我怎麼去採一束花，

一枝桃，一片青春呢？

南風怎又激起了它的歌聲，

就是他，彈琴的歌人，「六月」嗎？

沒人回答，其實誰也不知道！

風和花飛送着來又飛送着去了，

消滅，便拘束了偉大的自然，

也拘束了詩人的一顆心。

——亨利斯丹特

## 樹

我想，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  
一首詩像一株樹那樣的可愛。

這顆樹她飢餓的嘴被壓住了，  
緊靠在地上芬芳的花朵胸前。

這株樹整天的望着蒼天，舉起她  
多槩形的雙手，祈禱着上帝。

她生長在那仲夏月之間，有一隻  
鷓鴣的巢顯露在她的頭髮裏。

潔白的雪橫佈在她的胸前，  
她活生生地給雨水養育着。

我瘋狂般地寫成了無數的詩篇

上帝却僅僅造成這麼一顆樹。

——約斯肯美

### 我底心在跳

我底心在跳了，

當我看見一條虹霓橫上天空，

我底心在跳，我底生命開始了，

我底心在跳，我現在成人了，

我底心仍舊在跳，將來我衰老或是死亡了，

這時的孩子就是未來的人們的父親呢！

我希望，我將來的日子，

一切都由造物一天天地給我排定。

——高爾斯華綏

### 悼詩

呵，我的友人

這兒沒有一隻夜鶯，

也沒有一隻天靈，

你竟可聽得清楚了吧！

從遊暮到黃昏，有人

輕輕地敲着你的窗，

還一聲聲親切地喚你，

唉，你難道一點也沒有聽着嗎？

我的友人，我的友人。

——克萊塞

### 轉變

薄暮中顯現出一隻黑影，

這是一顆小星約約，

浮雲外拉去了一片沉靜，

是一隻靈鵲掠過天空。

狂歡之意消散了，

苦悶復燃在心間，

舍去了死，祇是一團灰燼，

生之花又萌芽了。

——巴利斯德達布



# 一個青年的幻夢

林幻夢

## 序曲

玄虛的，你這迷人的幻想啊！  
你又來了，來到我的眼前；  
我可不會呀？受過你的欺騙！  
在那一次的和交，我們見面。  
你張着你那最靈妙的羽翼，  
把我帶到渺茫無際的天邊，  
致我在那雲霧裏怎樣飛旋，  
但頃刻間你又隱隱地不見，  
你總愛這樣迷惑人的腦筋，

你總愛這樣戲弄人的靈魂；  
啊，你帶着歡樂時代的餘韻，  
你儘管到處招搖，到處騙人！

在這回我敢不要將你把定，  
我心兒還可傾向那樣夢境？  
你攜帶來了許些媚人幻影，  
又來和我親近地表示熱忱。

## 第一幕

### 書齋之夜

一間小巧的書室，陳設不甚精美，電  
燈射住四角，呈銀灰色。  
青年坐靠書案前沉默着。

(一種悲愴而悠揚的音樂之聲起)

### 空中之歌聲

甚麼道德，文明，政治，法典，  
甚麼哲理，玄學，神聖，愛戀……  
如今我總算是領略過了，  
那都不過是呀，一些欺騙！  
我會把它們細細地想過，

它們對於人類有無貢獻？  
畢竟它們都是自私的呀！  
對於人類，毫沒益處可言。

它們就好像是一把利刃，  
它們就好像是一枝毒箭，  
不知道殺掉了多少人們，  
不知道射中了多少青年！

人類本來是很幸福，安謐，  
就是有了它們，才這兇險，  
它們的毒焰充破了自然，  
它們為害人類，實在不淺！  
啊啊！它們真是一羣魔鬼！  
把這世界，圍得昏天黑地，  
光明太陽，也被它們趕跑，  
人類都被墜在黑暗網裏。

宇宙間是這樣黑沉沉地，  
真個是辯不了南北東西，  
一陣陣地呻吟來從何處？  
一聲聲地吶喊發自那裏？

黑暗中的人們吶！你們請——  
你們請莫再這般昏昏地，  
昏昏地在那睡夢中呻吟，  
昏昏地在那睡夢中傷悲。

而今啊，祇有它們世界了，  
祇有它們世界，它們權威，  
它們要壓呀把你們喫掉，  
還想把偉大的宇宙吞沒。  
哦，你們還在那兒做夢嗎？  
還在那打不破的迷夢裏！

你們也應該醒醒吶！醒醒，  
再不然，你們的命在旦夕。

我且問你們，你們可有那——  
可有那應用的四肢五體？  
你們可有眼睛？可有手足？  
你們可有耳朵？可有嘴鼻？

你們可有那循環的血液？  
你們可有那喫飯的氣力？  
為何沒有一點反抗精神？  
起來驅去那個黑暗魔鬼！

難道你們願受它們摧殘？  
難道你們願在那地獄裏？  
難道你們真是一具活屍？  
難道你們真是一個死鬼？



嘿，它們的魔力真是不小，  
它們要把你們統統喫掉，  
等到把你們喫儘的時候，  
恐怕你們呀，還也不知曉！

我看你們真是個糊塗蟲，  
你們真愚蠢得呵不可教！  
你們一生就是糊泥糊塗，  
這樣在那夢裏頭顛倒！

你們只知道命運和上帝，  
你們只怕那官廳和囚牢；  
上帝是甚麼？官廳是甚麼？  
你們是甚麼？那可不知道！  
人生意義，你們何曾懂得，  
宇宙真相，你們也沒看到，  
說起來呀，你們真是可憐！

你們不知地多大天多高。

稱甚麼英雄，叫甚麼偉人，  
更喊甚麼先生，博士，文豪，  
這都是社會的畸形怪態！  
這都是人類的虛偽醜惡！

說甚麼文明，講甚麼道德，  
更有甚麼戀愛，哲理，神學，  
這都是騙人的一種手段！  
這都是騙人的一種口號！

有甚麼政治，有甚麼法律，  
更有甚麼呀黑暗的囚牢！  
這都是一些殺人的定例！  
這都是一些殺人的條約！

我相信你們，深深地相信，

這些究竟，你們全沒想到！  
如果你們想到了呀！那末——  
那座廳宮，早已把牠推倒。

世界也就不是這個樣子，  
你們也就不這呻吟哀號；  
我也就沒有這麼多牢騷，  
我也就免得向你們忠告。

但是你們呀，是這般癡呆！  
枉有了一副自由的頭腦！  
不曉得應用它起來看看，  
看看有無用處，有無能效。

我不怕上帝，也不怕法律，  
更不怕呀！那囚人的囚牢！  
我祇知道我思想的偉大，  
我祇知道我思想的高超。



醜陋呀，黑暗中也有光明！  
在這兒見不着世界一切，  
宇宙間是這般清淨寂靜。

也沒有富貴，也沒有貧賤，  
也沒有上帝，也沒有法庭；  
我相信我這真實的黑暗，  
總要高超那虛偽的光明！

青年（低語）

他說的話，也有幾分理信！  
我却實討厭虛偽的光明！  
但是那黑暗呀，我也嫌惡！  
這真使我心懷狐疑不定。

夜神

（表示得意樣兒地歡舞起來）

（一種愉快而帶有滑稽意味的音

樂和合）

（歌）

渾濁之太陽，  
也被我趕跑！  
偉大之宇宙，  
也被我壓倒！

虛偽之光明，  
也被我喫掉！  
醜惡之社會，  
也被我吞了！

宏哉天地間，  
惟有『我』崇高！  
世界之一切，  
都在我懷抱。

誰不知我呀？  
法力的玄妙，  
誰不知我呀？

法力的玄妙！

（聲）

你別要這樣地胡說謊道，  
你祇能欺別人，騙我不倒！  
你說誰不知道你的玄妙？  
你的玄妙嚙？我就不知曉！

我覺得你未免自誇自大！  
把宇宙看得這微乎其小，  
縱然東半球在你的懷抱，  
西半球呢？你又何曾走到！

夜神

嚙！你是何方來的小妖怪！  
竟敢阻大，和我爭執起來！  
你可知道我本領的高強？  
你可知道我法力的偉大？

聲

你這些小子們，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思想的高超！

夜聲

喂！你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怎敢來和我較甚高低！

你看，在這茫茫宇宙之間，

誰敢說句不受我的支配？

聲

我說你別要呀，自誇自吹！

把宇宙看得這般地渺微，

則使人豈要受你的支配？

難道我就不能支配於你！

夜神

你別要這樣地口出大話，

你有本領，你敢現出形來！

聲

小子，烏知我若現出形來，

你根本就不能够夠存在！

（舞台突為黑暗所支配，約三分鐘）

後，又復光明，青年依然坐靠書案前沉默着。）

（一種飄渺而含有悲感氣氛的音樂開始）

青年（自語）

我彷彿是做了個甚麼夢？

又好像這兒是一座廢宮！

（舉目四顧，發現愁麗在他的背後，裝甚奇特，險色莊嚴，青年不禁

驚異背開。）

你是何人？你從何處而來？

看你外形，好像又些可怕！

愁麗

我是宇宙間靈性之一體，

你猜我是從那來處而來？

青年

你用這樣謎語，我真不解！

這實在怪使我難以思索……

愁麗

我說的話，自然不易領會！

這也不怪，你且聽我道來：

（歌）

靈性之體，

玄虛其形，

不生不死，

沒姓沒名。

我來無踪，

我去無影，

時而有聲，

時而有形。

茫茫宇宙，

渺渺幻境，

彼兮與處，

任我縱騰。

至性之愁，  
至愁之性，  
至靈之靈，  
至魔之魔。

青年

你愈說愈玄妙，  
你愈講愈深奧，  
你是在談哲理？  
還是在講的神學？  
愁魔  
哈哈，甚麼哲理？  
更誇甚麼神學？  
我不是學者呀！  
這些我不知道。  
但你真不懂時？

可把腦壳破裂，  
那兒有我的話，  
一見便知分曉。

青年

我不聽你的話，  
我越聽越煩燥！  
我覺得我胸懷，  
有如烈火在燒。  
我血液在沸騰，  
我心兒在跳躍，  
你簡直是惡魔，  
使我神昏頭倒。  
愁魔  
其實你錯怪了我，  
這原非我之罪惡，  
這是你自討煩惱。

青年

總之我再也不願見你，  
見了你便覺有些心焦！  
悲哀不知從何處而來？  
以外還有那許多牢騷。

在這無聊的「人生」之中，

你不能給我一點快樂！

你不但不能給我以安慰，

反教我感到人生寂寞。

愁魔

人生的真相本是幻夢，  
幻夢的人生本是寂寞，  
在寂寞人生中求快樂，  
這便是人生極大罪惡。  
青年  
你這話說得莫名其妙，  
我真不敢呀向你領教！  
我自問我求我的快樂，

這又有甚麼多大罪惡？

愁麗

快樂是人的一種慾望，  
慾望是人的一種罪惡，  
假如大家都慾望快樂！  
那是不是要激起爭擾！

縱然你是求你的快樂，  
焉知不增加他人苦惱？  
快樂是大衆所公有的，  
有誰該吃苦？誰該享樂？

青年

你的話固然說得不錯，  
但是叫我如何地是好？  
在這短短地人生一幕，  
我是不能不尋點快樂。

愁麗

快樂的本身便是苦惱，

你不尋牠時倒沒緊要，

你越追求牠你越苦惱，

反之，苦惱也就是快樂，  
這是在乎你之所感覺。

青年（傷感地）

我如今也活了二十年，  
還沒有見過『快樂』一面，

這是我自己沒感覺到？  
還是快樂不來我身邊？

青春的花兒快開謝了，

過去的生活，如夢如烟，  
人家都說青春的寶貴，

黃金的時代，青春少年，  
但我總沒感到點新鮮，

也沒嘗到半星兒香甜，  
我那一朵青春之花呀！

却沒見開得怎樣嬌豔。

煩惱是一天增加一天，

愁苦是一年多復一年，  
以外還有那許些悲哀，

不斷地時常和我周旋。

人們給該我的是醜惡！

社會給該我的是陰險！  
生命給該我的是空虛！

宇宙給該我的是渺然！

我覺得這世界的一切，

都沒甚麼可使我留戀，  
在這溷濁的塵寰當中，

我真無半點『生趣』可言！

愁麗

這是由於不懂得『人生』

不懂得那人生的意識；  
你要知道真正的人生，

是建築在痛苦上面的！

青年

照你這樣地說來，那末——  
人是爲了痛苦而生的？

慈麗

是的，知道做人的，便知道痛苦，  
所以能够痛苦的，便能够做人；  
這是上帝創造的『痛苦的人生』，  
並非我們個人的命運的注定。

青年

但是，我的人生觀不是這樣地，  
不是這樣地可能把牠肯定；  
本來我很想做一個完全的人，  
但有時又願消極地了此一生活！

我雖然不願受那『人生』的拘束，

但『希望』又常來迷惑我的心境；

我雖然不願受那『命運』的支配，

但『環境』又常來愚弄我的腦筋。

我雖然不願受那『社會』的負擔，

但『理智』又常來擾亂我的精神；

我雖然不願受那『時代』的驅使，

但『思想』又常來誘引我的靈魂。

我的周遭時而是黑暗得可怕，

我的眼前時而又光明得新鮮，

我的心兒時而是非常地活潑，

我的神經時而又無限地寂沉。

有時我瞥着一個美麗的世界，

有時我又見一座陰慘的囚城，

有時我聽着一段絕妙的音樂，

有時我又聞一陣哀苦的呻吟。

有時我覺得『大自然』值得讚美，

有時我又猛烈地超脫了自然，

有時我覺得人生也值得留戀，

有時我又憎惡地離開了凡塵。

有時我也想在痛苦的人生上，

去建築一個純潔高尚的完人，

有時我又想在離誕的塵寰中，

去追求一點歡樂幸福和虛榮。

有時我好像做了個美滿的夢，

夢見了天地間的至尊與至神，

有時我又像踏遍了茫茫宇宙，

總覓不着啣不着我的愛人！

我的頭腦如入了萬惡的魔道，

理智也不能够制服它的任性；

我的身兒如到了飄渺的夢鄉，  
迷惘地誰也不能够把它喊醒。

愁慮

這是由於太沒有一點自信力，  
同時，也就是嚮信仰的不堅定！  
假如你就是這般地長此以往，  
那真恐怕要墜入萬丈的深坑！

青年

說到這層，我也頗有點兒經驗。  
我不信我前途會有甚麼危險？  
我以為這不能歸罪於我個人，  
倒是整個的矛盾人生的本性！

愁慮

雖說這是人生的矛盾的本能，  
我們何嘗不能滌去這種矛盾？  
就是我們生在這醜惡的社會，  
我們何嘗不能超脫這個濁塵？

這總還是由於沒有根本覺悟，  
尤其是，尤其是沒有根本識認！  
假如你的人生社會宇宙看清，  
那也決不至於這樣沒有「自信」！

要知道沒有自信，就沒有標準，  
沒有標準，就沒有人生精神！  
沒有人生精神，就沒創造力量，  
自然就慢慢墮落地墜入迷津！

我希望你嚮！希望你早早自醒，  
再別要擁抱着許些浮沉幻影，  
須知她們都是虛偽，都是欺騙，  
她會使你悲哀，失望，快喪，灰心。

青年（感動地）

朋友嚮，你這番話真說得動聽！  
我十分領受你的情感和教言，  
你有如那黑暗中的一盞明燈，

使我茅塞頓開，眼前立地光明！

剎時間，把我從那迷夢中推醒，  
我有如到了白潔明朗的清境，  
我覺悟了我過去的一切之非，  
而今我要來滌去我一身污點。

愁慮

我常說能够懺悔的總是好人，  
那我可把你的靈魂引入清澄，  
但你別要憑使那一時的衝動，  
才發出這種虛偽人類的聲音！

青年

朋友嚮，我敢大胆地對你宣言！  
你是了解我的，別要這般疑心，  
我如今要宣佈我自己的罪狀，  
我跪着在你面前，你請給我處分。  
我是萬分地難過，我心焦欲燃！



你請快些，給我定下個罪名，  
像我這樣一個青年，對於社會，  
到底該受着「極怎樣地處分？」

愁魔

這樣一來，實在致我難乎爲情，  
我何能給你甚麼處分和罪名，  
就是上帝，他也以慈悲爲本，  
他也很希望人能够悔過自新。

青年

總之，我要執行我過去的死刑，  
歡迎着，歡迎着我未來的新生，  
你宇宙間的精靈，你請降臨，  
把我引導到那呀新生的路徑。

精靈們之合唱（不現形）

一種幽妙而輕微的音樂和合）

誰在祈禱？

地獄之聲！

誰在懺悔？

地獄之魂！

請了，請了，

快醒！快醒！

起來，起來，

前進。前進。

向着太陽，

飛奔光明，

舊的破壞，

開始新生！

新的歌聲，

新的心絃，

新生之川！

新生之源！

青年

這樣美好的天聲，真令人中聽！  
我雖不懂，但總感覺非新鮮！

愁魔

只要你有好感，她是無不歡迎，  
她有如箇妙齡女子，向你偷情，  
首先她以美的力量，向你誘引，  
隨後以那『愛』來麻醉你的靈魂！

把你誘到那飄渺虛樂的夢境，  
忘了現實的痛苦，做人的熱情，  
剎那間，她又丟你在悲苦深淵，  
那時，你才知道受了她的欺騙。

青年

無論如何，我總覺她使我留戀！  
我的血脈呀，是已經爲她沸騰！  
我的心兒跳躍，好像是在歡迎，  
美的精靈呀，你美好的天聲！

愁魔

你這樣地祈禱，始終沒好收成，  
你首先要濼去那頹廢的心情，  
尤其是要將你童稚思想把定，  
那末，你的五官便可次第清新。

青年

朋友，你這話我也頗懂得一點，  
我的眼界，如有一種新的啓現！

愁麗

我希望你振刷那反抗的精神，  
做個時代的先驅，社會的先進！  
更希望你把那痛苦人生抱定，  
努力地做個全知全能的完人。

青年

你這般希望我，我真不敢當承！  
不信我們頃刻間，有如此交情？  
我覺得你真是我唯一底摯友！  
勿論甚麼事情，都請教訓，教訓。

愁麗

請莫說這樣的話，哦，我的朋友！  
假如你樂意時，我們可以同走，  
我要跑遍這偉大的整個宇宙，  
看看人間有多少天堂和地獄？

青年

天堂和地獄，這名詞却很新鮮！  
我雖已聽過，但從未見他一面，  
我有何不樂意頃刻和他相見，  
不管他呀？何處何方？是近？是遠？

愁麗

天堂地獄，根本就無確定地點，  
更談不上甚麼路程！甚麼近遠！  
說他遠時，他就遠在天球以外，  
說他近時，他又近到你的目前。

青年

祇要你能够允許我和你同伴！  
就把宇宙跑遍，我也死而無怨！

愁麗

既然你如此地懇切，如此真誠，  
那我是非常地歡喜！而且歡迎！  
只要你能夠苦心，地始終一致，  
那我保管你從下地直到上天，  
從至濁之處，直到那至清之境，  
天堂和地獄自然呈現你眼前……

## 第二幕

廳宮之舞

美麗的宮殿之大廳，中設魔鏡一面，  
旁爲一長方大餐桌，上置鮮花水果和爾  
式的酒茶食品食具之類。

（一種歡樂而飄揚的音樂開始）

青年（從外入）

這兒實在美麗哩！實在好看！  
我不知怎麼到了這樣地方？  
記得我童時曾做過一個夢？

夢見我到了這麼一座天堂。

(瞥見筵席)

這般奇異的食物和食器，  
這般可愛的鮮花和鮮果，  
我自有生以來不會見過，  
這可不是一位高貴人家？

(走近筵席)

啊啊，好一幅天然的圖畫！  
啊啊，好一個花花的世界！  
從這魔鏡裏面，可以看出——  
可以看出全盤的宇宙來。

日的光，月的光，星球的光；  
把天地間照得這般明朗。  
我的心境是何等開闊！  
我的胸懷是怎樣地舒暢。  
哦哦，大自然是這般可愛！

青山綠水，處處都放光彩；  
黃鶯的歌唱，綉絮的舞踏，

好像是我的青春之到來？  
啊，那兒不是來了個少女，  
她贈我一雙美麗的明珠；  
愛神啊！你請給我些勇氣！  
我要向着她的情懷走去。

(青年觀鏡不輟，魔女之羣，裝束  
華麗，自左側出，瞥見青年，均羞澀  
地躊躇着。)

第一

這位青年，真是可愛模樣！  
他好像是我未來的情郎。

第二

我也不知我是甚麼心腸？  
一見了他就覺靈魂飄蕩！

第三

真的！他真是一個好人兒！

我見了他，也覺有些心癢！

其他

我們女人，都是同樣心理，  
見了他們，總覺怪可愛的！

另一個

假如他不是箇翩翩少年？  
也未必能引起你們愛的！

第一

你總愛窺透人家的心事！

第二

你總愛暴露我們的秘密！

第三

我覺得你這話非常醜惡！

其他

我覺得你這話非常虛偽！  
另一個

其實我說話是這樣本質，  
我從來不喜歡人家裝飾。

青年（對鏡）

聖潔的處女，哦，我的愛人！  
你宇宙間的至尊的女神！  
從你那自然的情態之中，  
表現出一切爛漫的天真。  
你目中露着人間的智慧，  
你唇內含着天界的愛情，  
在你這桃色的臉龐之上；  
浮陳着一切優美的青春！  
你就如是那司春的女神，  
在這般鳥語花香的春天，  
你攜了許些情種和愛苗，  
直輸入到青年們的深心。

青年血管中充滿了熱情，  
於是他們個個如醉如癡，

都向着那愛之道路前進；  
去追求競爭，去買弄聰明。

我雖沒有入過愛之門徑，  
但覺她的味兒，又香又甜！  
姑娘，你請容許我愛你，  
你請憐憫我這愛你心情。

我願把我這顆心兒獻上，  
也願把我這身兒奉敬，  
哦，我更願倒在你的懷裏，  
悠悠死去，再也不願蘇醒！

（青年作欲撲鏡勢，魔鬼們嘲笑  
不已，青年猶恍惚未聞。）

第一

你看，他這般瘋癲的模樣，  
就如得了什麼急症一般？

第二

他是急於滿足他的慾望，  
所以中了一種相思病狂。

第三

他對這鏡兒太過於追求，  
他的相思怎麼能够罷休？

其他

我們女人魔力真是不小；  
他們那有不入我們圈套？

另一個

請別要自吹，也不必調笑；  
這簡直是，喲！我們的醜惡！

青年（漸離鏡前）

（呈出種種怪態和姿勢，作滑稽式  
的跳舞。）

（一種快樂而帶着悽慘氣味的音

樂相和）

（歌）

吾願化春鶯，

悠悠向伊鳴，  
引起伊之愛，  
誘發伊之情。

吾願化春貓，  
莫莫對伊叫，  
叫得伊心動，  
叫得伊心跳。

吾願化春風，  
微微送伊胸，  
薰得伊靈魂，  
如入醉夢中。

吾願化春雨，  
濛濛滿天宇，  
天宇色迷離，  
伊心知何處？

吾願化春山，  
羣花齊豔放，  
春色滿伊眼，  
使伊心神往。

吾願化春水，  
滔滔不可息，  
春潮滿伊心，  
使伊魂兒飛。

吾願化春花，  
嬌豔對伊開，  
使伊常愛惜，  
別有小事在。

吾願化春草，  
青青遍野郊，  
輕輕吻伊脚，

伊魂夢顛倒。

吾願化春蘭，  
幽幽吐清香，  
飄飄到伊鼻，  
使伊心魂蕩。

吾願化春桃，  
嗔嗔對伊笑，  
使伊感覺剝，  
青春莫誤了！

精靈們之合唱（不現形）

彼兮一美人，  
佇立月之亭，  
微微秋波動，  
盈盈秋水神，  
望月有所思，  
微風送伊心。

送至『愛慾』中，  
搖曳而不定，  
好像是在說：  
『找我心愛人。』

彼兮一美人，  
徘徊花之庭，  
月移花影動，  
娉婷麗影生，  
望月有所感，  
微風送伊心，  
送至『相思』中，  
迷離而不醒，  
好像是在說：  
『戀我心愛人。』  
彼兮一美人，  
徘徊海之濱，

黑髮散肩上，  
血淚沾衣襟，  
望月有所悲，  
微風送伊心，  
送至『恨海』中，  
飄流而不靜，  
好像是在說：  
『恨我心愛人。』

（青年和魔女們漸漸迫近，  
她們一見如故地各各表示  
親熱。）  
（魔女之羣圍圍着青年歌舞）

青年（唱）  
這兒可是夢鄉？  
這兒可是魔境？  
一種愛之衝動，  
迫着我的胸心！  
魔女之羣

合唱（歡叫）  
好像是害了相思病！  
好像是害了相思病！  
魔女之一

我的頭兒發昏！  
我的心兒不寧！  
一縷愛之情絲，  
繞住我的肩心。  
魔女之羣  
（合唱）歡叫  
好像是害了相思病！  
好像是害了相思病！  
青年  
我的血液沸騰！  
我的胸懷吃緊！  
一種愛之慾火，  
燃燒我的心境。  
魔女之羣

(合唱) 歡叫  
好像是害了相思病!  
好像是害了相思病!  
好像是害了相思病!

魔女之一

我的神經煩悶!  
我的心魂不定,  
一種愛之醇酒,  
逗入我的心頂。

魔女之羣

(合唱) 歡叫  
好像是害了相思病!  
好像是害了相思病!  
好像是害了相思病!

青年

我如到了夢境?  
我如入了魔境?  
一種愛之歡樂,  
擾亂我的精神!  
魔女之羣

(合唱) 歡叫  
好像是害了相思病!  
好像是害了相思病!  
好像是害了相思病!

(愛之女鬼, 身製一件美麗的

桃色舞衣, 散髮裸足, 左手抱着  
一束鮮花, 右手擰着高脚酒杯  
一尊從魔鏡中幻現出來。)

愛之女神

你們是已經跳了好久!  
我覺得也算舞得夠了!

(此時歌舞和音樂一齊停止。)

青年(歡呼着)

哦, 我的女神!

魔女之羣(歡呼着)

哦, 我的皇后!

愛之女神(注視青年)

啊, 你的酬份真是不小!  
你怎麼也到這兒來了?

青年

連我也不知怎樣闖了進來?  
這是要請妳恕我冒昧之罪!

愛之女神

你可不必說這樣客套的話,  
既然進來了, 也是你之造化!  
我這愛之宮從未有人到過,  
雖有許多青年跪着門外。

(招呼青年入席, 魔女之羣, 均各自入座。)

來, 這兒有可口的上好的大菜,  
你請上坐, 你總算是一位貴客!  
(以手中鮮花授青年)

這是我帶來的一束愛之鮮花,  
你聞聞吧! 包管你的精神活潑。

(青年接過鮮花狂吻)

這簡直是仙花! 我從不會見過,  
這是多麼紅得美麗! 香得可愛!

(女神將酒送至青年唇邊，發生一道輕輕的火錢。)

這是我帶來的一杯愛之美酒，你且飲下，管教你的心頭好過。

魔女之一(舉杯)

我們也來奉陪，我們也來奉陪，我們大家，都各陪你傾飲一杯。

(魔女之羣均各飲酒一杯)

魔女之二(以一蘋果進青年)

這是一個愛之果，一顆愛之心，她會教你領略那甜蜜的愛情；頃刻間，你便要感到一種新鮮，你的靈魂，立刻到了極樂之境。

(一種狂歡歌舞的音樂之聲起。)

(魔女之羣，脫去外衣，作裸體的舞蹈。)

魔女之一(唱)

愛之川，

戀之源，  
情之流，  
酒之泉。

魔女之二(唱)

愛之花，  
戀之果，  
情之熱，  
酒之火。

魔女之三(唱)

愛之心，  
戀之魂，  
情之素，  
酒之精。

魔女之羣(合唱)

愛之舞，  
戀之鳴，  
喜之劇，  
春之景。

(歡叫)

我們舞蹈，

我們歌咏，

我們親愛！

(魔女之羣互相擁抱，青年和愛之女神亦起作交際舞。)

青年(唱)

我們手兒相纏，  
我們胸兒貼緊，  
我們臉兒相偎，  
我們唇兒相迎，  
你只管擁抱罷！  
哦哦，我的愛人！  
愛之女神(唱)  
這是愛之胸膛，  
這是愛之心房，  
這是愛之樂園，



這是愛之劇場！

你只管進來罷！

哦，我的情郎！

魔女之羣（合唱）

愛情之甜蜜，

猶如花之心！

愛情之歡樂，

猶如魚之泳！

（歡叫）

我樂爲您死！

也樂爲您生！

魔女之羣（合唱）

愛情之熱烈，

猶如火之升！

愛情之悠久，

猶如水之深！

（歡叫）

我樂爲您死！

也樂爲您生！

青年（唱）

我曾做過美夢兒，

夢見一株桃子樹，

兩個桃子灑枝頭，

誘我登上樹梢去，

愛之女神（唱）

桃子滋味誰不喜？

我的園中也有此，

假若你是東方朔？

你也不妨做回賊！

青年（唱）

我會做過好夢兒，

夢見一瓶葡萄酒，

瓶口開時酒便流，

一直流入我之口。

愛之女神（唱）

誰個不喜酒兒味？

詩人更願酒兒醉，

假若你是李太白？

你請倒入這杯裏！

青年（唱）

我曾做過怪夢兒，

夢見一個小小洞，

內有許些耗子精，

儘管誘入入洞中。

愛之女神（唱）

那是愛情之寶藏！

那是生命之祕庫！

假若你是探險家？

不妨慢慢探進去。

（愁魔匆匆從外入）

愁魔

是時候了，還不快走！

你怎管在這兒逗留？

青年（跌脚）

你又來了，又來擾我！

我見了你，就覺難過……

（樂聲驟時停止，麗女之羣退場。）

退場。

愛之女神（驚呼）

這是誰呀？

青年

我的朋友！

愁麗

你的師祖！

愛之女神（和青年撒開）

怎麼他的面孔這般可怕？

愁麗

我臉上雖醜而心內平和，

不比你外表美麗骨子疎

愛之女神（驚退）

啊，我在這兒又把你碰到，

我的精神智慧都已失掉！

（愛之女神向魔鏡中逃遁，青年追趕。）

年追趕。

愁麗（追隨青年之後）

危險！你還追求那麼一個吸精鬼！

她最會吸收人們的血脈和精髓，

她不知摧殘了多少有為的青年？

你還不覺悟，定要死在她的懷裏。

（青年追至鏡前，鏡中幻現出一個妖媚肥健的女性裸體。）

青年（對鏡）

啊，這是女性中最美的寫真！

天地間可有這麼美的女人？

妳髮的美，肉的美，曲線的美，

妳一切的一切呀，令我銷魂！

我是只有讚美，只有讚美呀！

妳至尊至愛的裸體底女神！

在妳這溫柔的甜蜜底胸懷，

盡量地表現着寶貴的青春！

愁麗（傍白）

最可怕的，是她那一雙眼睛，

她能攝取你的全部的靈魂，

尤其是那葡萄酒般底櫻唇，

她能迷惑你的五官和本性。

青年（續前）

哦哦，我崇拜妳，我崇拜妳呀！

妳揭開宇宙間一切的神祕！

在妳這橫陳着的玉體之中，

流露着人世間一切的真美！

可悲的是人間充滿了虛偽！

妳居然打破了禮教的範圍！

啊，我是只有崇拜！只有讚美！

妳熱烈的情緒，藝術的詮釋，

愁麗

當心！你別要墜入那個迷津！

豈不過是一個美麗的幻影！

這兒簡直是一座愛之地獄，

我們趕快離開這地獄之門！

（強青年走，青年走數步，復戀戀

地回顧着。）

青年

啊，我心中實在有點兒留戀！

那個女人呀，真是過於嬌豔！

——待續。

（附記）這是我十餘年前的舊作，

記得是民國十八年的春天，那時我在東

京，恰逢島國的櫻花時節，不免異國情調

之感，乃作此劇，自然這也算是種青春時

代的苦悶的象徵！全劇三幕，但第二幕

『黎明之前』寫至中途而輟，返國後，爲

了生活的奔波，無暇續成，現在是『大時

代』的到來，一切皆在烽火之中燬滅和

生長，此種作品的時代，本已過去，而無發

表的價值！不過爲了保存我一點寫作的  
心血，當不願眼見她遭遇戰爭中意外的  
之時機吧！

損傷，今應冰爐兄來函索稿之便，特抄寄

兩幕，並希望將來總有一天，把她續寫完

——二九·九·一四抄

寄於重慶南泉

梅英先生著

### 囁 媚 影 程（在印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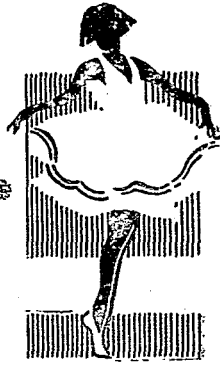
此書爲作者遊歷峨嵋山時的印象記，以報告文學的形式  
寫出，文筆生動，誠作者近年來磨盡心血之傑作。

狼烟出版社發行

狼烟戲劇叢書  
李冰爐主編

### 戲 劇 筆 談

劉念渠著 不日出版  
狼烟出版社印行



## 英國地方劇場鳥瞰

田 禽

我們說倫敦居於領導地位，任何地方都在追隨着它，並不是完全可靠的。老實說，倫敦常是與其他城市有一個距離，就是說在它沒有注意到的時候，而其他省份也說早就先行一步了。戲劇是屈服着的，因為有些地方劇場是由他們自己把持，同時更多的都市里高貴的劇作家僅僅了解社會的表面，所以在任何地方都流行着排外的更原始的生活方式。

倫敦是一個擁擠有久住和疾過的人口的大城市，它在大英國的範圍裏比其他的地方要大多了。它庇護着很多的工作者，同時它也庇護着很多無工作者，教化和特質不同的人民比英國任何地方也都來得多些。藝術的嗜好是沒有形式的，所以無論藝術的，科學的，文學或道德都沒有很多的依附者。在倫敦供給了任何種類的超自然的喜劇或戲劇。普通人的奇異和非平常的地方，就在於他們能與日并進的抓住時興的範圍。他們從自己的角落裏看他們自己的生活，尋求敏銳的和其他愚鈍的。他們認識喜劇的形態當它反映的時候，沒有演員反映的當兒，他們自己就戲擬各種形態。這種精緻的東西，形成了一個尊重的觀眾，並且使得劇作家的巧妙免墮入他們的缺點裏，同時供給他們最自己的戲劇。

有些個作品找到了他們特殊的觀眾。在世界上有一個最困難的主題，就是對於戲劇的時間不能勝任的；沒有主旨但是它能混合一些方法插入一個戲劇裏，它能供給我們一個秘密的古怪的戲劇形式，大部份包括着更簡單的與間接的情緒，這種戲劇是可以寫的，並且能把它寫成他們這一種類的好戲劇；但是如果他們不試驗一些民衆化的形式，他們一定沒有觀眾。

的一個戲劇沒有觀眾就會停止的戲劇的功用就在乎公演，同時觀眾乃是公演中必要的一部份。如果以經理的觀點來說，觀眾是最重要的部份。

倫敦，所有的羣衆都有他們的派別和門徑，每一特殊的學派和黨派擁有更多枝派。所以很多不同的戲劇都能得到同情的觀眾。甚至於當檢查者禁止的時候，（現在這樣的事情是僅有的事）公演的廣告可以證實達到要求的滿足和觀眾在這個以上或以下的期待，了解羣衆觀眾更普遍的辦法。當高尚的戲劇在大都市找到他的觀眾的時候，隨後又到其他地方旅行公演，它的結果是什麼？沒有觀眾。戲劇的供給老是不能夠不在內地的，但是應該是分散的。由於他們會集着所以不能充分的供給倫敦、西都邊區觀眾的作品。

各地方，并不完全叫有感覺的知覺性的詭辯者把握住的，離開戲劇他們推測炫耀的形態，外國的作品最多的是個性人物的。倫敦成功的戲劇在其他的地方并不永遠是成功的。

已經有很多年了，在國內這種要素已失去信仰，即是說從倫敦來的作品都是低級標準的，特別是一般旅行公演的團體。由於電影猛烈競爭的到來，確實的，注視劇場比專家還要來得多些。因此，在這個時期到各地方旅行公演的團體又少起來了，而且它的效力減低了。有很多人責歐理由說明這件事，但，結果最簡要的，就是經理的貪心不足，他對於劇場的興趣完全是爲了找錢。由於他們的淺見的方法，所以在各方面都陷入低級的範疇，因而他們終於失敗了。旅行公演團的經理所負的責任如同商號的批發，他坐在倫敦的辦公室裏送出一大批作品，並且算計各地方所要求看戲的任何價錢。他進行着購買各地方最低成功的本錢。他自己保證某些城市在他的目錄表裏的戲會大受歡迎而不會遭到失敗；他們的理想是這些戲在倫敦曾經獲得明證了。這裏不可靠的危險又發生了。除了外國作品，任何有成功名著的作品都期望引起對於它的注意。當期望的時候，無論如何，總有一部份觀眾要失望的，如果第一次觀眾感到失望；無疑的在下一個時機一定會動搖的。因了希望增長的減低，於是對於旅行戲劇的興趣也就減低了，有些個城市有了這樣的現象，所以職業化的劇場就完全隱沒了。在英格蘭和蘇

格爾有很多的大社會團體；利用劇場作公民生活的活動，所以現在完全沒有劇場。目前存在的戲劇在這些城市里已呈現出死亡的狀態——或說已成了任何階級的屈服物了。

旅行團裏的經商者 (D. rators)，換句話說就是總批發的經理，常是購買（差不多永遠以大價錢抵抗其他的人）對於旅行團有利益的戲劇，爲了這，在任何可能的方面進行着他們如何的去控制着它的方法。『任何事情滿好的就是一個好的戲劇。』這即是他們這一行列裏的內向的理論，這個理論有時候就引導他們走向失敗之路。『這些城市需要那種戲劇。』經商的人說。『把某些城市需要的戲劇送到某些城市去，乃是經商的基本要素。祇要大衆都喜歡花錢看它，那就不必發這個戲劇製的是怎麼一回事，並且我們可以少花費自己的本錢，獲最大的餘利。』所以他站在他的事業的立場，盡可能的越少花錢越好。

旅行團的組織的費用都花在幾個首腦之下了。這個是沒法再減少的了。祇有一個方法，少帶人和劇場裝置的附屬物，這樣從這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即可減少運輸費。劇中人少和佈景小的戲劇可以說是旅行公演的優越的提議。戲劇因脚色而存在（而且它是主要的），但是對於演員的注視却減低了重要性——時常看爲無關重要的。這件事的原因，乃是因了動人的演員，他們的低賤的待遇比他們的才能還更少些。從 Roscius 的時期起演員一向是便宜的。現在以及將來演員永遠是被這些經商者；旅行團的陰謀統治着。演員向來沒有在一個地方工作的很長久，因而使得大家記住他們的成績，或劣績。爲什麼經理要付給表演人的款子，當他們爲一個戲花了很高代價的時候，他們自己傲慢的說是爲了事業。但是，如果有一位有名望的合格的演員因爲生活費太少而拒絕了他的工作，於是他們就認爲他是不合格了。關於這我們發現了一個比較容易的方法，即是獎勵他們表演的技能。一位初學者他的薪水當然要比有舞台經驗的演員少，這是供給他們（或她們）被承認爲演員的一個好機會。演技學校興起了，在這種學園裏成百的青年男女爲了舞台預備着各種工作。他們切望着在何地帶爲任何人不斷的表演，以便成爲職業化的劇人，開始去經驗他們所選擇的事業。於是經商者依照他們的經歷和他們磋商了。

這就是他們作爲職業化劇人的機會。他們所需要的是純粹的舞台經驗；他所要求的是預算上的餘款。雖然繼續的把戲劇送到各城市去；爲了大眾看戲的呼求，顯然的這是節省他們花費的最好的方法了。

的確地，有很多學生演員參加到劇場來了，他們是熱心文化者，有時候他們和低廉的職業化的演員的形態是不一致的，在他們中間經商者也照樣支配他們作旅行表演。天才在這種情形之下開始了，真正從演技學校裏出來的演員；在各地方擔任了主要的角色。但是另外一羣沒有天才的演員，同樣的在這種情形下開始了他們的工作。經驗是青年演員最有價值的東西，所有在同一團體裏的經驗的尋求者，似乎不必給他一個什麼戲裏的好角色，無論如何他是可以練習的。再者，經驗的獲得，乃是由於表演同樣的角色，經過一月之久，然後聯合初學者去教那些生手，如同教他們自己一樣，但是最低限度要給演員們一個學習的機會。

從那些低廉的職業化劇人，學生們稍微學習一點就是好的了。時常從他們的不好的例證裏，如果他缺乏認識的話，他能獲得基本的技術，並且曉得那些事情是不應該去做的。許多青年時代的演員，他們曉得什麼是不該做的比他們知道什麼是該做的要超越的多了。他們的聰明早就討厭反抗他們見到的那些低廉職業化的不整飭和粗糙的方法了。職業化(Professional)的縮寫是“P.P.”，這個字是最近才應用於描寫他們自己和任何地帶的演員的。新進的人他們是不信任的，其實這倒是對的，但所錯誤的是他們對於一切都懷疑，把他們看爲不合時式的學校裏出來的人。不好的演員每個世代都有。但是也有好的，在他們中間有不可估計的價值。在旅行團裏差不多常有這種人說『沒有散文像古散文的。』

很多團體的新進的人，被經理送到本國四方去，替他們謀利，因爲他曾經在旅行倫敦的時候成了功。表演倫敦演出的舞台監督時常在排演中使他們練習着。目的是爲了復習戲劇中機械的渺小項目，以便在英國西方的邊區演出。所以時常一個演員沒有心或魂靈。最近的學生們，現在的主要演員，無智的模仿着原始的演員；表演同樣的角色在倫敦。誰能熱心的表演就可以在這種情形下學習，但是學習者要在有名的劇作中。經理負責挑選認爲極有名的特殊戲劇；這樣他在任何地方表演都

可以吸引觀衆到劇場裏來，因而他才能獲得滿意。如果觀衆不滿意，那末你所表現的不會對於他有關係的。雖然他們的錢是收集到手了。但是，無論如何當地對於你這個團體是有意見的，這樣，你這個團體祇有趕快離開這個城市。不幾天以後，又到別的地方去重復的表演，但是把它的弱點又忘記了。這樣，你這個旅行劇團就到了末路了。

過去在旅行制度形勢之中的確弄了相當數目的錢。經理祇管購置劇作，發現便宜的天才者，並且坐在他們的公事房裏登記旅行劇團的週報，一直到他們積聚起很多財富，雖然如此，由於時間的演進，地方上的民衆漸漸的又趨向於劇場了。西部邊區的成功沒有好久便引誘着他們平庸的公演，在各城市公演的作品大都是倫敦演過的，而且時常引起失望的預料。他們也是從經驗中得到的教訓。經理可以廣告整個西部邊區的團體，但是事實上他們是永久不變的。無論真實與否（大部份是不真實的）地方上根據他們豐富的經驗推測着永遠是不會好的，甚至於演員的名子都是他們讚許的有名角色，戲劇來到當地劇場裏，大部份正當的觀衆都不去看，因為他們在看首次公演的時候就給了他們一個不好的觀感。如果有機會博得好評的話，也許大部份成列去看戲的觀衆也就太晚了。經理們補救他們失敗的辦法即是在錢上打算盤。預算上的餘款代替了虧額，意思就是負了債補救的方法叫一個人嚴格的管束經濟，希望極度的減少花費，達到預算所要求的目的。於是他們的團體的性質就不得不陷入低級，任何事情都從最高等級降級下來，從演員到佈景以及舞台裝飾，甚至於比地方上的公民認為失敗的情形還來得厲害。於是逐漸的輕視劇場了，特別是在動人的電影興起的時候，由於它傳播到了到英國各地，對於衰落的劇場幫助了很多。

各地方的勢力具有演員經理和經理帶着他自己的團體旅行公演。最近對工作有自尊心 and 興趣，所以他們有全體人員的組織，因而從倫敦辦公室即可控制這些團體的所謂總批發的經理再也沒有了。在這個時候所謂零售的經理壞的勢力，影響到所有的地方，像爛爛的東西一樣。這個病的起因乃是在倫敦的長官們開始收買地方的劇場，和從遠方以命令式的辦法做各項事務的原因。大的城市劇場並沒有什麼聯繫，因此有一個時候都屬於他們了。一個看不見的總辦公室指示一切。優越



的辦公人員被派到各城市去工作如同啞叭經理一樣，真正的首領是由董事會產出的，他們統治着劇場，而且很少見着他們。以前私人的劇場完全由他們把持着，他們的形式如同旅行團從倫敦辦公處約定他們所演的劇一樣，對於城市居民的興趣并不驚奇。如果他們很有此個意見或願望關於本城劇場有所建議，而啞叭似的經理祇能聽聽和推諉到總辦公處去就罷了。因此當地關於劇場的榮譽或影響很快的就消失了。

雖然各地方的劇場弄得一團糟，但是，觀眾仍然承認組織健全的團體的價值。無論何時在劇場裏表演的團體是很著名的，并且高於旅行團團已經失敗的低級標準，沒有問題是可以滿座的。這裏有一個關於現存劇場的證據，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說這是地方上太無情了。The dolly cart 劇團演出葛洛伯提——蘇立文 (Gilbert Sullivan) 的歌劇的時候，必須到處請求觀眾。演員經理減少了人數仍然有觀眾，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們的精神。他們的確像貨物似的在劇場裏出售着，當這個團體發現某個演員有幹才，而認為滿意的時候，他便可以在他自己的團體裏居於首位。伯深 (F. R. Benson) 聞名於各省將近五十年，他打着莎士比亞的旗幟走遍英國各地，他自己并不是偉大的演員，但是他的團體却永遠獲得相當的效果，并且今日最負盛名的演員從他的團體裏出來的確實不少呢。

泰瑞 (Fred Terry) 和尼爾遜 (Tulia Nelson) 是從世紀末到另一個世紀最受歡迎的偉大演員。他所表演的很多戲劇在各城市裏都很流行，著名，而且會受人喜歡。他們曉得觀眾看熟戲和熟演員比看新戲和新演員要感覺着舒服些，最近他們時常失望。韓維 (Martin Harvey) 和馬則森 (Matheson Lang) 是演員經理，他們也用這種習慣的方法。他們在倫敦舉行循環公演，但是他們又發現用很多的时间作旅行公演更可獲利。首先他們擁有大量的劇作，雖然沒有唯一之路 (The only way) 那樣流行，但有很多是流行的戲劇。以韋維和馬則森的榮譽足以反抗現代旅行制度的人們一般的不良表演。另外還有少數其他在各城市被重視的演員。迪艾 (Hamilton Deane) 引領着人民走進了劇場。他的劇目是廣闊的。在他自己管理之下，他曾經演出二百多個劇作，從可怕的 Dracula (這是他自己根據司陶克 (Bram Stoker) 的小說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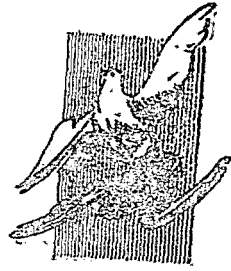
編的戲)到富於疑惑性的育與(Daddy long legs)陶母(Tevon Brandon-Thoms)劇團的成績是被公認的。迪文和陶母可曾合組一個旅行劇團作四季公演，在同一個地方逗留過幾個星期，有時候幾個月，在這個期間演出相當數字的劇作。最近在Edinburgh的堡壘裏，他們這個團體逗留過很長的時期，每一個禮拜更換一次劇目。這個組織，因為他們工作具有特性，所以使得觀眾在一定的時間與劇場發生接觸。他們沒有一刻離開新的劇場，因為他們對於當地觀眾的希望變成了失望。他們的目的在這個國家裏是指示劇場的將來的。當一個團體能在一個城市留很長的時候，它一定能博得當地社會的信仰與好評的。這種好評的獲得，祇有憑效果的標準，才能引起觀眾的重視，和企業的精神，這樣即可允許戴上非真實或幻想的月桂冠呢。

關於旅行制度有的做的非常壞，如果不是制度本身不好的話，那當然是以此為事業的人的關係了。在各省份的劇場越來越破碎了。當它極度衰落的時候電影便乘機而入。在很多的方面它似乎完全侵佔了劇場。由於劇場的中陷，觀眾都改為影戲場裏的觀眾了，在這個當中他們找到了比劇場裏價錢便宜的娛樂價值。他們發展着整個離開劇場的習慣。好的罐頭食物當然比壞的食物要受人歡迎了。當外表的功用毀滅的時候，當然要尋找平安的罐子。所以大眾因對於劇場的食糧失望，無疑的要去看電影來滋養他們的精神。它們設備着舒適並且有吸引力的影戲院，乘很多的劇場處於疲弱的悲哀當中，放映於各地。劇場，它們本身陷入傾斜的境地。於是新興的和王宮似的『影戲』閃耀着，恰與很多古老的，破舊的，朽腐的劇場相對照着。當尼安——賽因(Neon-Sign)，在廣闊的電影之路燃起火把的時候，劇場失却了觀眾需要表明思想的所在地，經理在這個光明之路上失敗了。

攝影師的技術在戲劇的藝術之中找到很多材料。但是劇場簡直沒有恢復整個被電影佔據的地盤的可能性。雖說劇場有很好的立場，但對於假象牙的汎濫仍不了解，所以各地方才開始指致倫敦。

一九四〇，一，一五。

脫稿於萊縣王宮。



## 談 蛇

### ——紅葉散記之一——

李冰爐

蛇爲爬蟲類，體爲長圓筒形，修長無足，以肋骨自由伸縮而行。全體有鱗紋透明之表皮，年年更脫，謂之蛇蛻，舊以入藥。舌分裂兩歧，齒齒如鈎，其有毒者，別具毒牙二，自能起伏，常突居土中，喜乾燥之地，亦有產於水中者。這是辭源上的解釋。

蛇之種類甚多，可大別爲有毒無毒二種。爾雅云：「蟒，王蛇。」蟒爲蛇之最大者，故曰王蛇。按今動物學家以蟒蛇爲最大之蛇。蟒蛇長至三四丈，有斑紋如古錦繡，肛門兩側，尚存後腳之跡，產於嶺南，南美洲熱地亦有之。常棲樹上，雖無毒齒，而筋力強大，能咬殺人畜而吞食之，肉可食。陶宗隱所寄云：「蟒蛇其肉無毒，土人食之，其脂與涎沫，着男陰，即消縮不舉，嘗聞有軍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陰痿，蓋以水乃蟒涎所浸，處有涎沫

其中故也。鹿脂亦然。」（南州異物誌）明西崗播諸郡，產蟒蛇，大者合抱，性最淫，見婦女必追及之，蟠繞不解，被交者多死，或產蛇，故村婦樵採於山者，必視路之遠近，而量繫裙之多寡，遇蛇追及，則解覆其頭而奔，少頃蛇覺，復追解覆如前，倘道險，裙盡則不免矣。蟒蛇外腎如鈎，可爲房術，而其油沾人陰處，則縮如天闕，亦物理之不可解者。（怪異叢書）徐懋學著說：「願云：「蟒蛇能吞麋鹿，或以婦人衣誘之，則得殺而取膽。」噫！蛇之健，猶然以悅色而取禍，語云：「色之殺人，慘於戈矛。」信夫！相傳湯蛇之膽，可得用以合藥，罪人被三木時，服之無痛，可謂名貴藥品，故南史云：「虞胤爲晉安太守，郡舊出蟒蛇，膽可爲藥，有遺願蛇者，胤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又明史云：

「楊綯盛字欄山，因幼當被杖，或遣蝮蛇膽，繼盛却之曰：「根山自有膽，何用蝮蛇爲。」楊綯盛之却膽而不食，這是明代士大夫重氣節的十足表現，人各有膽，何賴蝮蛇之膽而治之。准此，可見當時嚴嵩父子恃寵擅權，貪賄賂，親邪貪，卑鄙無恥，實無心肝矣。」

池北偶談云：「江西有叫蛇，能呼人姓名，應之卽死。然性畏蜈蚣，逆族主人，每以篋貯蜈蚣。客至，輒授之，令置枕旁，云夜半舍外有呼姓名者，慎勿應，但開篋縱蜈蚣。蜈蚣卽徑去，欲蛇晒已，乃還篋中。」粵省有一種蝮蛇，能學爲人聲，正如江西之叫蛇一樣，茲詳述之：「粵省沿海南一帶，島嶼棋布，林深菁密，向產蝮蛇，蛇之鉅者，長輒尋丈，大如黿，兩目灼灼懸燈，晝伏夜動，每嚙人，恆以夜，然行客日走山道中，蛇匿草際，俟人過，卽啾啾鳴，宛然學爲人聲，若相呼叫，行客或誤應，則是晚宿逆族，蛇必至，至則必斃人，如是者踵相接也。行客或相約以爲戒，有郭生者，初客湖南，囊行李，乘筍輿，越叢林深莽間，嶺道欲仄，與夫負重，行甚艱，郭則步行，遂與後，日暮輿夫趕宿程，郭稍後，俟聞山坳內，若有人呼喚聲，音殊尖銳，郭意爲同行伴侶也，回首急應之曰：「喚者果伊誰耶？」連詢數語，山鳴谷應，不視一人。

郭疑甚，恐爲綠林剪徑者所要截，則疾步與夫並行，比山路稍平，已抵客舍，店主人以客至，立出招待，執視郭，謂之曰：「足下非吾少年時同硯友郭君耶？何面善也。」郭亦細視，則把臂大笑曰：「陳君闕別十年，鬚髮有鬢，是幾時設店於此？」異地相逢，握手道故，客况中最快意事，何以逾此。既而主人忽謂郭曰：「若途中聞人聲而未覩其迹乎？」郭聞言訝甚，亟答曰：「君胡預知途中事，豈以吾輩偶伏莽，幸得脫險，而更爲前途策萬全耶？」謝盛意，頃間確有是事。」主人答曰：「殆矣！足下今夕將不得高枕臥矣。余以爲足下險事不在頃間，而在今夕。」郭大驚，意以爲賊將夜劫，則勸主人求助。主人又笑曰：「是雖僻壤，然民俗向樸實，耕山釣水，自食力而有餘，烏有盜，所以爲君備不虞者，非盜也，蛇也，是名蝮蛇，鉅甚，日呼人而夜至以嚙人，無禦之者。」郭聞言愈恐，顫聲曰：「盜祇攫財，不傷人，若所遇者爲蛇，生命在頃刻間耳。今將茲莽，與蛇搏，數寡恐非敵，無已戒行李，吾輩將夜逃，以避蛇鋒乎？」語畢，欲起，主人止之曰：「毋須此，吾將爲子助，言際主人人格格作笑，不能已。郭怒曰：「主人殆以蝮蛇恐我耶？別十年，舊誼猶在，乃以險語相調笑，非友道也。」主人正色曰：「某非以舊友爲具者，願蝮蛇

雖夜至，以十數壯夫之武力，所不能抵抗者，一小物足以濟之，屢試而亦屢驗也。夫何恐，且既捕是蛇，剥皮革以貨之，得巨價，爲君作長途費，而鄉人等亦獲飽飢蛇肉，含脯鼓腹，以謝足下盛賜。」言罷，笑尤劇，郭詢主人以制蛇者果何物也。主人則出一紙製之小方鏡，微露其蓋曰：「若試視之，小孟浪，恐猝然騰飛，從事捕獲，殊非易事也。」郭如言窺探，則見長僅三寸小蛇二，赤色四足，背生二翅，鬚光綫，背上翅條張，翅鬚作響，勢將欲飛，郭急掩蓋，向主人言曰：「是微蟲何名，乃能制服如許之鉅蟒蛇耶？」主人曰：「此名飛蛇，淫蛇也，雌雄各一，雄善動，雌者性復靜伏，處累日不移，雄者輒出覓食以供雌，捕者俟雄出，先獲雌，盛以篋，置所獲近處，雌振翼鳴，雄自覓至，則兩得之矣。」郭僂言曰：「君言殊縷縷，願終未及其善捕蛇之能力，請速言以驅余惑。」主人笑曰：「唯唯，婦蛇以夜至，腥穢之氣刺鼻，觀飛蛇聞之，自獨從蓋，振翅飛出，伏婦蛇而隨其臆，有間復還原處，而婦蛇死矣。」郭曰：「以鉅蛇之猛鸞，遂馴服甘爲小蛇下乎？」主人曰：「然，蛇之以是致斃者屢矣，余非妄言是鄉人咸知之，至若物性相制之理，則非吾輩輩窺人所能解釋，請還以問業物理專科者。」郭以主人不愜妄言，不能不信，既

則丐主人以同榻，主人戚然從之，比寢，摒掃蛇籠，郭不能寐，與主人絮絮敘舊情，而意不屬也。夜半候聞室外達達作聲，極厲，扉風襲衾枕間，郭齒擊欲起，適主人搖手止之，而盛蛇之籠蓋自啓，一蛇飛撲，穴窗隙而出，逾一時，蛇自回，主人屬郭起，先掩籠蓋，時則景曜已動，闔窗櫺視之，則鉅蛇匍臥階下，蛇身無毫末傷損，惟腦際露一小孔，細辨之，乃始覺，以小制大，事亦奇矣。」（怪異菁華）江西之叫蛇，粵省之婦蛇，皆凜然巨物，而受制於一么麼小蟲，其理固有不可解者。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蘇州齊門外二十里之東陸塘，有鄉人單景山家，於本月初二日酉刻陡覺牆壁震動，羣趨而出，傾倒中見一蛇，長約丈餘，巨口突眼，形甚可駭，衆方避匿，蛇已騰空飛去，大有張僞僞龍點睛之勢，此亦飛蛇，但制服婦蛇之飛蛇長僅三寸，蘇州所見之飛蛇長約丈餘，不知亦能制服婦蛇否？

唐奩筆記云嘗見一蜘蛛布網壁間，離地約二三尺，一大蛇過其下，昂首欲吞蜘蛛，而勢稍不及，久之，蛇將行矣，蜘蛛忽懸絲而下，垂身半空，若將追蛇者，蛇怒，復昂首欲吞之，蜘蛛引絲疾上，久之，蛇又將行矣，蜘蛛復懸絲疾下，蛇復昂首待之，蜘蛛

蛛仍返守其網。如是者三四次，蛇意稍倦，以首俯地，蜘蛛乘其不備，奮身墮下，踏蛇之首，抵死不動，蛇狂跳頭碰，以至於死。蜘蛛乃墜其腦，果腹而去。凡物之大小強弱有定，而相制之機則無定，得其機則小可以制大，弱可以制強，蓋固智不固力云。

乾隆甲午夏月，荆園居士自明川抵萬溪，路經垂珠窠，見蛇一條，粗若茶碗，黑若漆色，橫擱道上，狀甚淨澤。居士懼而停足，欲其過後再行，而蛇屹不動，俟而林中噴噴有聲，出一鼠狼，毛黃金色，于蛇四週盤旋跳躍，蛇遂全身纏繫，惟頭伸出寸餘，舌鋒亂動，似欲齧退鼠狼之意。鼠狼見蛇纏起，伏地少憩，蛇見鼠狼不動，擺掉欲去，而鼠狼驟起，直咬蛇頭。蛇急以尾並身纏絞鼠狼，滾跌道中，鼠狼遭纏，厲聲哀鳴，情甚困殆。俄而林中復出四鼠狼，毛色皆黃，各吐穢氣，其味甚臭，吐畢咸前幫咬，蛇尾遽斷，蛇身遂鬆。而前咬頭之鼠狼，開口施牙，咬斷蛇頭，隨復羣咬蛇身，忽分數段，各啣疾去。蛇傷能死人，蛇亦可云惡物矣；乃有鼠狼搏而噬之，則惡亦盡時也。而旁人觀之，於兩吻皆初無相識，而中心竟向搏蛇之鼠狼，則有人能惡惡人，旁觀者之鼓掌必也。惡人覽此，其知儆乎？

李金竹言雞毛燒烟，一切毒蛇聞其氣而死，凡蚊蠅蝨皆

然，無能免者。究不知相制之性何自而然？或曰：「此易知耳，凡蚊蠅蝨蝨類皆屬陰，雞本南方極陽之象，性屬火，為至陽，故至陰之類，觸至陽之氣，無不立斃。此正陰符經註，所謂「小大之制」在氣不在形耳。」（子不語怪力亂神）孫叔敖為兒出遊，還憂不食，母問其故，泣曰：「今且見兩頭蛇，恐死。」母曰：「蛇安在？」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恐人復見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賈誼新書）世言見兩頭蛇者必死，自叔敖埋後，不聞有見之者。按兩頭蛇有二說，一說曰：首尾皆有頭也。（嶺表錄異）兩頭蛇嶺外甚多，有如小指，大者長尺餘，腹下鱗紅，背錦文，一頭有口眼，一頭似頭而無口眼，考兩頭蛇下云：「大如指，一頭無口眼，兩頭俱能進退，出會稽，乃越王弓弦所化。」本草云：「兩頭蛇一名越王蛇，會稽人言是弩弦所化，故名。」名苑云：「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詩經類考云：「一名弩弦。」而張文潛所著明道雜志云：「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如類首而非也。土人言此蛇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其大者不過如大蚯蚓，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又謂之山蚓。」一說曰：兩頭相並，非首尾皆有頭也。爾雅釋地注：「歧頭蛇也，江東

呼兩頭蛇。一作積首蛇。郭璞積首蛇贊云：「變稱一足，積則二首，少不如無，多不覺有，雖資天然，無異駢拇。」按積首蛇狀與常山蛇同，長二三尺，兩頭分岐，博物家捕取之，漬於酒精中，作為標本。神異怪云：「會稽常山有蛇，觸之者，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首尾並至，名曰率然。」博物志云：「常山之蛇名率然，有兩頭，觸其一頭頭至，觸其中則兩頭俱至，孫武以喻善用兵者。」古之陣勢多效之，孫子兵經：「三軍勢如率然者，蓋謂此也。」又異書四種云：「雙頭蛇既軼首蛇也。一名越王約髮，一名弩弦，或云是老劍所化，然此物最為不祥，見之者必死。咸豐壬子季夏望日，有江南某紳，年逾七旬，精神斐鑠，步履亦強，夜間坐樓下納涼，與友人茶茗閒談，忽聞樓上有物墮地，取燭視之，則一蛇兩首也。驚悸欲絕，亟命僕人殺之。次日午刻，遂瘞疾而卒。」

五步蛇為蜈蚣之屬，亦名百步蛇，或曰白花蛇。頭為象鼻狀，鼻反鉤，吻尖，頭部黑褐，面部有黑褐條紋，背部灰白，體旁多三角形黑紋，背上現灰白色方勝形，腹白，有多數黑斑，尾端側扁，口具管牙，含劇毒，相傳咬後五步或百步即死，產揚子江沿岸及南方各處。本草云：「白花蛇為毒蛇，相傳產贛州者可入

藥，故又稱朝蛇，異質白章，倒有方勝文二十四，腹有圓斑，目常閉，其中有絲放出一二丈，人物誤觸之，則絲絲而至，無有脫者。」

水經注云：「洛谷西左右在山溪多五色蛇，性馴良，不為害物。」除五色蛇外尚有時辰蛇者，粵志：「時辰蛇狀如蜥蜴，十二時轉十二色。」水海經云：「太華之山有蛇焉名曰肥蠶，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注：「湯時此蛇見於陰山。」山海經北山經曰：「渾夕之山，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注：「管子曰：泗水之精，名曰媯，十頭而兩身，其狀如蛇，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龜，亦此類。」肥遺廣韻作蜃龜。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天問：「靈蛇吞象，厥大何如？」蛇吞象本是一種不可能的事，此處所言，無非神話而已。李白詩曰：「修蛇橫洞庭，吞象臨江島。」水海經：「大人國有大青蛇黃頭食塵。」埤雅：「蝮蛇吞鹿。」今南方蝮蛇食鹿，鹿亦塵屬也。

茅八者，少曾販紙入江西，其地深山多紙廠，廠中人日將落，即鑿戶，戒勿他出。曰：「山中多異怪，不特虎狼也。」一夕月皎，茅甚不能寐，思一啓戶玩月，瑟縮再四，自恃武勇尚可任，乃

啓闔而出行。不數十武，忽見羣猴數十奔泣而來，盡擇一大樹而上，茅亦上，倚枝遠覷。旋見一蛇，從林際出，身如旗柱，兩目灼灼，體甲如魚鱗而硬，腰以下生九尾，相曳而行，有聲如鐵甲然，至樹下，乃倒植其尾，旋轉作舞狀。每尾端有小窠，窠中出涎，如彈射樹上，猴有中者，輒叫墮地，腹裂而死。乃啖三猴，曳尾而去，茅留歸，自是昏夜不敢出。（子不語續集）

明太祖攻雞籠山，將還和陽時，解鞍設齋，有小蛇緣背，左右驚告。上視蛇有足，類龍，意其神也，祝曰：「若神物入我帽纒，」蛇隨入，卒報和陽被賊攻，遂起行。未至三十里，又報曰：「幕官李善長敗賊矣！」因驚喜而忘蛇，久乃脫帽，視蛇居纒，自若，乃引簞酌之，蜿蜒升屋，雷雨驟至，竟莫知所之也。帝王之興，每有龍見，亦此類歟？（七修類稿）

湧幢小品云：「鎮西北可十五里，曰梅林，中有大梅樹一株，可設三十筵，宋高宗過，謔其下，因稱曰上林，方到，有一巨蛇，衝水昂首而至，衆魚尾之，日夕爲常，若有意者，高宗舉筆題其首，作小畫，泣下懷之而去。至鎮南五里古寺宿禱。今大廟王橋，橋之西爲康王寺，廢已久矣。一老僧每言鎮之大橋下，常有巨蛇，橫互如木，舟礙不得行，又居人數逢於路，兩眼如燈

火，見頂上有康王二字，又或蟠於店樓上，第不傷人，人既數見，亦不爲異，蓋其時人煙尙稀，故初高宗過之，乃一荒落，見草蕪景致，不覺留連，今聚且萬家，人物日盛，蛇亦非容身之所，老者死，幼者不及聞，離人口角且五六十年，天下大笑，何所不有，姑記之，亦鎮上一件志怪典故也。」

恒州井陘縣豐隆山西北長谷中，有毒蛇據之，能傷人，里人莫敢至其所，探藥人斬四翁入北山，忽聞風雨聲，乃上一孤石，望之，見一白蛇從東而來，可長三丈，愈上一樹，蟠在西南枝上，垂頭而歇，須臾有一物如盤許大，似蝦蟆，色如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樹上，仰視，蛇垂頭而死。叫蛇之被制於蜈蚣，蜈蚣之被制於小蛇，以及蜘蛛鼠狼，似蝦蟆者皆能制蛇，此亦物性相克，非以大小強弱爲準，蓋在鬥智而不鬥力也。

劉器之讀嶺外，奉老母以行，一日行山中，扶其母，驚異樹下，有大蛇冉冉而來，草木皆披靡，擔夫皆驚走，器之不動，蛇若相向者，久之而去。村民羅拜語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劉公之節義，蛇爲異類猶知敬而迎之，乃在諸朝臣，甘心黨陷，置國家民族於不顧，企圖一己之私利，誠異類之不若也！



李端故宅，潤圃管過之，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真不可言。開元初，李林甫爲奉御居之，或之告潤圃，潤圃曰：果如吾言，當十九年作相位，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後果相玄宗，權重天下。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宅門稍卑，不可乘，以過，既毀其箝，忽有蛇千百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遂罷不毀，未幾籍沒，自作相至籍沒，果十九年。潤圃生爲利州錄事參軍，居民舍中，嘗曉起見蛇數百在庭，生大懼，悉命棄於郊野，其明日羣蛇復集於庭，復命棄之，後一日，羣蛇又至，李生驚曰：「豈天將禍我乎？」後旬餘，生犯賊事，刺吏遣吏至門，將按其罪，生惶懼無計，自縊於庭樹，絕氣而死。其妻以夫不得其死，亦有終，家童震懼，委身於井者數輩，果符蛇見之禍。此二李之遇蛇誠異矣！然使林甫不弄權，錄事不犯賊，蛇雖異，惡能禍賢，相與廉吏哉？林甫之禍在弄權，不在易門，錄事之禍在犯賊，不在集庭，既弄權矣，犯賊矣，既無蛇異，律以天道禍淫之理，自無能逃於天罰，何足異之足異云。雖然，乘氣致異，卽弄權犯賊之乖氣，有以感之也。「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逭。」吾人應當慎其所以召之者。（說願）

挑菜錄云：「李輪吳清邑鄧家村人，家頗饒足，房屋外

加葺厚牆，方其四面，牆厚丈餘，無少隙可入，卽俗所名土庫，蓋以禦盜也。中置倉廩，逼近雞栖，故雞常至倉下覓食焉。適有雞十隻，趨倉下，晚僅九歸，初疑被竊，而倉所歷三四重門，始可達外，卽野貓亦無從入，殊不解所以。自是雞輒屢失，李不能忍，一日驅雞倉下，登高樓而觀其變，瞥見碗一大柔蛇，自倉下蠢蠢而出，掠雞卽入，始誤而駭，亟欲除之。轉念巨物掠益生禍，心甚憂悶，會有丐者數人，提筐求乞，李因詰其能捉蛇否，答曰：「業此，安得不能！」因詢潛藏何地，形狀若何，李以實告。丐人曰：「物已長大如許，若不早除，能爲禍矣！幸遇我輩，可以效力，但亦不易，須厚我賞。」李許除去後，給錢一千文，丐人又求酒，李曰：「恐醉誤事。」曰：「借酒以壯力耳。」遂各盡壺許，問實藏處，先以一人舉破被，輕俟倉側，又一人將長竿，以小雞一，捨置竿頭，搗入倉下，蛇迄不動，掠之者三，蛇怒遂踰雞，丐人力與爭，蛇愈怒，舍雞衝出，腥風滿室，勢甚猛烈。俟倉側之人，念以破被蒙蛇首，使不施牙舌，傍數人，則亂噴藥水，相持飯許，蛇漸懈，遂擊斃之。各丐分肉而烹，味極美，吳搜倉下，得骨斗餘。」李禮亭曰：「天地生一非常之物，必有一法以制之，當其得志猖狂，流毒莫遏，傍觀者未始不歎束手無策也。但一遇主人翁，不須

張聲作勢，但略施手術，而物已俯首，爲其進退。所謂物各有主，不獨一蛇一丐也。」

廣西太平府城東十餘里，有大橋樹一株，廣蔭數畝，浙江 縉雲縣有某明經者，宦遊過此，時值九秋，紅黃實滿，方停輿渴甚，探採其巨而紅者一枚噉之，忽爾自發赤，徧體腫痛，先脫兩臂，復墮兩股，化巨蛇入橋林中，亦奇事也。

康熙中，嘉興 王店鎮西，偶有闕帝廟，僧偶焚香殿上，見小蛇長尺許，蟠伏神座前，驅之不去，諦視之，首有二角，儻知其異，以果餅飼之，飢食，葷腥則不食也。夏初，每就河中飲水，人有見之者，約長十餘丈，居人逐之，則歸廟中，而不知即此小蛇也。一二年後，有估舶過此，舟人見有小蛇蟠伏船尾，驅之又來，如是者數次。舟人遂載以行，行至鹽板橋，忽天黑作雷雨，急泊舟，俄見一龍自船尾上昇，水隨之湧，而估舶竟無恙。自此以後，廟中小蛇，不復見矣。

湖州 歸安縣 菱湖鎮某姓者，以賣碗爲業，納一妻甚美，而持家勤儉，異於常人。一日謂其夫曰：「我見人作此生涯，飢寒如舊，非計也，子如信吾言，自有利益。」其夫聽之，遂棄舊業，買寶負販，一如妾言，不及十年，遂至大富。生二子俱聰慧，延師上

學，惟每年端午輒病，而拒人入房，其夫不覺也。長子方九歲，偶至母所，見大青蛇蟠結于牀，遂驚叫反走，回視則母也。因告於師，師故村學究，以蠱毒之說，詳勸其夫。妻已知之，遂謾罵曰：「吾家家事，何與先生？」是夕忽不見，此乃乾隆初年間事，蓋某之妻即一大毒蛇，可謂怪矣。

余十四歲時，赴鄞應童子試，船抵華陽橋，時天色已晚，不能前進，遂宿舟中。至夜半忽電光入鬪，雨勢壓山，雷聲大作，響激天門，不得作黃藥之夢矣。比天曉，隨父師等上岸，俄覺塵穢觸鼻，行里許，見有一羣人圍繞如堵，稱異事。余亦上前探望，見一大樹，長幾千尋，圍可數抱，已被雷擊爲兩半，又見一大蛇長數丈，頭角森森，死於地下，妥詢之父老，答曰：「我輩亦不知其細，惟聞此樹乃宋時所植，蛇亦百年，嘗於黎明時吐出毒蛇，人誤觸之，必大病數月，且有死者，今被某殖死，蓋天之天下，蓋天之所以電光去盡否，余應應而退。」（此中人語）

在書中我們時常聽到狐仙、豹仙、桃仙，此處爲一蛇仙之故事。高密孫生，士人也，舌耕於城內，家中惟一寡母，菽水所需，皆取給於孫，而孫並無妻室，所恃以支持門戶，縫洗衣服者，亦惟母是賴也。母子兢兢，相依爲命，會母病目，孫盡力醫治，竟不

效，已將盲矣。孫聞鄰縣有王醫者，善治目疾，復載母往。王診視已，知已難治，辭孫曰：「疾深矣，非某之能所能爲也。」孫固請設法，王但搖首而已。孫泣下，固請益力，王治法已窮，無以應，姑泔之曰：「苟能得空青者，或可重明。」孫自思吾僭寒土，似此亦非貴物，又何能致者，請嘗其次。王又給之曰：「苟能得文許之蛇之膽者，效亦略同，孫信之，及歸，持棒攜篋，入安邱山而覓蛇。山因多蛇，而是日則愈甚，然蜿蜒而來者，率五六尺，即欲求七八尺者，亦不可得。孫遇小蛇當道者，輒掖之以杖，未嘗傷害，迨日將午，飢甚，而丈許之蛇，仍未有獲，乃小坐石上，取乾饌而啖之，忽有一白衣老婦，逕趨其前，謂孫曰：「子求蛇耶？即我是也。」孫笑曰：「姬戲言耳，蛇安能言者。」姬曰：「我雖爲蛇，實已成仙，但蛻化之期，尙猶有待。」孫自計曰：吾聞世間有蛇精，而未聞蛇仙，彼自稱蛇仙，實奇聞也。乃言審於心，而姬似先覺，謂孫曰：「子疑我爲蛇精耶？我實蛇仙也。」孫曰：「仙與精亦有辨耶？」姬曰：「安得無之。夫水虺五百年化爲蛟，蛟五百年化爲龍，龍五百年化爲角龍，千年爲應龍，是龍者，蛇之精也。本形未脫，故名爲精。若仙則超脫形骸，無所不可，蓋已居萬物之外也。」復謂孫曰：「子誠仁人哉，視蛇之命如人命，我類之生

存者，皆拜子之賜矣。昔孔子言仁，輒曰愛人，爲其類而言也。設有人問我以仁者，我必答之曰愛蛇，亦各愛其類也，子能移愛人之愛，以之愛蛇，尤爲難能，我安得不感。」孫聞言，知爲真仙，即跪請曰：「我母目疾，非仙不能治也，姬曰：「諾，我因爲治目來也。獨惜子爲醫所給，幾遭毒螫，然仁孝之行，我則憐之。」言已，出一丸授孫，孫拜受之。姬又曰：「汝母老矣，目疾雖除，然筋力就衰，不能任勞，而子又離家就館，不克常侍左右，爲子計，盡娶婦以分子勞。」孫歎曰：「室如懸磬，家無餘儲，何以爲娶。」姬曰：「南村有女子阿繡者，方待字未嫁，我爲撮合，好事立成，如子仁厚，彼必心許，蓋彼志在擇人，而不計乎貧富也。」孫猶豫未允，良久，辭而歸，歸語母以所見，并服其丸，未幾，雙瞳炯然，盈盈如水矣。孫喜甚，仰空拜謝。次日晨起，忽聞車聲轆轤，至門而止，及啓關，則山中之老婦，方扶一少女，緩步而入。姬指謂女曰：「此汝姑也，此汝夫也，善處此，吾去矣。」孫留之已杳，女登堂拜姑已，向夫爲禮，孫慚喜交并，不知所措。鄰里間聞孫得美婦，咸來稱賀，入夜，綢繆歡洽，有如魚水，嗣後家中諸事，悉女任之，而女尤工刺黼，針黹所獲，以供家用，未嘗不贍，家亦稍阜。一日，女睡方濃，孫撫其尻，間有肉寸許如尾，心疑爲蛇，及旦，欲出

之。女曰：「我誠蛇也，然人蛇之辨，當視其心，世之冶容美色，利口善媚，而蛇蝎其心者，乃真蛇耳。而君母之目，蛇明之，君家之立，蛇助之，蛇而人其心也。蛇矣，何負於君哉！」孫聞言淚釋，和好如初，後孫舉二子，仁厚有於父。（神仙筆記善舉）

河南鹿邑縣境北有黃山，山雖不高，而占地頗廣，山麓有村名何村，村中人口殷雜，坊肆遊旋，無不畢備。蓋地當孔道，來往客商，時有經過者也。一日，有一道者至茶肆，命茶役遍召村人，謂之曰：「此山有毒物，吾將除之。明晨，閉若戶，嚴若扃，毋窺探也。」村人問道者究係何怪，道者笑而不言也。次日，有村人某，素稱勇敢，夜半即起，挾弓矢石子，蹣跚入往，但見道人手提豚肩十數，踏月入山，村人躡足隨之，見道者至石穴前，置豚肩一，自是每隔數十步，輒置之，既乃擇一高石，坐而小憩，村人亦緣身於樹，以窺其研究。及天將黎明，月色漸淡，忽見黑氣濛濛，籠罩如霧，腥惡之氣，漸逼而來，未幾，霧中忽發紅光二道，閃爍如燈，透霧而出，而隆隆之聲，隨豚肩所置之道而來，村人方知道者毒物之說，為非妄也。未幾，光漸近，聲亦愈大，山谷皆應，有如雷鳴，時道者尚據高石，不稍動，及毒物已近，村人注視，見其物赤色，錦紋，蜿蜒無際，昂首張口，向空噓吸，蓋巨蟒也。但見道

者以豚肩向空遙擲，適中蛇口，蛇受之，甚暇豫也。村人大驚，知其猛，追蛇口再張，亦以手中石子擲之，蛇吞之如故，而蛇似有知覺，向樹噴霧，腥惡又作，又吐舌作欲螫狀，村人惶急，發矢射之，矢及鱗，鱗堅厚不能入，正恐懼間，忽見白光如電，出自道者袖中，毒霧紛紛四散，光中之物，長鬚多足，節節生甲，極似蜈蚣，此光蓋自蜈蚣發也。蜈蚣既出，雙錯如刀，直奔蛇首，蛇舒頸吐吞，矯然挺立以敵之，而蜈蚣殊矯捷，前後左右，如有飛翼，蛇不能敵，詰屈而退，蛇後縮數十步，忽向前力伸，紅珠如球，奪口而出，蜈蚣不及避，竟為所中，折一足，幸道者敏捷，縱身於空，及其未收，將球握住，復撫蜈蚣曰：「子受苦矣，雖然，彼寶珠已失，已無能為，少休復出，定能一鼓而下也。」巨蛇無珠，自知不敵，轉身而走，而蜈蚣復起，直撲蛇頭，蛇為所螫，竭力擺動，轉尾還擊，而蜈蚣終不肯釋，捋凡良久，草木盡偃，村人所棲之樹，亦為搗倒，村人墮地，頭目昏眩，一竄而暈，及醒，則道者與蜈蚣巨蛇均不見，惟見腥涎狼藉，血點斑斑而已。村中人有詢之者，村人遂舉實以告，於是稱頌道者之聲，遍於道路。後數日，近山數十里，忽報有大蟒一條，自空而墮，長十數尋，周身糜爛，如經火灼，額下劍痕，剗然如新。計其日，正道者入山之日也。

以上爲神仙筆記。華中之「誅蛇記」。其實蛇之本身，並無大害於人，因有蛇精蛇仙之別，人對其善者則以恩報，對其不善者則以仇報，看下文更可明瞭矣。

無錫南門外，窰戶甚多，俗呼之曰老窰頭。同治丙寅，有某甲買一古窰，窰已閉業數百年矣。將啓而用之，忽見窰中大小蛇無數，皆毒虺也，盡擊斃而火之。有一蛇大如鼯，亦死於火。頃之，某甲大病，將死，蛇附之而言曰：「我已修百餘年，未嘗出爲人害，汝不與我一信，而突來開窰，使我不能遷避，無故殺我，且殺我子孫甚衆，今日必棄汝命。」蓋俗例凡起造動土，必於數日前祀土神，則百蟲無不徙避，某甲開窰，實未祭土神也。於是家人涕泣哀籲，許蛇以諷經超度，不可許，許以拜七日，梁王懺，又不可許，許以拜懺而兼立蛇王廟，蛇乃允之。某甲尋愈，於是軍將山有蛇王廟云。

清嘉錄云：四月十二日爲蛇王生日，進香者，駢集於婁門丙之廟，焚香乞符，歸粘戶牖，能遠毒蛇。人又以是日雨，主壞麥，謂巳日爲蛇麥收忌雨，有此說也。蔡雲吳飲曰：「日交蛇位麥登場，日紀蛇生驗雨場，更怪妖氛于正氣，叢祠香火拜蛇王。」案錢希言猗園，蛇王廟在婁門外，對門捕蛙者，祭獻其中，朝旋

慶，不知何年重建於婁門內。祭葬者，不獨捕蛙船矣。錢思元吳門補乘，蛇王廟，在婁門內，負城臨水，傑閣巍然，與甬陵熒舟亭相似，前殿塑蛇將軍，特假蛇耳，或相傳蛇王爲方正學，正堪噴飯。

世傳蛇蝮性最毒，食之能殺人，貫髓時須以繩穿其尾，倒掛兩時許試之，如蛇也，則頓復原形矣。上海鄉人素以販雞爲業，一日撥籬遇雨，避大樹下，忽聞窸然一聲，有物自樹窟墜下，視之蝮也，大如九寸，盆，首尾皆伸出五六寸，尚係蛇形，鄉人捕置篋中，比歸則籠雞皆死，蝮之頭，尾已與籠無異，惟腹帶紅線耳，遂埋諸土而棄，死雞於地，明日有黃鼠狼野貓各一，死於篋旁，蓋皆食雞而致斃者，其毒如此。

咸同時無錫薛福成撰庸盦筆記云：余將赴寧，紹召道任時，卽聞寧波有三將軍之說，皆巨蛇也。其在提督署中者，曰大將軍，在道署中者，曰二將軍，在府署中者，曰三將軍，然向不輕出見。及余到署，細察形迹，惟署後有小屋供財神，其旁塑白髮而坐者三人，詢之舊吏，乃云狐也。署室承塵上，常有聲響，始以爲鼠，久而諦之，與鼠稍異，或於板壁及桌椅上作剝啄聲，余厲聲呵之，乃稍止，然既止復響，既而試得一試，但若無所聞者，蓋

之不理，再響數次，即不復響矣。僕婢有失小物，及頭足微疾者，均往財神祠中燃香燭，亦頗有奇驗，但事稍重大，則不靈。一日，余方午食，仰指承塵，謂內子曰：「彼已數月不響矣。」言未已，而聞墮塵之聲，若撒豆者，各室中多有微響，旬餘乃止。乙酉上元之晨，余起盥沃，忽聞板壁有響甚厲，個平時不同，余大聲斥之，亦不稍止。適接電報，知法將孤拔率五戰艦已入蛟門，來攻鎮海，余乃悟彼來報信也。因曰：「此後如有響信，即能來報，待到事平，當書一匾額送之。」自是凡聞室中有厲響者，必接警電，法船既退，余乃撰書一匾，懸之祠中。余久欲察巨蛇蹤跡，而無所見，惟盛暑之夕，署中人每見一烏蛇長丈餘，橫臥院中，乘涼，欲呼衆人往觀，則忽不見，然並無他異，似不足當將軍之目。又聞前任某觀察，有一族姪女，在署一夕忽不見，明日東城外十餘里之鄉人，來報有一女墮於田中，遣人驗之，乃迎以歸，女云：「三更熟睡後，忽覺御空殿行，鼻中微聞有腥風，然並無所見，天將明，乃墜下。」云。衆意此乃蛇之所爲。惟余所聞署中之響，不知其果爲狐歟？爲蛇歟？余無以考其實矣。

杭城周公井，有大廈一所，相傳爲不吉之屋，之人租住。蕪人張某，利其價廉而購之，住未幾時，兒孫相繼而亡，至媼病，謂

每晚有蛇一條，長丈餘，蜿蜒至床，聞其氣，身即不能動，伸長其舌，搜鼻之血而食之，自此癱瘓幾日，命歸陰府，未滿三月，前後死十餘人，遂傳爲某機關部，聞亦無恙。張以爲不德所致，茹素誦經，廣印善書，分贈友人，余家亦得數冊焉。

以上一則爲蛇精作祟，茲述蛇女之異。蒙古洮南有陳海亭者，娶妻川音，初其妻未嫁時，曾爲大蛇所祟，歸陳後，蛇祟仍未絕，嗣生一女，人首蛇身，頸以上與人無異，全身黑色，細而長，能盤旋如蛇，且鱗甲斑然，長春公園遣人運至園中，供人觀覽，現年已二八矣。又滬城侯家浜，有周桂生者，布商也。一日，在家洗物，忽見巨蛇一條，計長六七尺，從樑上脫足墮下，適落周面前，蜿蜒不去，遂狂喊救命，其妻聞之，亟喚店夥數人，將蛇擊斃，夥謂見蛇脫足，大非吉兆，宜處處留心，少管閒事，越三日，周有事外出，適遇匪徒肇事，誤被擊死，吉兇禍福，殆有定數歟？

粵東某府署，矮閣久鏽，詢之，言有蟒蛇精，纏踞於內，凡新守至，必以羊豕祭之，不坐堂皇，始得無恙，否則，於官不利，會有某太守新任是缺，至聞其異，曰：「此王者之堂也，咄咄妖物，何得憑依，我當力除之。」吏役咸諫阻，不聽。一日，坐堂理事，忽陰風慘慘，驟起於西北隅，屋瓦震動，毛髮悚然，書役紛紛走避，守

倚劍立，俟觀其變，則見簷際黑霧中，下垂一首，其大如甕，守飛一劍，不中，接爾棟折，合署驚惶，昏暗不辨南北，都司聞前來助，烏銃如矢，聲響如雷，守見紅燈向前閃爍，知是蟒目，揮劍猛斫之，中腦，血射數丈，須臾蜿蜒而斃，掘其窟，深不可測，乃以毒草資水灌之，絕其餘孽，覆土填其窟，從此蟒患遂絕。（奇聞怪見錄）

邑李氏廢樓中有蛇窟，能巨能小，常蟠繡上，鱗皎如白虹，元脊節有戲龍燈者，蛇忽出，粗與龍等，同舞空中，人駭散，蛇亦渺，相顧衆中失一美少年，衆固疑爲蛇擄去，邇尋不可得也。後數載，見其人與一醜妝女子在東南城樓上憑肩眺望，或呼之，二人遽入樓內，一大蛇垂尾檐際，粗如梁焉，方悟女子乃蛇精也。（見醉茶說怪）又有趙翰林世曾，自山左歸，曉休旅店，大雨傾盆，忽屋角一磚墮落，有大蛇粗如筍，自磚缺處下，蟠據几上，察察作響，趙急奔至堂中，呼從人皆莫之應，雷電繞窗，旬旬不絕，既而雨止，蛇亦不見，視几案皆傾側欲折矣，究不知爲龍爲蛇也。又有完縣村夫清晨澆瓜圃，見一赤蛇蟠瓜蔓上，細裁如劍，戲以物撥之，蛇忽躍然奔起，頭如斗，身如梁焉，村人急奔，蛇行風響，瞬息即集足下，駭極而倒，蛇失所在，及視故處，蛇

蟠蔓上如初。茲再述蛇異一則：邑人某，乘舟將之豫省，泊舟野岸，岸上有古柳陰廣敞，見樹上倒挂一大蛇，粗殆如盎，首垂垂然向下，欲墮似有牽引之者，俯視地上，一小黑蛇長裁數寸，其細如筋，昂首向吸之以氣，大蛇便委頓欲死，狀甚困憊，舟子以小能制大，意頗不平，欲擊以爲，邑人急止之曰：彼形雖微，毒必更烈，擊之不死，必受其殃，脫令大蛇得活，我輩其何以當。不如觀之。未幾，小蛇愈吸，則大蛇愈下，首將及地，小蛇一躍入其口，大蛇屈伸掀動，倏墮於地，掉其尾，響如鳴響，草木爲之分折，驟然身挺如梁而斃，旋見其腹割，然中裂，小蛇自腹出，越牆而去，其行如飛，竟不復見。

留仙外史云：黃杉田司馬言其鄉某孝廉，禮闈下第，南歸乘一簾策車，途中天氣暴熱，當午歇涼，車子坐白楊樹下，見一小蛇長尺許，竟體褐灰色，昂頭向上，樹上則蟠一大蛇，身粗如碗，垂頭向下，兩頭相向，見小蛇口中呼吸，大蛇爲氣所攝，漸覺難歌，不能存身，車子驅驢詫異，以小反制大，心頗不平，急起以足向小蛇頸上極力踏之，小蛇負痛，掉尾輾其足背，車子固赤足着履，足頓腫，小蛇既斃，大蛇屈伸久之，始蜿蜒穿樹而去。乃車子之足，不炊許久，已腫過臍，痛徹心髓，尋卒。以小制大，就上

所述數見不鮮，俗有謂貪心不足曰：「蛇吞象。」殆非誕語。

夏月有蟲長寸許，寬臂皆毛，刺人痛於蜂螫，吾鄉呼爲「棘蟲」。黃穆田司馬家有園，樹木甚多，嘗夏晚納涼，見一棘蟲栖桐樹幹上，以草措之，不動，遂得之。越日又一蟲來，銜其尾。凡七日，陸續相接共七蟲，長不及尺，司馬留心以察其異，日見蟻蟻微動，漸自膠結，不十日，竟共化成一蛇，蜿蜒而去。以數蟲化一蛇，奇哉！噫！七日七蟲次第如有約而至，是果誰使之哉！（見《留仙外史》）

金陵瑣事云：司馬西虹，嘉靖二年，入京會試。二月初旬，忽一大蛇，約長二丈餘，盤繞小廊中梁，投之以生物，食之無遺，及鳴鑼鼓以驅之，竟僧道以讓之，皆不去。忽火焚其廳，遂不見。去之次日，西虹中進士之報至矣。此蛇能使火以焚其廳，想必是蛇妖之一種，亦無足怪者。

武弁卞某，惡蛇，見則殺之，衆呼爲斬蛇將。一日適野，叢林間有大蛇粗盈握，趨聲以刃，天矯不馴，乃乘間斷其首，蛇屈伸旋斃，卞歸營，覺頭目眩暈，體甚不快，因乘輿歸家，夜臥，覺有物如冰，橫搭其腹，頗類蛇，急呼其母，取火照之，見一無首大蛇，蜿蜒狀露，血滄殷殷，母驚號，物忽不見，卞某曰：「女不起矣！」因述

其所爲，母急延巫覡祈禱懺悔，巫作蛇語曰：「殺我抵命，誰惜汝飲食耶？未幾旋卒。」（見《醉茶說怪》）

世傳方正學之祖葬時，其父夜夢老人告曰：「吾族久居於此，幸待遷而發土。」明日掘土得蛇，而蛇不可數計，一時盡捶死焉。時正學之母有妊，見有黑氣一道入座，其後正學生之滅族，以爲蛇托生而報之耳。又言先生之古似蛇，尤可笑也。昨見江浦絕聞云：「吳珩帥劄時，以殺金坪叢茂，恐奸寇匿中，將焚時，忽老嫗瀛子轅門告曰：「聞制置將焚山，此軍令也，不敢阻，但母子久居願少從容遷去，否則亦必滅爾族。」吳叱之，竟焚。明日巖下死大小蛇各一，然火焰時中見黑氣一陣從東南去，適制置子婦正產，產即噎也。」予意方之傳言，或即吳之事也。否則何其傳之相似耶？或殺蛇事有，而黑氣之說無也。且許施陽爲誅讎而得仙，正學之父爲殺蛇而得正學，是報之善也。况先生一死，令名千古，誅夷一節，反以爲蛇之報耶？又當時齊薊輩之誅夷，抑又何爲之而報之耶？此必好異小說家，或佛氏之徒，故爲是言，以愚民耳，豈理也哉？若吳噎爲逆而族，以爲蛇報，此或一道也。（見《七修類稿》）

揚州營兵王顯光，與鄰童輩躡草中捕蟋蟀，忽遶出一



蛇長七八尺，直前圍繞，始敲其兩腋，繼擊其臍，王手無寸鐵，惟大聲呼號而已。朋輩聞聲奔救，則王已絕。而半倚握蛇不釋，衆以刀斫蛇死，再救傷者，則腹腸已無完膚，胸中深入者數寸，幾透其背，萬無生理矣。視蛇身，隱約分三段，似黏合者，王之同伍者恍然曰：「前年彼曾殺一蛇，分而爲三，豈此蛇復活而來報仇歟？」余幼年聞魯齊有農人以刈草之刀殺斷一蛇尾，蛇負痛實去，越數歲，經其地，復見而蛇，其尾劍猶未平，農人驚走，蛇追之不舍，遇救而免，然此農人狂奔數里，竟內傷而死。合兩事觀之，可爲無故殺蛇打蛇者戒矣！（見伊國漫錄）

明季天啓間，寧州鄉民張石，有二子，長曰亮川，次曰明川，一女名秀娘，以家貧，式徵年十六，猶無聞字者。會石一爲爭田水熱，被富人沈彪主僕扛毆將危，無力呈驗，越半日而死；死後，亮兄弟始赴州控理。時明鼎將軍，功令嚴弛，沈彪揮金上下佈置，訟案經年，張兄弟率不得直，及以詬告管黃驛家，憤甚，而無可如何也。秀娘聞之，哀泣不已，念身爲女子，不能爲父報仇，日夕痛哭，臥病不起。自思世間爲人懼者，蛇與虎耳，而虎白日則有弩箭之防，夜間又有門戶之隔，不能行我之志，惟蛇則寢間可踏躐而入，咬死仇人，不費力也，安得身化爲蛇，以行吾志

也。懷此念已非朝夕矣。一夜方注念間，忽忽魂已離舍，自顧儼然蛇也。不覺大窘，穿地竄而出，伏地前行，倏已抵沈彪之門，時門已閉，門樓下故有狗窠，乃由窠而入，則室內燈光有明。沈方抱兒坐燈下，蔡亦侍立階前，蛇乃直飛上前，徑咬沈喉，沈大叫仆地，撒兒於旁，蛇并傷鏡之。僕見主忽被一蛇咬傷，驚欲走時，蛇已疾赴其身，重重纏繞，以尾刺鼻，血出如注，少時亦仆。蛇意足，乃委蛇仍出窠歸家，見床直上，而秀娘醒，開目四視，則母與兄且環哭於旁矣。豈秀娘母適捧粥呼秀飲，連呼不應，火之已無氣，惟心頭尚潤，請秀娘已死，不覺失聲大哭。亮川兄弟聞之，亦至前並哭也。方哭間，忽見秀娘開目起視，如無病者，怪詰之，秀娘自覺僂塌之甚，呼弟飲訖，告母兄化蛇之故。母兄咸妾之，謂意想所致，而作夢耳。詰朝，謂村紛然，會云沈彪三人，爲蛇傷死，母子始信，驚喜不已。數日漸洩其事，沈妻聞之，怒，捺於官，以事不經，置不理。後秀娘適陳氏子，生五男，兩舉進士，三遊邑庠。亮川兄弟精鍊之助，亦爲素封。沈家貧且絕矣。（見掛燈新鏡）

○ 荆園氏曰：一念之篤，通於鬼神，若秀娘之幻，爲真實，其孝心堅注，故冥冥之中，亦妄而爲其志耳。然自古忠臣孝子之負不白者，何限，安得盡如秀娘之變化如歸，志遂意伸也哉？有

求蛇而不可得之嘆矣。亦甚矣。怨不可以輕播也。彼沈虎主僕欺嚴善良，時固有所恃，恃其財多耳。迨而經官訊理，竟得脫然。其權謀勢力亦可云熾。孰知陽網雖漏，陰譖難逃。孝女誠心，終常化蛇報怨，三命償一，孰盈孰負耶？世有負勢力而欺凌良善者，鑒此若不悚然自反，怕後之噴臍莫及矣。李禮亭曰：明季閩寺當權，流毒宇內，官貪吏賄，民不聊生，如沈虎之爲人者，何可計數？更有墨吏爲之庇護，遂其不逞之行，遂致民怨日甚。一運就衰，逆圖揭竿，弼賊肆虐，種種禍害，未始非此輩暴疾之氣感召而來也。

合肥李季，督軍劄章，言其鄉農人某，家頗小康，妻某氏，最惡生女，每產男則字之，女則溺之。年將三十，業戕五六命矣。既又有身，將分娩，腹痛甚，比產一卵，內蠕蠕動，剖之，蛇也。鱗甲金光，燦然，舉首目炯炯，望母侈口嘆舌，意似索乳，農人欲殺之，妻掩首止之曰：「此宿孽也，安知非妾平日溺女之報？倘再戕其命，結怨益深，其何以解？不如縱之，聽其自然爲善。」農人然其言，適置諸篋而放之，深山叢莽中，迨夜，漏二下，聞戶外隱隱有聲，見蛇蜿蜒入，徑入榻，投母懷中，以口哺乳，撮吮儼然嬰兒。某氏病徹心髓，而竟無如之何。蛇飽則懸蟠臥枕際，飢則就

乳如初，日輒三哺。某氏甚苦之，向蛇哀告曰：「我與汝類分人畜，義屬母子，汝齒日長，我乳質不足以果汝腹，况汝日大，則毒未免尤甚，我不堪痛楚，命合休矣。縱係宿孽，而以子殺母，其曲在汝，汝心安乎？今與汝約，以飯代乳，何如？」蛇頷之，自是日餽以飯。蛇漸長大，不三年已粗如碗，十石甕，藉以草，蟠臥其中。三釜，必需斗米，農人家由此漸落。蛇今尚在，人多見之，究竟不知何若也。（見留仙外史）里藥子曰：「古語有云：『虎狼雖狠不食兒。』彼溺女者，自殺所生，是誠虎狼之不若矣。或謂一凡遇溺女之家，當以無故自殺兒女律科其罪。」此論最確，我願爲民父母者，所在留心，教化力挽流風，其功德豈在施藥捨棺掩骼下哉？噫！在劄時聞熊一峯遊學云：「村有媪溺女甚多，年五十餘，摘蔬圃中，忽有二蛇緣旃而上，竄入前後兩甕，媪駭暈倒地。」可以爲世之溺女者勸。」禮園吳實清曰：「鄉民某甲，妻極悍毒，連舉二子，意甚得，繼生一女，詎令溺之，甲殊不忍，妻罵曰：『業有二子，惡用是賠錢貨爲哉？如汝不忍，我將手刃之。』甲恐，給爲誕置諸野，乃怕寄人哺育。後配農家子，家頗小阜，及二子長成，繁殖蕩產，舉室難以自存。甲謂：『幸有賠錢貨在，試往援求可乎？』妻憐，詰得頭末，悔而且愧，不得已求援

於女相依以終。然則親某甲之事，女雖賤錢貨，不且賢於不肖子之哉？爲父母者，尙其鑒諸。

廣東駐防漢軍副都統奇俊士，生平正真不阿，尤以膽略自負。弱冠時，落拓無聊，偶遊三元宮，有道士見而奇之，因與訂方外交，款洽甚密。劉有緩急，必竭力相濟，毫無吝色。劉不自安，時愧無以爲報。一日訪道士，見其頻蹙蹙生，似有憂色。劉叩之曰：「師何爲者，而鬱鬱若此？脫有用小生處，萬死不辭也。」道士聞之，霍然起，執劉手曰：「居士所言，是蒼生之幸，非貧道一人之幸也。請上坐，受貧道一拜，乃敢相求爲助。」劉曰：「師休矣！固已言之，脫用小生，萬死不辭，何瑣瑣效兒女子態也！第言何事，容共圖之。」道士謝曰：「若然，居士第隨我來，倘有所見，有貧道在，勿驚勿恐。」劉問何如，不答，固問，固不答。姑從之行，出北門五里許，去天房教先賢古墓數百步，道士乃結草爲壇，立劉於其中，自頂至胸背及手足心，均爲勸勒，書符已出一麥草籠，大尺許，而揭其蓋，授之曰：「聽吾引聲響，急闔其蓋，切記毋違。倘有所見，有貧道在，勿驚勿恐。」劉不知所以，姑漫應之，以視其異。道士乃披髮躡步，左手執劍，右手執引聲，口中喃喃誦咒。時二月中旬，月夜晴朗，天無纖雲，三更時，腥風

陡作，月光慘澹，忽聞聲湧如潮，一蛇馳至，頭大如箕，身巨如甕，長十餘丈，竟體金鱗，兩目光灼如電，來伏壇上，稽道者三。道士以劍磨之曰：「去！」又一蛇至，長與前蛇相埒，竟體明亮，洞見腸胃，伏壇稽首如前。道士亦以劍揮去之。以次羣蛇畢至：一蛇鼻吻腮角，竟體黃毛；一蛇龍首鳳尾，前後四爪；一蛇頭圓如球，兩脇有翼，伏以效蟻拍板；一蛇長不滿丈，鱗甲爛爛，（亦作斑爛）口吐五色氣，紛糾若朝霞之彩；一蛇長數十丈，竟體紅亮，熊熊若初日浴海，口吐火光，明可燭物，其餘或青或黑或黃或白，其色不一，其大小長短亦不一。咸次第伏壇稽首，不下百餘種。道士一一以劍磨去之。鶴三唱乃已。越日薄暮，道士又偕劉至壇，如前作法。三更，羣蛇又絡繹銜尾而至，有肖鼉龜者，有肖蜥蜴者，有薑之雙箝者，有蝦之卷曲者，有虎豹首者，有牛馬首者，有犬家首者，有狐兔首者，有鶴頂者，有鷄冠者，有體方如印者，有身扁如帶者，有無鱗如鯢鱉者，有多足如蜘蛛者，一切奇形怪狀，又不下百餘種。鶴三唱乃已。第三日至壇，道士戒劉曰：「大功之成，端在今夕，居士切須記前語，不可疏忽。」劉謹受教，時至三更，羣蛇又至，較前尤異。或肖夜叉，或肖羅漢，或肖猛士，或肖美人，或嚙聲聲如兒啼，或格鳴若竹裂，所謂人首蛇身

者，計可數十種，他如首尾兩頭者，一領兩頭者，一身三頭五頭九頭者，道士皆一一以劍磨去。約近四更，忽沙石飛鳴，山谷響震，天色愁慘，星目頓暗，一蛇至壇，長僅丈許，鱗甲五色，首類雉卵，張口吐舌，兩目突出，光炯如炬，怒視道士，屈身一躍，直撲其面。道士叱曰：「孽畜焉敢無禮！」急以劍磨之曰：「止！」三撲三止，乃退伏壇下，稽首者三。身頓縮小，不滿五寸，一躍徑至籠中。道士急擊引磬，剴聞聲聲，急闔籠蓋，以付道士，袖出硃符，貼籠四隅，喜謂劉曰：「貧道奉師令，捕收此妖，五年於茲，其幸成功。不爾，東南濱海生靈，十年後受其屠毒，恐無噍類矣！」劉問作何處分，曰：「此去獻俘於師，藉子一臂之功，必予厚賞，富貴壽考，後宮無疆，子其勉之！」誓此作別，他日靈山會上，未必無再晤時也！一言畢，拂袖攜籠而去。劉後官協領，夫婦齊眉，壽逾九旬，日見五代子孫，世爲廩仕，至今不絕。（見留仙外史及怪異筆記精華）

謝光侯者，漢章帝時人也。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婦因以安。又有大樹，樹有精，人止其下者死，鳥過之亦墜。侯劾之，樹盛夏枯落，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死樹間。客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

門鄰南門中，內蛇死，劉向以爲近蛇孽也。京房易傳曰：「立廟子疑，厥妖蛇居國門闕。」

漢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鬥，奉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漢桓帝卽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洛陽市令韓子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乘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劉冀，捕治家屬，揚兵京師也。

車騎將軍巴翠馮綱字鴻卿，初爲議郎，發綬箭，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襄怖。許季山孫憲字寧方，得其先人祕要，緝請使下，云：「此吉祥也。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爲名。」後五年，從大將軍南征，居無何，拜尙書郎，遷東太守，南征將軍。

後漢定襄太守劉奉妻生子武，并生一蛇。奉送蛇於野中，及武長大，有海內俊名。母死，將葬未窆，賓客聚集，有大蛇從林草中出，徑來棺下，委地俯仰，以頭擊棺，血涕並流，狀若哀慟，有頃而去。時人知爲劉氏之祥。

秦騰居曲阿彭皇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腦中。蛇來，先開

臭氣，便於鼻中入，盤其腦，昏哄，僅聞其腦間食聲噓噓。數日而出去，尋復來，取手中縛鼻口，亦被入，積年無他病，唯患頭重。

隋縣澹水側，有斷蛇邱。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走，因號其處斷蛇邱。歲餘，蛇銜明珠以報之。珠盈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故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珠」。又曰：「明月珠」。邱甯有隋季良大夫池，又柳神記曰：「隋侯便齊，見一小蛇，於熱沙中宛轉，頭上血出，隋侯下馬以鞭撥於水中，還復經此道，夜夢見小兒，持珠與侯曰：『兒乃蛇也，早蒙救獲生全，今日答恩請受之。』侯驚異，迨旦見一珠在牀頭，侯乃收之。故廣信曰：『漢水報注，明珠一寸。』」

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而餵之。食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駭馬，蛇遂咬殺之，令因大憤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令「何殺我母當為母報讎。」此後每夜聞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

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湖」。唯姥宅無恙，詎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晏然。今水淡時，被土人汲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

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爲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宮。泚國或俗嘗行道，見一人病咽，嗜食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聲，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蛇一枚。刺越崩嶺有大蛇，欲得啖女童，常八月祭送蛇穴，輒吞之。時李颺有小女名寄，應募而行，乃請好劍，咋蛇穴作數斛，齏齏灌之，置谷口，蛇出，頭大如圍，目如二尺鏡，先咬齏灌，密便放咋蛇穴，以劍研殺之。越王乃聘女爲后。漢張寬爲揚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爭山，詣州訟連年不決，寬臨復來，寬以二老形貌非人，令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精，翁欲走，寬阿格之，化爲巨蛇。見裴神記。西陽雜俎：「李朝晟爲鄆州刺史，城方，渠無水，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蹤，水隨而流，築防禦之，遂爲停泉，軍人仰飲足圖其事。」韓非子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必有殺子，不如

荷負我以行人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唐書云：「太宗嘗欲親敵，遣軍遠抄，騎皆四散，帝與一甲士登邱而睡，俄然賊兵四面雲合不之覺也。會有蛇逐鼠，鼠觸甲士，驚起，退白太宗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太宗發大羽箭射之，瘞其僮將，賊騎乃退。」廣州記云：「晉興翻路側五六里，有一物，大百圍，長數十丈，行者過之，則往而不反，積年如此，董奉從交州出，由此見之，大驚云，此蛇也。住行旅旆符勅經，宿往看蛇已死矣。左右白骨，積聚成山。」豫章記曰：「刺嘉末有大蛇長十餘丈，斷道，人有過者輒以氣吸吞噬之，道士吳猛與弟子數人，往欲殺之，蛇藏深穴，不肯出，猛符南昌社公，驅蛇出穴，頭高數丈，猛緣尾登背，以足按蛇足著地，弟子於後以斧殺之。」

晉文公出田，前驅還曰：「前有蛇，其高者隄，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請攻之。」公曰：「不可，吾聞天子夢惡則修道，諸侯夢惡則修政，大夫夢惡則修身。今我有失行，天戒以妖，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齋宿而請於廟，退而修政，居三日，夢天誅蛇曰：「你何敢當聖君之路，文公覺，令人視之，蛇臭爛矣。」（見賈誼新書）

戰國策云：「昭陽爲魏伐魏，覆軍殺將，移師攻齊，陳軫爲齊使，見昭陽曰：「楚有詞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地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酒，今君攻魏既勝，復移師攻齊，是爲蛇足者也。」昭陽悟，乃解軍。」山海經云：「大同之山有蛇，名曰長蛇，毛如鼯，音如鼓柝。」又云：「鮮山多鳴蛇，四翼音如磬，見則大旱。」皆不祥之物也。齊景公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耶？」曰：「有賢不知，知而不用，而不任，此不祥也。山是虎窟，澤是蛇窟，何不辭乎。」（見說苑）

抱朴子曰：「或問隱居山澤，治蛇虺之道曰：「昔園邱多大蛇，又生情樂，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佩雄黃，而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入山林，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傅之立愈。」陳鼎蛇譜云：「富貴蛇色黃而青，穴人家倉困下，米粟必多倍於所入，其家必發。」又云：「圓蛇產貴州右洲，八萬土司中，圓如卵，有五朵，或出水花鳥竹木狀，人見之無不愛，嚙人卽斃，又扁蛇闊五寸，長五尺，厚一寸，首尾齊，色

如溫綉，五色相錯，而方不知者，以爲手中也。口大如斗，行如飛，能逐狡兔，又方其形如牛，皮高五寸，縱橫各二尺，色黃黑，行如矢，吐氣如芻，見人出脊中，黑水射之，中者立斃。」又云：「百藥出越，夔氏國，每至春日融和，則出鳴草中，或作絲竹金石聲，或爲播鼓鳴鐘聲，或爲喇叭長號，作天籟聲，簫管琵琶，百樂異備，故曰百藥蛇。國人聞其響，大驚，謂年必豐無疾，蓋瑞蛇也。又歌蛇長歌如翅，有節韻抑揚宛轉，儼若刻羽流商。」又云：「鼓子蛇形如鼓，圓而且扁，四川天全土司中有之，每風雨將至，雌雄相應而鳴，聲如過鼓，大有漁陽三弄之曲。」又云：「絲蛇吐絲作網，大數畝，蛇居其中如蜘蛛然，俟物入其中即擒之。」

范蠡雲溪文議：「唐相李仲初貧之，刻川天官精舍，憑箕筮，有老僧見一黑蛇上剝前，李樹食其子，驅之，蛇乃下，入李公懷不見，公驚，僧曰：秀才睡中有所見否？公曰：夢上樹食李，似有人相逼，俯知非常人也。」金蛇大如中指，金色，照日有光，能解金毒，銀蛇能解銀毒。（本草）錫蛇出嶺南山上，有金銀星解南方蠱毒。（東坡物類相感志）又杜光庭錄異記云：「黃嶺蛇色似黃金，欲雨時作牛吼聲。」陸龜蒙中記云：「鴈后既入魏宮，宮中夜有一綠蛇，每旦后掃殿則盤結於后前，因效而爲之，巧奪天工，故后嘗每日不同號爲靈蛇，嘗人擬之者，十不得一二。」蛇之最長者，恐怕要塚，嶺山之蛇，郭氏元中記云：「觀崑山週三萬里，蛇繞之三周長九萬里。」

其寶關於蛇之神話，軼事，掌故等，爲來實是不少，今就此結束，對於以上所述，作爲姑妄看之可也。但蛇之爲物，歷代詞人却多之以爲吟詠之對象。杜甫詩：「藤蔓曲織蛇。」溫庭筠蔣侯神歌：「廟前古樹蟠白蛇。」元稹：「昌宮詞：「蛇出燕巢盤圍棋。」元稹：「巴蛇詩：「掉舌翻紅絳，變身變白花。」又云：「甌有隨腸計，應無破腦功。」又云：「白晝遮長道，青溪蒸毒煙。」類林：蛇詩：「入榻來龍種，盤膝透風羅。」又云：「體罷俄成孕，行來定解紆。」又云：「山高慳架屋，邱避占窮途。」柳宗元：「宥蛇文曰：「養算鈎牙，穴出榛居。」又曰：「其頸豎，其腹次且。」傅休奕：「蛇銘：「上騰霄雲，下遊山岳，造此明珠，預身龍族。」郭璞：「蟬蛇贊：「小則數尋，大或百丈。」白居易：「斯蛇詩：「有大蛇兮出山穴，亘路傍。」又曰：「一嘗其身形，蜿蜒而莫犯，舉其首勢，矯矯而難元。」又曰：「疑白虹之精影，披紫龍之文章。」又曰：「鱗甲晶以雲色，睛眸點其電光。」張來：「故蛇詩：「蜿蜒出幽草。」吳融詩：「尾懸青蛇蟠。」類林：「新蛇詩：「金鑿徒供賂，錢堆欲笑愚。」仲長統詩：「腦蛇葉麟，神龍變角。」楊氏異物志贊：「蛇爲大蛇，既洪且長，形色較尋，其支錦章。」郭璞贊：「腦蛇配龍，因霧而隨。」張說：「虛虛賦：「蛇何意而憐風。」李紳詩：「騰聲翠光抽瑞瓊，腹連金影動瓊環。」又曰：「已應蛟骨風雷後，豈效銜珠草莽間。」

廿九年九月廿四日上海

## 編後記

編者

雖然我們不在饑餓線上爬，至少時間不大允許我們作

另外的事是真的，這次籌劃出版「狼煙文藝叢刊」不過是一時興起大家覺得有出個刊物的衝動，僅僅一天我們便決定了名稱，照天時講：這天下不堵得利害，地利：我們遠在上海，各地朋友們的稿件郵寄頗覺麻煩；人和：看我們的「棉力」也祇好嘆氣，然而，問心既不想「掛羊頭賣狗肉」，又不想「安心跟誰拚命」，我們辦刊物就是爲了盡點人事，作家的頭銜或詩人的桂冠更不願硬戴在自己的頭上，以昭示於人，大概「清談誤國」的罪名不致加給我們，我們盡點力量幹好這個刊物，使作家詩人不以鄙夷見棄，使有希望的青年作家有一個儘量發表的地方。

本刊可能出月刊，如果郵寄稿件和印刷方面不成問題的，話，一定按期出版。

現在我們最大的期待是求得讀者真正的評判，無論是整個，個別或其他值得批評的，我們都以誠懇的態度儘可能

地接受。

有時因爲特別事故或提醒讀者的興趣起見，必要出特輯的時候，我們臨時得有限度的提出範圍，前數期便開始徵求，使作者可以有更充分的時間去構思。

「第一陣烽火」在質量變方面都很不使人滿意，然而爲了對外界的徵稿太遲和郵寄的不便，我們祇得將已收到的幾篇稿件付印了。

沙雁先生的「暗影下的文藝」向孤島的文化人發出了緊急的呼聲。此間文壇的團結力量實在不夠，這一點便是我們今後應該努力的方針。

徐春霖先生的「誰的錢」是一篇最有興味的獨幕趣劇，很值得介紹。

熊佛西先生的「戲劇演出教程」是田翁先生譯述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M·史密士所作的戲劇演出教程的序文，該書出版時，熊先生的序文未及刊上，今商得譯者



同章發表於此。

這一期裏小說祇有一篇，似乎太弱了一點，其實辦刊物根本不能與開辦雜貨店相比，無論什麼貨色都得配齊，我們原來向湖北的朋友方面徵求的幾篇創作，都因郵寄時有某方檢查，以致不能收到，還有舒暢先生的「三年來內地戲劇出版物一瞥」是最值得寶貴的稿件，作者於兩月之前便由重慶付郵，仍然是沒有收到，不能在本期與讀者們相見，是最使我們引為遺憾的。希望以後同情的伙伴們能源源賜稿，使「狼煙」不容易給風吹滅，而喚起更大的同情和力量，對大眾的狄人下一個警號。

最後我們謹以誠摯的心，向愛護本刊的讀者作者宣言：  
一、本刊各欄竟連短評都儘量接納外來稿件，寧可自己朋友多等兩期，必先取用外稿或新人的作品。

二、只認稿不認人，雖是初次來稿，我們亦以公正的評價定取捨，縱然是老朋友，假使是叫人失望的篇章，也照樣放棄。  
三、來稿以語體文為主體，關於世界的前進的文藝各部門的理論文字的介绍，尤所歡迎。

四、題材務求現實，雖然是在「此時此地」的文字不能

寫得太過火，但絕對避免無病呻吟的作品，哥哥妹妹，酬和互贈，滿篇肉麻辭，一紙標榜語，一律割愛。

五、來稿稍有可取，決不輕易放棄，編者亦不願妄加刪改，以存本來面目。

六、本刊願與全國的新進作家（大家看得起的）握手。  
七、本刊願與任何前進刊物交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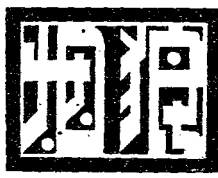
八、來稿請詳註真實姓名與地址，筆名聽便，不用稿，未附足郵資者概不退還。

九、來稿一經刊載，酌量酬現金每千字二元至三元，以答雅意，補白等短稿，則酌贈本刊。

十、來稿請寄「上海法租界麥底安路匯成里總弄一號 狼煙出版社李冰爐收。」

還有附帶預告的本刊下期（即第二陣烽火）擬出「詩歌專號」，凡關於這個的理論，創作，翻譯，均希望作者讀者們賜稿。本刊第三期（即第三陣烽火）擬出「戲劇專號」，凡關於這個的論文，劇本，皆所歡迎。因為劇本寫作的時間較長，故特提前向作者讀者們徵求。

8 >  
464637  
(1)



刊叢藝文烟狼  
火烽陣一第

堡羊古

角八價實册每  
費寄加酌埠外

經售處	發行者	出版者	主編者
全國各大書局	狼烟出版社 路匯成里總弄一號	上海法租界麥底安 狼烟出版社	李冰爐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出日五廿月十年九廿國民

